

裴景福著

河海崑崙
峯錄
下冊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河海崑崙錄 卷三

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箸

十五日晴，冷甚。有老友至，患嗽，痰涎滿地，坐客皆避之。余曰：病也，當憐之。歐美士大夫入人家，有涕唾，以白巾承之，不污人地，此遵佛教也。大智度論：若入寺時，當歌頌讚歎，不睡僧地。杜詩：不睡青城地，卽用此經也。李月臣來，極言冬月戈壁雪深風緊，人畜死者纍纍，不親歷其境，言之人或不信。余延擱兩月不能行，月臣初奉委，公事勾當，年景已迫，萬無行理，預計出關，已到二月，可脫此厄矣。一老言廣西太平府土地廟河內產沈香魚，食之作沈香味，相傳河底有沈香樹，大數圍，年久徧生綠苔，魚附而吮之，故有香味。李簡堂中丞遣人沒水求之不得。上思廳產香豬，重十一二斤，食之作蘭花香，其法用籠蒸熟，不入水，白切片，濡醬醢最美。夜月，落微雪。

十六日晴極冷。來和昨服藥後頗安，二更許熱甚，心煩，天明徧身發疹，如紅雲，喉痛甚，以所製喉散吹之，痰涎涌出，遂安，午能食粥，用紅柳卽觀柳三四錢煮水，加芥穗一把，入黃酒搗汁沖飲之，疹盡自愈。此

單方也。近日省城冬溫無雪，患喉疹致命者日有所聞，盼速降雪以救衆生。

華封問日往月來，是地動抑是日月動。予曰：中西儒論地球動靜旋轉，如議禮聚訟，有謂日靜地動者，有謂地靜日動者，有謂日與地俱動者，有謂日旋轉而行者，有謂地旋轉而行者，有謂地左右旋轉者，有謂地斜立旋轉者，有謂日繞地者，有謂地繞日者，有謂日旋轉如球動而不移者，有謂地橢圓如卵，南北升降，東西往復者。今試置一卵於燭前，或令卵轉，或令燭轉，或卵與燭互相旋轉，其陰陽嚮背無不同者，可見中西異說，而以之驗寒暑晝夜遠近長短則無不合。七政微奧難宣，其可見者惟食與閏，中西閏差法雖不同，而徵驗未之或爽，雖各執一義何傷。西人考驗日月恆星行星形體，全憑顯微鏡照視，自勝於憑空揣測，然千萬里之遙，非鏡力目力所能盡，昔人謂之視差也，將來如更有良法，上升數千萬尺以視之，方知今日鏡中之日月星尚未得真形也。

十七日晴冷。出關車久定，省委檄尚未下，年內勢不能行。車夫別有所往，將定銀退回。來和疹發，延醫診視，乃癍症也，積熱所致，宜服清涼重劑，予石膏犀角黃芩黃連大黃服之，心覺安而腹瀉，咽仍痛。

余度隴阪，攬山川形勝，稽之往籍，其地險而遠，其民魯而武，唐宋以來所未臣服者，今皆奉聲教，遵王道，飲食耕鑿，可謂盛矣。咸同間回漢相讐，釀成大患，東南底定，命將西征，久乃克之，然回民讐漢之心

未已也。論者謂天山南北，外逼強鄰，內統諸部，撫馭失宜，便萌反側，宜練重兵，以資鎮懾。余謂西域自古爲用兵之地，非養兵之地，孤懸萬里，軌道未通，呼應不靈，餉械皆仰鼻息於人，非計也。左文襄經營新疆，事事以陝甘爲根本，老成遠識，籌邊者從古皆然。嘉峪關以東，祁連障其南，賀蘭遮其北，黃河中貫，前有三關六盤之阻，後有燉煌瓜沙之援，乃五涼西夏所恃以抗拒中原者，今盡爲回民巢穴，萬一伺隙而動，皮膚之疥，剝及腹心，亦可慮也。寧夏得黃河之利，據關中上游，後有屏蔽，前有犄角，稼穡牧畜，足以自給，地塞而不衝，民苦而能勞，正練兵養兵之奧區也。宜先修鐵路，東達張家口，歸化城，西南通甘涼，慎選將帥，募滿蒙漢回之精壯合格者，編練一二鎮，開廠以製軍械，設局以轉糧糶，養精蓄銳，立爲重鎮，復集土著，移客民，稍以軍法部勒之，使墾種荒蕪，蕃息牛羊，以輔軍實，一旦有事，內可聯絡秦晉隴蜀，戮力中原，外可策應戈壁瀚海，從事西域，而肘腋之患自潛消於無形，此亦西北之大計也。謹布芻蕘，以諗識者。

十九日晴冷。來和復服犀角石膏三黃重劑，始有生機。

一老言苗疆羣山叢雜，關山爲田，高下層疊，山愈高田愈美，澗水足也。稻田中養魚，插秧月餘種魚苗，稻花落，魚吮食之，稻熟則魚長，味甜美，異江湖所產，鮮魚每斤十餘文，食剩製爲糟魚尤佳。

貴州銅仁思州府境米一斤約七八錢，人有銀二兩，購米卽敷一年之食。苗疆凱里分縣火燒寨一

帶，鯉魚每斤十錢，一雞四五十錢，鴨百錢可購六翼，豚蹄一斤二十八錢，紋銀每兩可換二千錢。苗婦着裙不着袴，首飾悉以銀爲之，富庶過於中土。

一老言貴州丹江廳屬雷公山，苗民巢穴也，曲折而上，高百里，周千餘里，徧產杉楠，大者二十餘抱。杉有二種，曰油杉，曰糠杉，油者沈水，糠者浮。楠有二種，曰香楠，曰臭楠，香楠與油杉均宜棺槨，入土不壞。西南邊徼，巖壑叢深，人迹罕至，天地留不盡之藏。天山北幹自巴里坤至伊犁產古松，與雷公山之杉楠略同。由此推之，地球山嶽凝結，植物萌芽，必同一時代，而中國植物最古者，如四時逢春，恐尙在洪水以前。人民禽獸，洪水能漂蕩之，而深林古木蟠根巖穴，得水氣更易滋長。植物中生長最慳者惟黃楊，一年不能及寸，遇閏則縮，殆亦堯蕘之類。蕘以表晦朔，黃楊以表閏。滇南婆羅花十二瓣，遇閏則多一瓣，亦此類也。雷公山黃楊大者十餘圍，天山古松高百尺，大數十圍，乃植物之最古者。臺灣生番，瓊州黎民居內山，數百人伐一樹，取之三歲不盡。國家於此等植物，宜保護愛惜，以爲震旦開闢最先之證。

二十日晴冷。友人言制府崧公到京病甚，於城外佛寺養疴化去。不入朝，不敢歸私第，禮也。公前官四川布政使，入京，晉老時官青神令，沿途供帳豐謹，至青神獨具一筵，無珍錯，公與眷屬共食，有索擾者，晉老呼杖，公戒左右曰，王老爺清官鐵面，若挈汝去，我不討情。及督隴首，薦晉老，授平涼道，其雅量殊不

可及。初廢時藝，公聞之，泣曰：我非愛八股，恐變亂舊章，濫觴於此也。前二日冰橋結成，將結時先從下流峽口最隘處，冰塊擁積不得下，愈積愈遠，上至省城北門外而橋成矣。大吏往祭，祭後人車始暢行，人謂必待祭而後橋成，驚以爲神，其實官吏瞰冰合後報明而往祭也。

科舉既廢，學堂未成，人才若斷若續，用新則舊訐，用舊則新訐，進退一人，衆人從而持其後，黨禍可慮也。惟當掃除新舊之見，中立不倚，不問是新是舊，但問是才非才，才將不可勝用矣。子芳因問取士用人之法，余曰：取士當於選舉中精考試，用人當於資格中求長才，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子芳曰：學堂大興，人才必盡出之學堂乎？余曰：中國人才豈學堂所能盡，將來必另立善法以廣搜羅。

午後有客至，刺刺不休，格格不吐，予以微辭謝之，客去。海秋曰：彼意尙未吐，君已默喻而隱遏之，使不得盡其辭，何會心至此？予曰：此亦知言之。海秋曰：知言何先？予曰：當先知聖人之言。海秋曰：六經皆聖人之言乎？予曰：典謨訓誥，大半出自史臣；風詩禮經，大半出自採輯；惟周易論語是文周孔子三聖人真面目。凡聖人之言皆宏深肅括，放筆爲直幹，虛神實義，讀之隨口卽解。孔門諸子開口便有許多轉折，有時不能自了，非訓註便難圓到。莊列多喻言，惟孔子無喻言。孔子之言有奇有耦，有反有正，然耦多奇少，其耦由二三至九而止，如中庸哀公問政，章故爲政在人以下，是子思之言，好學近乎知三語復引孔

子之言，知斯三者以下，仍是子思之言，餘可類推。宋儒有時尙未了然，試取卦辭爻辭繫傳與論語孔子之言讀之，均是一副筆墨。學者當以三聖人之言爲主，以學庸孟子爲輔，方是純一不雜。周秦諸子，漢宋諸儒，皆鱗爪也。學者不知聖人之言，便不知諸賢淵源所在，安能辨古書真僞。昌黎文章清雄奇譎，粹然儒者，能知聖人之言也。學者生三代後，已大不幸，能體會周易論語，則二帝三王心源斯在，奈知此者鮮爾。

周易論語外，惟春秋是聖人之書。人謂春秋爲古史，余謂乃古律也。春秋所書天子之事，諸侯之事，大夫之事，民之事，大約不外此四者。武周開國，上惟天子，下惟民，諸侯大夫皆奉天子之命，布天子之德，以保民者也。諸侯大夫，違命失德，皆有誅，故無病民之政。自春秋時天子失位，諸侯盜天子之權，大夫竊諸侯之政，亂臣賊子接跡於二百四十年間，無一不病民，而民日在水火中矣。孔子惜之，作春秋以討諸侯，大夫之犯上病民者，其法上以天子，下以民爲起例，凡諸侯大夫得罪於民者，卽得罪於天子也，能行仁義以保民者，卽盡臣道於天子也，其意嚴而微，其例蹟而一，屬辭比事，從無自亂其例者，經解言之最確。春秋多諸侯大夫之事，而其事之是非順逆皆以病民不病民爲斷。三代王者以天與民並重，凡言天處卽言民，天不可見，於民徵之。春秋以天與民作骨，責諸侯大夫，卽責周天子也。孟子深於春秋，論政論

君論古人論時事，皆以民爲重，無一語不是法律，卽無一語不是春秋。三傳解經，皆從此發凡起例。三代上古律無專書，時散見諸經。三禮中，自鉅至細，綱常名物，包舉靡遺，大半如今之例文。漢唐以來，諸大儒所定律書，無一不本於禮經，惜無能深知春秋者。每遇一代大典禮，議論歧出，盈廷聚訟，有能引禮經一二語者，便作定案。禮經是天理人情，春秋是引律斷獄。議興禮者，當以禮經爲體，春秋爲用，欲知春秋，當於孟子求之。

今日封印舊例，封印自上而下，開印自下而上，取勞先卑下、逸先尊上之義。海秋曰：封印有所本乎？余曰：古制也。月令『孟冬之月，固封璽』。高誘註：『呂氏春秋曰：璽，讀爲移徙之徙，封璽印封也。』三代官與民同用璽。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古以土爲璽，故從土。至秦漢始改用玉，惟王者用之。見卷旒閣釋璽。海秋曰：衙署置鼓，始於何時？余曰：堯置敢諫之鼓，禹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國家制度事無鉅細，雖萬變不能出古人範圍，世人少見多怪，不讀書之過也。

二十一日晴冷。來和天花毒甚重。

端生言四川馬邊有山，虎豹爲民害，獵者持弓矢，不能大獲。每歲地方官往祭，先期牒山神，告以某

日欲得豹二以歆神，及期獵者必得鉅豹，如伏而待取者，亦可異也。天下極坎坷極艱險之境，薄植者當之，憂戚恐懼，消阻摧殘，此身不勝，便成齏粉；君子處之，堅忍淡定，履患難於坦途，視富貴如浮雲，讀書樂道，藉境驗心，如四時逢冬，正收斂菁華培植根本之候，來年千紅萬紫，悉胚胎於冰天雪地中，嚴冬既過，幸而遇春，生機自不可遏，卽終不逢春，生理已具，抱璞歸真，還之天地，亦不失爲達天知命之君子。從古賢聖遭患難，未有不淬厲光明德容盜降者，此中境地一毫不能勉強，而誠中形外，亦自然昭著，不能掩也。友人訝余近日體貌充裕，食何物所致。余曰：此三年來於五味中獨食苦味之效，殆古所謂肥遯者歟。孫夏峯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僕竊引爲知己。

晉老招飲，同坐者榮廉訪傅蘅堂李芸吾任曉初，二十餘簋皆用羊，味美，無腥羶氣。省城庖人能此者二，亦云罕矣。

二十二日晴，不甚冷。冬雪少，亦無大風，故暄和，西北若盡如此，與東南何異。或謂余曰：爾少年處庇蔭之下，久居江南，備諸繁華豪縱，今隻身萬里，勞辱爲人所不堪，爾於岑帥怨乎？余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憶過九江將行，家君手諭：『爾此行正以考驗一生所學，莫視岑帥作怨家仇人，當視作嚴師益友。』不敢忘也。余生性迫促，少年備聞嚴訓，謂逸樂爲人之醜毒，是立身大忌，每與友人留連三五日，燕飲

荒娛，或晚睡晏起，便怵惕不安，似有大譴隨其後者，必痛自刻責，惺動作一二勞苦事，此心方覺稍寬。前在南番七年，心境侷促，面目憔悴，終日如坐針氈，無一事稱心快意，固由質弱不勝繁劇，實亦心窄性急，不能任事，不能容物所致，此豈能當大任者哉？今日浩蕩萬里，極人世蕭條冥漠之遭，而魂夢皆安，真出水火而登衽席矣。惟身歷者可與言此。海秋訂二十二日起柩遷往安定，明正初二日下葬，卽華封所定穴。

二十三日晴，不甚冷。來和天花甚險，熱毒不能解，而口舌咽喉已糜爛。端生在皋蘭審案，一日訊盜畢，過余齋，曰盜何以可殺？余曰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爲盜則以兵劫人，至以兵劫人，良懦無唯類矣，所以可殺。夜間來和天花色黑，殆不可救。芬三來邀晚酌，出示明李文忠洪武三年誥身攜回寓細閱。

海秋曰：近改策論試士，文體一變，能復古否？余曰：國家取士以詩賦，則詩賦亡，以表判，則表判亡，以策論，則策論亡，以八股，則八股亡。今日以策論取新學，則新學僅皮毛而舊學亦將亡。凡文字最重一眞字，最忌一僞字，場屋俸色揣稱，下筆要見賞於人，眞乎僞乎？古詩文從不以之取士，任人自爲，故亘古常新。文章自匡劉賈董相如子雲後，惟唐宋八家銘經鑄史，閔中肆外，粹然儒者之言，羽翼孔孟。八家後欲

再續一家不得無已，則以明之王唐歸胡金黃，國朝方李熊劉儲韓諸老制藝直接八家乎。諸老制藝與近時科舉八股本截然兩途，若廢近時八股，并廢欽定四書文則俱矣。近改八股爲經義最善，既云經藝，諸老制藝真經義也，諸老雖爲排比之文，而義法悉是單行，故能與八家沆瀣一氣，吾知主持世運者，必有卓識以會其通焉。海秋曰：法可變乎？余曰：杜周云：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雖強詞，究有至理，古今之法未有不變者，窮則變，變則通也。曾子固云：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萬世不易之至論，變法而能綜之於道，雖萬變何害，八股策論經義與廢，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八股策論皆取人之具，非取人之本也。國家無論用何格取士，得人則同，策論與詞賦一也。舊學頑固非人才，新學支離亦非人才，將來不新不舊半新半舊中，必有真人才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爲戰國暴君作當頭棒喝。孔子論政，君民並重，不稍軒輊。君主者有君而無民，民主者有民而無君，各有流弊，非完全政體，必也君民共主，擇善而從，始足保萬世之治安，作環球之冠冕，聯君民以立國，渾新舊以用人，憲政其基此乎。

二十四日不甚冷，來和昨夜極危，今晨花漸平，口舌咽喉腫潰皆消，心亦較安。

友人偶述長安某貴人見客，語多風趣，詢其語乃鄙穢令人掩耳。余曰：達官善談諧，好戲侮人，正雄才大略，深情內蘊，生氣遠出之徵，然卻不可施之賢士。賢士與常人處溫溫不露圭角，及謁達官，往往立崖岸，樹芒角，達官盛氣，每爲賢士一二冷語所中，至噤不發聲而休休有容，其心仍不校也。李文忠氣高天下，有洗足見鄙生之風，壬辰冬余改官過天津，謁文忠，甫就坐，公倨身而揚聲曰：汝欲刮廣東地皮耶？己亥冬，公出鎮粵，余調南海，次年三月莅事謁公，公曰：汝再任首邑，政將奚先？余正容對曰：先刮南海地皮。公曰：十年尙不忘此語耶？余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公驟然曰：地皮須刮得淨，吾鄉呼匪人爲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語。一日公檄撤隆慶，陳把總，余極言陳緝捕得力狀，公不悅曰：總督將不能撤一把總乎？余曰：果得賞罰之平，誅之可也，豈但能撤之勃然逕出。公至簾外以杖相招曰：好商量，何必動氣。余入謝過，陳卒不撤。嗟乎，當代賢宰輔如文忠大度有幾人哉？余之慙且隘，其獲戾宜矣。

庚子六月文忠奉

詔入京，二十一日將午發廣州，將軍巡撫以下送至天津碼頭日近亭，既登舟，待潮未行，余與番禺令錢君璞如候水次，未初公復延余入見。是日熱甚，公衣藍絺短衫，著魯風履，倚小籐榻，余至杖而起，坐定，公曰：廣東斗大城中，緩急可恃者幾人？爾能任事，取信於民，爲地方弭患，督撫不若州縣也，能遏內亂，何至招外侮，勉之！先是五月十九日總稅務司來電告急，公轉達榮相，力言國憂

不可開，神拳不足信，此後京電遂絕，惟日得東撫袁慰帥電報京中消息，於是沙面洋商聞耗，相率赴香港，公添一營護沙面，命余與廣州協李副將往晤各國領事，告以力任保護，赴港者乃返。余因對曰：內亂者所以召外侮也，東南之安危視乎上海，上海之安危視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視乎廣州，廣州之安危則視乎南海之沙面，各國領事洋商聚集匪人，日思暴動，擾沙面以發難，沙面不保，必牽動香港，則東南大局不可問而廣州危矣，欲保廣東必先保沙面，其責專在地方官，區區既丁此厄，惟有與共存亡而已。近省百里內各匪巢已清查防範，或不至勾引外匪，請公過港時，將此意語港督，同心協力，以保東南危局。公曰：我雖北上，粵督缺尚未開，昨語各國領事，小事向地方官商辦，大事我與靜山一力主持。靜山，署督德帥字也。余曰：公已調直督，公曰：何以知之？余曰：外洋有電，諸領事額手相慶，當不妄。公自負曰：舍我其誰也。因詢大局安危。公曰：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師難作，雖根本搖動，幸袁慰庭搢拄山東，香濤峴莊向有定識，必能聯絡，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余曰：公看京師何如？公曰：論各國兵力，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聶貢亭已陣亡，馬宋諸軍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速，英國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言至此，公含淚以杖觸地曰：內亂如何得止？默然良久。余復問曰：論各國公法，敵兵即入京，亦不能無禮於我。公曰：然，但恐無人主持，先自搖動。余曰：公何不將此意陳奏。公曰：我到滬後當

具摺，恐亦無濟。余起將辭出，公問左右：潮至否？止。余曰：不忙。乃自飲牛乳而以荷蘭水餉客。飲罷，余復問：萬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辦法？公曰：必有三大問題，勦拳匪以示威，糾首禍以洩忿，先以此要我而後索兵費賠款，勢所必至也。余問兵費賠款大約數目，公曰：我不能預科，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尙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尙撞一日鐘，鐘不鳴了，和尙亦死了。言次涕出如糜，余亦愴然，遂辭出。公復喚人出影像片爲別，送至艙口，復屬曰：地方緊要，余曰：諾。登岸炊許，安平船遂起碇去，此當日問答情事也。公行後，謠言大作，匪人屢致書，請封虎門，停互市，余皆焚之。九月初六有匪人埋炸藥轟撫署，練垣二十餘丈，幸早有風聞。初七早即將首匪擊獲懲辦。二十六日順德民掠教民數百家，南海沙頭毗連順界，次日亦拆搶教堂一，教民十三家，余馳往懲首匪，撫卹教民藏事。嗣後與教民爲難者二十餘縣，皆秉公議結。惠州三洲田匪，起勢張甚，亦旋就撲滅。當事劇時，余請於靜帥曰：國家多難，安危在呼吸間，我輩奉天子命，爲守土吏，當深求是非利害所在，出以獨斷，其不能行者，便置高閣，雖違朝命不惜也。事定後天下必有公論，卽被人指摘，一身獲罪，以保全大局，後世當有諒之者矣。靜帥皆俯納。五嶺瀕海，內外交訌，易釀釁端，今危疑震撼之際，坐鎮晏然，各國亦未遣片輪入虎門以窺我，皆文忠與靜帥維持力也。轟撫署暨沙頭教案，南海有檔案在，茲不贅。

公行後二十八日晚由驛遞到六月十三日
六百里廷寄夾板面已書北洋大臣直隸總

督字樣，時公已由港赴滬，即專丁追送，論者謂調公北洋已有悔禍之意云。

二十五日晴，不甚冷。王芾卿大令來訪。芾卿爲甘省老吏，沈毅有俠氣，工南曲，亦吾皖之俊也。子芳言前粵海關廣英，其父文輝，咸豐間官九江道，有旗人某以知縣需次南昌，久無差委，僅一老僕相依，爲之奔走衣食，或勸之去，曰：『主瀕斷炊，我焉忍獨飽？』某謂之曰：『爾若得所依，可以所餘助我。』乃許之。適有同官委署某縣，距南昌四十里，某具書薦之往。中途大雨，將昏，避路旁古廟佛龕內，夜半雨止，月明，廊下一棺忽作聲，一少婦出，月光照射，面色愁慘，頸以下血污狼籍，向佛膜拜，復望月指天，似有所訴。僕戰慄，忽聞門外馬蹄聲，二人自外入，一少年二十餘，一約四十，席地坐，少者曰：『我三人約爲兄弟，走江湖，誓劫財不劫色，昨二哥所爲，得釵釧甚微而殺其人，此良家婦之歸甯者，非淫其色，何故殺，背約甚矣。』復指女棺曰：『大哥若縱之，何以對死者？』語次，自振其佩刀，格格有聲，忽一人短衣仗劍，悄步自外來，少年抗言責之，語塞俯首曰：『我尙有眷口，恐以相累。』少年曰：『此事我與大哥任之，可勿慮。』卽擲劍與少年曰：『卽以相煩。』少年接劍而撞其喉，捨地下廢，席裏其屍，曰：『我卽歸諸其家。』四十餘者尙有所語，少年曰：『此可不勞君往，但稍經營數十金濟其家，明午後至省城某茶肆晤會可矣。』挾屍逕去。僕聽之了了，天明仍歸語主人。主人曰：『某縣撤任，卽爲是案。』面陳大府，屆時前往，二盜並

獲，某以功得署優缺，僕始終事之，得溫飽。二盜有俠氣，殺人者已自抵，亦得免死，留營効力，後均立戰功，得官。子芳初聞文公言甚詳，能各舉其姓名，今忘之矣。

余行至涇州，有孤身徒步隨車後者，奴子輩憐其貧苦，向余言助錢數百文，詢之姓周名勝武，懷遠人，欲出關尋其兄於迪化，視之類行伍中人。至蘭州復來求助，再贈千文，去多日又來，言已在營中補糧，月餘復來，言電報總辦助銀八兩，給信二封，途中可持信求助，仍求搭車。余辭以明正始行，車無餘位。彼言只求隨車步行，免失路，憐而許之。適小陳回川，來和病甚，奴子輩因引入，服役極勤，人皆贊之，余亦以爲難，許以來和愈後，重酬其勞。奴子輩憐其衣單，借棉袍與之服，決不慮其有他志。今晨先至介侯昆仲房，見其已起，匆匆出，至余臥室以然爐爲名，將鼻煙瓶二枚，李文忠誥軸卷並面具，挾之而逃，又將下房所存棉皮各奴子衣巾刀剪書硯，一一竊去，及覺，遣人偵緝，已無影響。余自物已棄如敝屣，惟芬三世寶曹國公誥軸，不能原璧歸趙，何以謝良友，余受此累，雖由一念不忍人之心，然數千里外毫無根蒂之人，置之肘腋，盜竊猝發，亦可謂不明不慎矣。將寄書以戒諸子弟。

二十六日晴，不甚冷。午後尋嚴廉訪，廉訪雞鳴卽起，獨步所居內外一周。余問何以如是之勤，曰我登牀卽熟睡，一醒卽起，不能在枕反側，此病也；非勤也，三十年均如此。以歷久不懈之行而委之曰病，真

所謂雖有不有者矣。余西來，官場中所見艱苦卓絕，清操拔俗，以廉訪爲巨擘，而學問淹通，樹立宏達，以王晉老爲冠。海秋來，言天順店同住有龍顯榮者，四川南沖縣人，年二十二，在翎店僱工，病時疫已垂危，自言妻亡，家惟老母，深以不得一見爲恨，求海秋具牒訴竈神，求延一命，得回家見母，定祝髮入空門，髮已自翦，辭意哀婉，幾死而蘇者數。一日將危，請海秋及其東人至榻前，言篋內尙餘十金，身後務寄回，一慰母心。龍生平好善，修內行，時以濟人爲念，市井中人能孝母飭行如此，可謂靈矣。龍今年九月行至教場，遇旋風甚厲，見其故妻立風中，旋轉如葉，回寓大病。

二十七日晴，不甚冷。海秋言有友吳中甫大令，金陵世家也。與海秋有戚誼，述在山西鳳臺縣，有同事某，於晉省大饑時收一童子，年十一二，性靈警，能合主人意，亟愛之，人咸呼爲小鬼。一日，某與小鬼對榻臥，忽聞某呼聲甚疾，廊下有人自窗隙窺之，見小鬼自帳內伸頭撲某頸，漸長而身仍在帳中，某呼聲漸微，人入氣已絕，啓帳小鬼已不見，某已洞胸而失其心，遣人遍訪，竟無小鬼蹤跡，不知何冤何怪也。

黃河橋上流中洪有龍骨一道，自北而南，形家所謂過峽也。橫亘河心，如門限然。限西水深二十七丈，河橋各船皆用纜繫，一篋中實碎石，沈限內，如下碇，橋乃穩固。

冰橋將成，河中冰塊大小鱗集，杈枒罅漏，人不能行，必有水自上下泛，瀾漫冰之罅漏處。一夕凍結，

遂平如砥，河夫視冰上有狐跡，人乃渡。

秦漢以上之文皆直致而氣自寬博，唐以後文愈紆屈而愈緊促，筆力不足以舉之也。惟韓文妙處均能直致而波瀾無際，攬之不盡，此古今文章大關鍵，不可不辨。老泉送石昌言爲北使引，天下之至文也，中有『自思爲兒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數語，惜抱評曰，『此明允胸襟陋處，昌黎必不然也。』友人論及，亦和之，余曰，曾有老泉學識氣吞北虜，而艷羨一石昌言至此耶？不謂惜抱解人，亦作此語，若論文法，此數語至『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云云，轉振承接頗贅，若昌黎爲之，並不須此，惜抱不責文之未工而責以胸襟之陋何也。竊欲刪此數語，意氣慨然下徑接大丈夫生不爲將云云，何等奇緊，世有深於昌黎法者，必知此中得失也。

甲戌二月隨從祖晉卿孝廉入都，行至六安南十五里，阻雨，亂山荒店，蕭條岑寂，求孝廉授詩教焉。孝廉曰，探源風騷，研精漢魏，而以李杜韓蘇爲歸宿，久之覺李杜韓蘇外無詩，如此自不落野狐外道。謹受教。逾年孝廉問曰，張船山詩何如？曰村婦也。問隨園詩何如？曰倚門倡也。孝廉笑曰，可與言詩矣。三十年來古今人詩，鮮不寓目者，然皆一覽擲去，若李杜韓蘇則以身心性命視之，一人拋離，便忽忽不樂，惜孝廉久下世，無從請益也。

二十八日晴，不甚冷。巡警局王建卓亭與仲弟己丑同年，來談李文忠誥軸卷已失，幸錄存一分，謹識於此。誥用五色組麻織成雲鶴紋，共十版，每版高約九寸，寬一尺一寸，取古尺一書之意。第一版中織雙龍紋，內有奉天誥命四字，篆文版左邊墨書奉字。第二版接寫天承運皇帝制曰，咨爾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朕思人生天地之間，恩親之深者，莫過於骨肉，此天性自然，不待教而能也。爾文忠爲吾姊氏所生，朕創業以來，爾自幼提兵，兪樞金華，開省嚴陵，剿苗獠於烏龍，却援兵於諸暨，所至撫馭有方，民懷爾惠，連年戰勝，不聞爲敵所侮。比者再入甌閩，削平餘寇，近征薊北，屢奏捷音，繼乃帥師應昌，得元之遺子暨寶冊以歸，威振沙漠，駿功益著。朕與爾親則甥舅，較爾前後之功當與功臣同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是用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爵祿。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禮典，以報爾功於戲，爾瞻於我，如母存焉，當恪守忠節，光輔帝室，永延世祿，與國同久。宜令李文忠准此。第九版居中墨書洪武三年十一月日上鈐勅誥之寶。大璽每方約四寸，篆文渾厚，朱色爛然如新。第十版織洪武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誥，制勅局大使趙恩堅副使袁文三行，均篆文。此誥計首尾十版，第一版左邊書奉字，第二版一行天承運，二行帝制曰云云乃十字，以下每行均九字，每版五行，一筆墨書，取九五之義。洪武

初立國，制誥已如是之精，真一代創業垂統之英主也。書法端楷類柳趙，絕似沈度書，有明一代，館閣進御大文字均如此也。自第一版奉字起，至洪武年月日止，共九版，誥文已全，末版但織局大使副使銜名而已，存此以見元明勅誥之式。初從芬三借得，置案頭，二十四夜半華封來談，既去硯有餘墨，鈔一通，并原式詳記之，尙餘二版，華封呼余曰，雞鳴矣，漫應之，仍鈔畢就枕，次晨即失去，將亡而存，有若或使之者矣。

昨夜洗足後，復拭臂，過於用力，腰微錯，午後覺痛，起坐轉側不舒，服嶸峒丸一王家園製者，稍舒。余每至冬月，易有此患，亦衰敝之見端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讀曹公句，爲之三嘆。

二十九日晴，不覺冷。今查出有與周勝武往來之董姓者，情迹可疑，由巡警局送縣一詢，託人致意臬蘭大令，此時尙無申謀實證，不可孟浪，故入人罪，但開導之，能代爲查訪，只要有文忠誥軸，賊及他物一概不究。大令曰，此等無來歷人，豈可任用，自不小心，從何代究。大令真直言以規我者，應書諸紳以戒將來。

晉老言桐城方存之先生，理學名儒也，令棗強時，有報盜者，輒笞責之曰，爾等自不小心防盜，老爺豈是爾看家奴耶？故當時竹枝詞有歪狗高牆都不管，老爺豈是看家奴之句，亦足資談柄也。

日將夕，獨步市間，過糴販與之語，今歲隴上兩熟，穀價平，一日稻麥出入，可二三百斛。出就太和藥肆購金匱腎氣丸，詢以售品孰多，曰參耆朮草日可二十餘觔。其東壁隔一小街有戶焉，白板離立，障以葦簾，瘍醫也。入其室，陰溼宵黯，榻上烏頭斷腸信砒蛇蝎醜羽咸備，南中所謂生草藥舖也。觸於目，嗅於鼻，臂上颯颯生粟粒。余曰：此毒物能殺人，將何售？瘍醫曰：凡患難疽鼓痕癥痞瘡癩大風癩癩，非此不能療，服之不可過，愈後速服參朮，否則雖愈亦殆。詢之，一日所售抵參耆朮草之半。余曰：怪哉！黍稷菽麥聖人也，孔孟也；參耆朮草君子也，程朱諸儒也；國無聖人君子則不治，萬民不安。砒石烏頭蛇蝎醜毒，猛狠尅伐，入口卽死，是乃商鞅李斯申子韓非也，用之中，病見小效，而其妻也可立待，生民之大忌，有國者所當屏絕仇讐也。聞瘍醫言，購者略同參耆朮草，已可哀矣，乃竟有屏絕黍稷菽麥參耆朮草，視如蛇蝎醜毒，而寶蛇蝎醜毒爲靈丹大藥，生人元氣幾何，顧戕賊之至於是哉！噫！

三十日晴，不甚冷。過年食物量爲買辦。昨日發電無錫，稟知老親，留廿度歲。余腰軟怯，轉動覺痛。芬三來謂文忠誥身已失，物之成敗，離合有數，無足介懷，然余愈自愧矣。午後靜坐，萬籟俱息，忽聞地鑿水銚作聲，幽咽婉轉，與佛說天竺窳天自在樂無異。旁一銚從而和之，高低相答，約二刻許，忽大聲怒發，幾於萬馬奔騰。奴子來，瀉之始止。常賣舖老劉持醴泉銘求售，閱之北宋拓也，惜殘失二十餘字，墨色昏

黜，以十金得之，重出八九字，亦宋拓，不知從何籀入，若重裝背，得一二名手，爲之題跋，百金以上物也。天下奇物眼前皆是，寶劍光氣，日夜冲斗牛，惜無張薛耳。購得後，卓亭同年一見，驚爲至寶。將晚，遠近爆竹不絕，兀坐一室，焚香掃地，煮佳茗，取書畫靜對澄觀，極人間蕭閒之致。余年二十一隨侍，嚴慈居江南，歷無錫、昭文、上海、通州四任度歲時，極往來酬應之盛。及入粵，癸巳至乙巳十三年，僅己亥在潮陽度歲，山海一城，同官數人，尙無奔走之勞。此外歲朝均在省城，公私交迫，不勝其擾。甲辰秋收番禺，除夕逼繳罰款，至夜半未措齊，三四親友舉杯相對，如有物哽喉，飲啖不下。乙巳冬，霽廣州府經署，文兒及王子俊程禮賓來視，四人共一筵，小飲頗暢，權談至雞鳴始散，幾忘身在樊籠者，然皆不如今年胸中空闊，別無掛礙，人不來我亦不往，甚自得也。晚同介侯共酌，李玉作菜五六品，食之頗甘，舉杯徐飲，與介侯暢談，不覺帶醉。夜半詣許真君殿上拈香，歸作家書，渴甚思飲，酒猶兵也，兵猶火也，止酒固宜。丑末始就枕。

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余西來始悟萬事萬物之理，宛然在耳目前。經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身固近，物雖遠亦近也。至遠至大至微奧，莫過於天地日月星辰，然戴高履厚，仰觀俯察，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從切近處體會，自然易知易能，然測算格致家卻有定法，有儀器，

不能專憑理想，非口傳手授，終不了然。崔東壁曰：天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學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事物名數必待學而後知，至言也。然窮理亦必思與學兼至而後精熟，聖人謂學思不可偏廢，猶之克治私欲，檢察身心，須將聖賢語言文字沈思靜驗，方有入手處也。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庚寅己巳朔，景福在蘭州，天氣晴和，午後更暖。步至子芳杏如一山伯庸寓賀年，市間甚爲清淡。聞合省官僚詣督轅賀年，升帥在二堂受禮答拜，各司道即就督轅大堂與僚屬羣見互拜，傳諭勿再到署，以省虛文。李勤恪公世傑任四川總督，過年即如此，見洪北江記勤恪遺事。凡實心行實政者，外面浮文去一層，則向裏面進一層，上下情意自然洽愜，在當道主持變化之耳。發家書寄無錫。

初二日晴暖，昨腰痛漸愈。今午有三五知交來賀年，於答拜時，偶覺吃力，痛加甚。檢治腰痛古方一服。余五十以前嘗謂古今人才，經濟必由於學問，事業必本於經濟，天道福善禍淫，積善積惡，慶殃必各以其類至。常持此論，牢不可破。近乃恍然，古來英傑，經濟悉由於天授，參以閱歷，事業皆迫於機會，成於命運，至善惡之報有遲有速，有不報諸其身而報以空言褒誅者。自見及此，則胸次坦然，無可驚無可怨矣。佛氏慈悲，欲衆生有善無惡，每苦天道窮於報應，故爲三生因果天堂地獄之說，亦苦心救世也。太史

公伯夷列傳，晉李康運命論，乃古今絕大議論，學者胸中能見及此，便無入而不自得，曾文正頗主張其說。

宋麻城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莠行人，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三四。東坡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作萬松亭詩，有爲問幾株能合抱之句。西來見左侯所植楊柳，豈第萬株，亦翦伐大半，余有句云，幾人能作十年計，於我難忘三宿情，有同慨焉。壬午癸未間，家君官琴川，余與仲若入虞山，往來破山三峯維摩諸寺，每出游，攜宜興陶器自隨，汲澗泉，掛壺松枝上，拾松毛煮茗，色香味俱勝。晚歸，仲若輒咏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句自怡。今日得黃河水，取柳枝，烹以銅銚，茗味大減，使余終老虞麓，亦自草草於風沙冰雪中思之，如登仙矣。

初三日晴。奴子來和於午時化去，自去臘二十六七日病已大減，痘花漸落蒂，而萬君仍予柴胡前胡桔梗黃芩寒伐之劑，不爲培養元氣，調胃保津，余以病已退，而湯粥不進，將二十日，生氣從何而復，萬君力言不妨，有病養之，不患饑，曾見有月餘不食者，勸之不從。余連日患腰痛，未往看視，昨午見其仍開此方，卽戒勿服而已無濟矣。來和楚人，七八歲爲匪人，劫至廣東，欲販出洋，余時官南海，截獲，匪雖抵法，而同拐者四五稚子，里貫全忘，原拐之匪又數易手，曾行文湖北亦無從根究，遂收養之。余避至澳門，由

江南喚之來，回粵入獄，又攜之服役，遣戍時願伴行，誰知中道竟物化也。悼之以詩。奴子生年月日均不自知，故時約十四五歲，性孤憤而訥於口，從余三年，未嘗竊一錢漏一言也。自言家在河岸小山，下常涉淺水，蕩小舫爲戲，父母已故，依兄嫂，被劫時有人負之落小舟，舟內十餘小兒，急放棹，一晝夜始入深水，易大船又行，久之抵一鉅鎮，有人接上輪船，轉徙至粵。詢之友人，所言必在荆紫關下，襄樊一帶。江湖拐匪猖獗至是，特書之以告爲民牧者。余之有愧於爲人父母，不待言矣。卽日市棺服，殮畢暫寄存兩江義園，俟余入關，攜之南歸，以慰其志。病亟時，屢言要回江南也。

悼奴子來和

見慣存亡劫裏塵，忘情爲爾一沾巾。三年形影眞吾子，萬里風霜碎汝身。睡起檢書猶錯喚，酒餘看劍更傷神。聖恩若下金雞詔，定遣歸魂到海濱。

書太白詩後

海水深深湘浦清，別離何事泣皇英。孤忠預識楊妃禍，隻眼能成郭令名。天姥吟成招白鹿，夜郎流

後駕長鯨。祇緣親見蓬萊淺，鰲背飛霜醉月明。

初四日晴頗煖。游心一子芳杏如秀卿均來，慰亡僕之事。余腰痛漸輕，仍難屈伸自如。東坡云，大患吾有身，無身卽無病，最得老氏妙義。人身四體安和，百病不生，行住坐臥，心之所動，四體隨之，不自知有身也。及疾病之來，中於手，則覺吾有手也，中於足，則覺吾有足也，推之內臟無一不然。至人呼吸陰陽，沐浴日月，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將軀殼而蛻化之，專以神行，出入太虛，周流八極，安有五運六氣之相侵哉？吾喻此意，而無真訣，無實功，口爲塵垢所汨，纏網所縛，終與草木同腐而已，殊恨學道之晚。

古今撐拄世界，只聖賢豪傑兩種人，豪傑所忍爲者，聖賢多不願爲，豪傑所能者，聖賢盡能之；聖賢勝於豪傑，只是將利欲關頭打得開。當代豪傑吾見多矣，有薄將相而不爲，揮數十萬金如敝屣者，至飲食男女之事，便不克自治，萬事皆了，獨一己軀殼不了，殆龍象崢嶸鼻頭少一短繩耳。須知大欲不謹，則軀殼變相，便不堪問，吾三十後於此關稍打得破，幸軀殼未壞，所以能涉患難。阿難爲摩登伽女攝入淫席，幾毀戒體，精氣神賴軀殼以存，吾未遇此天魔，幸矣。

嘗語仲弟曰，學者萬事皆當以古人爲法，卽死亦有法。仲曰，死以何人爲法？曰，當以曾子爲法。觀易簣時，呼小子啓手足，是何等神完氣定。後儒遂謂曾子全身爲孝，余謂賢如曾子，焉有手足不全之理，卽

使不全，於曾子何損。王莽曹操手足何嘗不全，果能見危致命，喪元亦全身也。莊子云，單養其內，豹食其外，罵得痛快，余言軀殼未壞，所重仍不在軀殼也。

初五日晴不冷。子芳來言一山近日亦患腰痛，比余加劇。余笑吾二人亦可謂五同矣。

明吳原博王濟之等

畫五同圖，見惜抱軒詩集。

罰款同，遣戍同，永不釋回同，到甘彼喪一婢，吾亦喪一童，今所患又同，豈非五同，此尙得

謂人害我耶？伊川先生謫蜀，江行覆舟，范忠宣謫嶺南，登舟失足之語，自是樂天知命。嘗謂我輩獨坐一室，忽起一貪心，動一慾念，便是自賊自戕之大者，若守義抱道，不愧不怍，雖刀鋸加之，市人睡之，不但無損，便是一生最得力處。只患我根淺力弱，當之輒碎爾。午後傅蘅堂太守來，久談，太守爲丙戌榜下分戶部二十一人之一，與余同分湖廣司學習，余丁內艱出都，君雖勤習公事，而淡於榮利，日以種花蒔菊爲樂，得菊花佳種二百餘，每九秋盛開，開閣延賞，人以不得與會爲歎。庚子隨駕至西安，當道廉其清正，派倉差，一時官俸民賑，皆沾實惠，旋授主事，以知府截取，分山西，豐方伯授隴藩，邀君同來，欲倚重之，君以親老離鄉太遠辭，元宵後仍回晉也。

初六日晴頗暖。晚晉老招飲。來和樞寄停江南義園東院西頭，坐北朝南，收字號房內。向隆盛店定車七輛，每車索一百三十兩，尙未定議，車店均在河北。

晤施秀亭述奉檄查界至葉城，前進由崑崙東址繞西南北，攀岩壑，踏冰雪，躡雲霧，獵戶前導，險峻不能登者，從溪澗行，曲折巉巖，逾絕壁，則於石罅中植一槪，繫長繩，援之而上下，則以繩繫腰，伏而縱之，防其墜也。與西域傳所稱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人墮不得相收視，正同。夜繫雪窖，寢熊皮，覆以氈。初行十餘日，多犛牛，漸深則野馬牛遍山谷，再行乃虎狼熊羆巢也。穴間有獾猪，類小犬。一日於雪際見一足跡，度之長一尺五寸，寬八寸，駭甚，獵者曰：此人熊也。秀亭欲尋蹤斃以鎗，獵者曰：此物威猛，若不中，我輩無噍類矣。逾澗見數石，高六七尺，掘起痕猶新，獵者曰：此人熊探獾猪所踏者，相顧失色。再行數日，冰雪漫漫，萬壑玉立，並野獸亦無之，其高峯西北當風處多野牛糞，乃暑月逐隊來此避熱也。山深且高，炊火慘綠如燐，不能熟食，燃牛糞炙鳥獸肉食之。至一山高峻礙日，造其巔，有石壁蜿蜒高下，類城中通一門，深丈餘，石上爲風雪所刷，成龍鳳紋。門左數十武有石臺，俯視懸巖萬仞，飛走路絕，遙望冰山層疊，冥濛綿邈，中如白龍赴壑者四五，乃雪山飛瀑也。自此不能進而返。所過火山，澗水如沸湯，山石搖動不止。鷓鷹巢絕壁之上，張兩翼，長丈餘，撲馬馬卽顛。羣熊伏深澗石穴，俟他獸來飲，搏食之。熊性愚而貪，獾猪各踞一穴，得一則挾於左腋，再探再挾之，前猪已落而遁，如是盡十餘穴，亦僅得一焉。

王晉老招飲卽席賦別

雄邊鼓角殷春晴，尊酒羔羊話遠征。東閣梅花詩裏興，西羌楊柳笛中聲。堂前絳帳談經入，天上黃河出塞行。分手尙餘心似擣，神京右臂仗長城。

初七日晴，不甚冷。腰卽漸愈，作詩賀晉老生孫。晚海秋來，談性命學道大旨，自言在蜀聞之劉君芷堂也。

犧經六十四卦，卦辭爻辭最簡奧奇險，曲盡物情，其取象處天機湊拍，匪夷所思，精理奇趣，不但後人無此理想，卽古聖再爲之，亦必移步換形。註易者拘泥穿鑿，於古聖一縷精思，去之愈遠。吾於諸經講解，雖極沈晦處，一再探索，亦可了然，惟於六十四卦爻象，雖博採衆說，豁然貫通，一闔卷便覺茫然，實不敢自欺以欺古人也。故終身好之，亦爲門外漢，但賞其措語之妙而已。能得其妙者惟三百篇。三百篇後惟屈原離騷，離騷後惟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昌黎，稍得緒餘，便爲文人極境。東坡亦能彷彿而古趣遂遜，時代爲之也。古經文章之妙有四大篇，曰洪範，曰繫辭傳，曰中庸，曰道德經，此乃天地元氣所結，試置於黑暗中，字字皆發奇光異彩，若無此等文字，便江河乾枯，日月晦暗，不成世界矣。吾嘗將此四篇端書，聯成一卷，朝夕莊誦，或隨時書數段，雖水火患難，不能厄也。四大篇外，惟楞嚴經，足以頡頏。千載哲理政治人心風俗善惡生死之所以然，均痛切言之，其精深透露，雖顏子子思執筆爲之，不能過也。學者安可

不讀。

賀晉老生孫

銜珠金鳳翔春城，天女手抱玉麒麟。紅光三更照戶牖，呱呱墮地王郎孫。王郎保民衆人母，衆母之母神所祐。莫笑青衫黃葉枯，紛綸時傍綵衣舞。綵衣舞罷入蘭房，眼見蘭蓀日口長。遺經已授諸郎讀，傳視尤占五世昌。多男多懼聞在昔，挽鬚含飴談何易。准備他年笏滿牀，先買河腴二千石。

初八日晴不甚冷。秀卿來贈桂附膏一貼，云治腰酸軟甚效。華封偶言某人品甚好，其心亦要作好官，而所至無政聲，民或怨之，何也。予曰：有愛民之心而無愛民之術，焉能作好官？華封曰：其術如何？予曰：有學有識，而又能虛衷耐煩，自然有術，以貴治賤，非虛衷不能得民，以智治愚，非耐煩不能得情。

予十餘年來，有一事如物梗喉不下嚥。一老今談廣州灣割地原委，因一傾吐。九龍爲東莞香山近海門戶，香港久歸外人，而商旅貨棧家室悉在九龍，香港無九龍，有門屏無堂奧也。丙申丁酉間，今山西巡撫張安帥參政廣東，予權番禺，一日談及九龍要地，宜開埠修鐵路，招商集股，旦夕可就，予力贊之，安帥一再言於制府，以籌款不易作罷，未幾卽爲外人所有。及總署畫圖交割，近海村莊雖力拒，已無及矣。

壬寅予官南海，外人已來取斗斛科則收民糧也。六十年來中國蹙地類如此，安帥固智燭機先者，奈阻
力何。

安帥接僚屬和煦如春風，而臨事審諤不苟。一日文廟香班，督撫咸在，論南番緝捕不合，公憤然曰，
誤國家大事者，均是一二品大員，州縣不足責也。予解之曰，公爲監司應作此語，然地方小事無一不誤
於州縣，小事不了，乃有大事。許仙帥笑曰，我輩當各存此念，誤事自少。當時略分言情，上下交儆，故嶺表
得稍安焉。

初九日晴不甚冷。有友談明妃事，詩以吊之。是日甘省迎春，紅男綠女，喧闐衢市。午後作江南家書，
偶憶東坡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句，書寄桐鄉君，乃落筆後，隨字誤作迎，竊念春氣由西北
至東南，余方西上，適與春迎，他日隨春東歸，晤桐鄉君，再爲改誤，未晚也。

介侯問州縣如何是好官，余曰，治己責己之意多，治人責人之意少，便是好官。而久於吏事者卻有
二病，簿書鞭撻，日不暇給，辦公外絕不閱書史，親賢士，久則心苗枯槁，無義理以敷布事物，一也。民情譁
張爲幻，左右因緣爲奸，明察自喜，誠意日漓，動以不肖之心測人，二也。此二病雖賢者不免，願力戒之。

明妃

一曲琵琶感不禁，春風小謫雪山陰。傾城便是明妃罪，遠嫁原非漢主心。團扇悲秋同紫塞，長門買賦少黃金。畫圖慣把紅顏誤，孤塚青青自古今。

初十日晴不甚冷。華封自安定爲海秋卜葬，歸述海秋祖母靈柩移至安定甘山下暫停，啓視柩內已結成冰，衣衾牢不可解，左手三指拈一帕尙如故也。海秋封棺以火烘之，待其自解，殆棺內積水出土後始結成冰，惜未將冰水開穴洩出耳。余按乾坤二卦之後繼以屯蒙，地之象屯而蒙也。五行生於日，而木水火風無形之氣爲土所蒙，仍在地中，往復激射，遇物卽着，物卽受之，棺屬木而內空，遇火卽焚，遇風卽吹動，遇水卽入而注之，日久聚無形爲有形矣。此理甚明，惟仁人孝子能以誠意覺察之，此棺未遷時，華卽謂其受水，亦名眼也。

列子杞國之人憂天，釋氏謂經歲久遠，人壽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消除一切，更立生人，謂之一劫。劫盡壞時，火災將起，大地須彌山漸崩壞，百千由旬永無遺餘，四十天以下盡成灰墨。魏張陵受道於鶴鳴，謂劫終天地俱壞，其書甚爲禁祕。余謂天不必憂，亦未必壞也，太空無物，無物不蠶，惟日球地球萬無不壞之理，日質純陽，動物之速無速於日者，能吸衆火以助萬物，卽爲萬物所食。抱朴子曰，今日不如古日之熱，日球熱力減一分，地球熱力亦減一分，萬劫之後，日冷光暗，月亦不明，則地球

純陰，海水凍凝，植物動物必先萎，其大者漸至野無芳草，水無纖苔，山岳崩摧，潮汐枯絕，而人類亦將漸滅矣，故吾獨憂地。天地生物之初，其細小者先生，及生氣將盡，必先萎，其實且大者，小草冬榮，大樹秋落，此固自然之理。

電出於日，其行更速於日。有更速於電者，其爲聖經誠其意者之意，佛經於意云何之意乎，意者心與腦合而出焉者也。能鼓心與腦之動力者，則惟血，血之榮亦生於日，故日最速，而其所化之電與血，其用更大於日。有更速於意者則惟光，萬光皆生於日，光在上者必下射，光在下者必上炎，其速而普，無物可喻也。

大造初基，有氣無形，窅冥鴻濛，浩蕩無垠，赤白二光，晃搖飛淫，白而黑者爲陰，赤而黃者爲陽。陰在陽先，結爲一珠，飄泊激溢，積爲月輪，充滿澎湃，不能自勝。水性重墜，一珠初孕，隨月降升，分月之魄，久自成形，月爲地之母也。坤輿既降，月盈返虛，陰不勝陽，陽乃發舒，陰與陽媾，玄中之黃，鉛中之朱，牝能生陽，溫溫濡濡，水母土子，日乃爲父，細縑摩盪，漸有飛沫微塵，如糠之肥，如粟之碎，塊坱一氣，無有崖畔，大耀赫赫，野馬馳騁，質成於陽而性喜陰，初漂泊於汪洋，繼凝沈於重淵，黃壤五色，中包剛柔，根苑萬物，反食其母，地產於月而待成於日，日爲地之父也。地球初生，只是一大水珠，其水由月分出，日爲月鬱，燥能生

水，溼能生火，其陽氣日盛一日，日之流燄與水氣相激射，日之熱力盛一分，則水退減一分，土進長一分，繼長增高而地成矣。地成之後，月虛弱而日益強盛，日之熱力能銷耗江海，使水退爲陸，生人得日中流質，亦日多一日，填海爲屋，築圩爲田，人與水爭，日助之也。由此推之，古日又不如今日之熱。堯夫謂自堯以來，於十二辰交午字，試觀中天而後，五洲文明大起，無一事一物不登峯造極，皆陽盛之徵也。堯夫當非謾語。果然午字既盡，則日力必減，吾不能測其所至矣。西人謂地球中含流質，其火由日球分出非也。日球之火有時飛出爲星，星亦有時吸入日內，若地體純陰，得日力薰灼，而後有流質，地生於水，非生於火也，果分日之火以成質，是又一日球，又一火星，但有炭氣而無養氣矣。

陰陽一水火也，水火一日月也，後天八卦，乾坤退位，坎離乘權，遂爲三才立極，萬古不易之至論。西儒謂日輪飛出火渣爲地球始質，謂月爲廢地球，又謂月自地裂出，不知大地生化之源，尙可與言推步哉？管子冰地篇謂水爲萬物之本源，希臘推里司亦謂水爲萬物之本，東西哲學理想多同。余謂地球一水珠，初由月輪分出，更有切近證驗，水火同爲生物之母，然人能立於水中，不能立於火中，以身入水逾數時無害也，以手入火立即焦灼；水中生物無算，火中金石灰流，凡就火者必圍爐而坐，火大則人遠避，浴於水者必浸潤漉濡而後快。故地去日遠，其繞日也一年往來一週，月去地近，其繞地也一月一週。一

年中多於日十一倍，母親而父遠也。地球外土內水，與月消息盈虛，倘有日無月，則水源耗竭，萬物枯焦，日輪久將炸裂，爲害最烈。凡日光所到之處，氣卽隨之，無光無氣，萬物不生，其養氣皆在月也。東半球植物，夏月巳午未三時，烈日照灼，無不短縮，入夜得亥子丑寅涵潤之氣，始脫穎暴長，此日月交濟之功，確可推驗者，西儒知日而不知月偏矣。

十一日晴甚煖，華封云，下關營在金家崖東二十里大路東二里大路南約半里，有一名穴，在王武舉祖塋上二十丈，卽其正穴，龍由西來，向東行十餘里，復轉向西逆行結穴，水亦向西逆行，入黃河東下，最爲難得，惜面岸微迫，乃美中不足，而結穴處四山皆作半月形，亦傑作也。

乾坤定位，胚胎陰陽，陰陽交而萬物生，其始自無而有，其後自有而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初生草木，次生禽獸，次生人，人有知識，因有文字，見乳而知點，見指而知畫，見五官而知分行布白，皆始於一以極於萬，最初龜篆蟲篆，至大篆而美備，小篆已減殺矣。大小篆皆由一點一畫，而顛倒上下，左右向背，錯綜變化，以成千萬字，故孳生最繁者無如文字。人謂倉頡造字，非也，字以形生，非一時一地一人所能造，倉頡殆彙集諸字，猶後世之字書耳。生物有兩種，由根而生者謂之連根生，草木中無花無子者是也；由子與核而生者謂之離根生，穀與菓是也。連根生者自下而上，出土始萌，謂之甲生；離根生者自上而下，入

土始勾，謂之乙生。凡以血氣生者皆離根生也，而生愈少者種愈貴。就目所易見，生生最盛，供人食用者言之，水族中惟魚蝦，畜類中惟羊豕。近有友人談及牧羊，孳生蕃息，利厚而速，亦治生者所當知也。伊犁平原饒水草，宜畜牧，如今年八月交銀八錢，與哈薩克，明年及期交二齒羊一，是爲第一年，本年羊即產子，牡羊四乳，每胎多則三子，少則一二，兩乳足哺一子，多則難育，但以一胎一子計之，一羊本年即有二羊，二年四羊，三年八羊，四年十六羊，五年三十二羊，六年六十四羊，一羊賤售可得銀三兩，六十四羊以一半出售已得銀九十六兩，而仍有三十二羊在，牧是一本獲利二百餘倍矣。每年養羊工費，將所翦羊毛售去已足敷用，昔卜式以牧羊起家，輸財助邊，有以也。

附牧羊芻言

一、養牝羊六頭，牡羊二頭，少則孳生不繁，多則亂羣，不可不慎。一、牧羊之人以年在四十以上者爲合格，羊性柔馴，且行且食，虛與委蛇，不可急躁加鞭。一、牧羊五百頭，羝羊即牡羊也，見類師古注百頭爲一羣，以三人經理之，須備三犬三鎗，以防野獸。一、產羔時須用紅藍各色，將母子同點一處，以便間日抱乳，儻有錯亂，則舐觸傷生。一、產羔須記明月日，以便抱乳，及兩月滿時隔乳，另置一羣，免礙孳生。一、牧羊須待日出露乾時始放，不可食露水草，致有肚脹之病。一、圈羊之處須開一溝，約二尺餘，羊回圈

時能跳越此溝者無病，否卽有病，須另放一處，或竟殺之，羊病能絕羣，不可不慎。一、羊須二日一飲，不可聽其食水，致滋百病。一、八月草成時，須多收草料，預備冬日雪大不能出放，倘冬草不足，羊必瘦損，且來春孳生不旺。一、冬日飼羊，須作一木圈，束草其中，令羊能探頭食草，免致踐踏多費。一、毛牀動時，必須翦去老毛，快利剪刀，亦須先備。一、產羔時，羝羊備用外，餘皆驅去，俟養肥賣去，另買乳羊，一可得二。一、公所須備一車，或載毛，或載草，不可少。一、經理之人不時到廠查察，產羔若干，剪毛若干，皆須登記。牧事有不盡此者，不過就最要者記之，若詳細節目，有齊民要術可參觀也。

購羊時須就原牧之地購之，仍養於其地，若零星收買，易地而牧，謂之離窠羊，性不適便易生病，一羊病則百羊立亡，無法可救，尤宜慎也。

十二日晴甚煖，子末丑初立春，地受天氣，由西北至東南，西半與在子末，東半與在丑初。

海秋偶論日俄之戰及聯軍之役，余曰國與國戰，視民勿恃國，恃國必敗。民與國戰，恃國不視民，視民必敗。國與民合，勿驕勿輕，一戰而享百年之和平。

日與俄戰，日軍士常得其室家書，必勉以殺敵死綏，以生還爲恥，各報競稱之。不知此義朱子早言之，小戎詩註云，『蓋以義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也。』不意日人竟踐此言，然亦不過

三十年養士尙武之精神，卽食其報。論中國大計，各省鐵路告成之後，通計戶口民數賦稅所入，酌訂兵額，練精兵四五十萬，萃天下豪傑置軍中，十餘年後須有小戰事，淬厲之，至二十年有戰事可以一用，方新之氣久則暮而鈍也。其用時徵調至十萬十五萬，須告捷立功，若調至二十萬三十萬，則軍心與財力兩耗，欲求勝難矣。造械須立一總廠，籌歲入常款以濟之，造一鎗可當百人，一礮可當千人，一船可當萬人，方有實濟，散置各廠，不精不一，非計也。練兵須取法於勝國，而取鑒於敗國，最戒虛驕炫耀，無事時宜儆，有事時宜哀。然兵之外大有事在，曰國政；曰民心，兵之基也。軌道靈通，若十日之間，各路兵可齊集，其時卽減練十萬，亦無不可。

十三日晴，煖甚。子芳邀晚酌，下午晤蘅堂同年，談道家洗心靜坐入手之法。近日官場風尙，不重人才，不講公事，專以人情請託。晉老風憲蘭州，苞苴竿牘，不敢到門，有同官爲親戚請託者，公曰：就人才論可矣，若說親戚，是舍人才而講人情，我不敢以人情壞官方也。余曰：今日乃人情之天下，公所論乃無私情，非無人情也。爲官者在鑒別人才，若果可用，亦不可因親戚而棄之，不徇情，不矯情，事事愜乎人心，人亦必諒其非私也。將晚過市，春燈密如繁星，而冶容炫服，往來如雲，不免墮珥潰簪。海秋短視，余亦咫尺不分人顏色，二三同行頗以游目傲余。余曰：傾城倚市非禁人顧者，然一顧是天理，再顧卽人欲矣。海秋

夜來同宿，因論及人家書案宜多置善書及古賢圖像，令子弟隨手入目，可以啓發良知，儆戒惡念。同治初，家君從軍吳會，時粵匪初平，金閭繁華，子女玉帛，闖溢堆集，可肆意取之。家君衣敝袍，日游街巷，拾舊書字紙焚化，泛小舟送入太湖，遇有殘損舊帖，古人名筆，則收藏之。桐城江待老每爲鑒別。一日見小巷門首書冊狼籍，視之皆善書也，遂收拾補裝。丁卯春回里，悉載之歸，置書齋。余年十四，見太上感應編圖畫及戒淫書板刻皆精，日取閱之，始懷然於福善禍淫之果報。春日出游，有女如雲，偶縱目便恐爲神明所殛，從此不敢恣邪心。弱冠後理解漸開，胸中漸有把握，有時情慾泛濫，迷失本性，一發將不可遏，而一思善惡果報，便如冷水澆背，自然冰釋。此雖粗淺，然童稚萌芽，人禽分途，煞有關係，爲父兄者多藏善書，其收效將與遺經等，我輩不可裝道學門面，欺世盜名，而亦不可作風流冤業，自害子孫也。

十四日晴煖。午刻應楊鼎臣觀察王晉老之招。余初以爲便酌，未衣冠而往，至則金貂滿堂，甘省提鎮統兵將領俱在，余以籠禽繫鶴，參錯其間，不無侷促，與伊犁鎮馬軍門安良同席，酬酢甚歡，設席之地，卽馬公園亭也。同坐者多回教，肴饌亦用回品，烤羊肉清燉鴨尤美。歸途經大南門，春燈照耀，明月無光。復至芬三寓小飲，罷席後，芬三出示家藏書畫，精品頗多，尤奇者冰壺外史步景士女十二幀，紙白如玉，沈麗清潤，融會各家，而人物專宗老蓮，真駭心洞目之觀。每幀長五尺餘，寬尺餘，其題景如弄玉吹簫，懶

殘煨芋，茂叔愛蓮之類，不見此等鉅製，安知冰壺爲大手筆也。

別李芬二

長安西去二千里，天上黃河來不已。立馬長城雪滿山，一笑忽逢貴公子。公子身披紫綺裘，風雲懷抱覓封侯。談兵屢射將軍虎，學佛曾騎遠祖牛。登龍價重舊門戶，倚馬才高新幕府。儻折隴梅思故人，爲斬樓蘭報明主。

十五日冷，午初帶日微雪，午後晴。是時各大憲至東校場行迎喜神禮，入夜月明無纖翳，萬燈齊明，游人曳蹻而踵相隨，車轂鱗騎，連伍而行，真太平景象也。日間客多無片刻暇，夜靜檢點行裝，並還筆墨債，亦客中苦況。晉老贈別五律二首，格律似李太白孟襄陽而帶邊塞鏗吹之音，詩云：握手此爲別，蒼然各鬢斑。春風黑水渡，落日玉門關。哀樂中年後，升沉一瞬間。峨峨太古雪，立馬看天山。年來不如志，詩酒付吾曹。斫地悲長劍，登山憶大刀。邊關折楊柳，絕國煮葡萄。此去探西極，煩君訪斷鼇。

人生窮達顯晦固有命也，卽衣食玩好之細，享用亦有定數。余好藏端石，新舊數十方。方于魯程君房曹素功墨，篋中纍纍，足支三十年。初見收，欲藉習字消遣憂患，案上僅一銅墨池，上嵌片石，縱二寸，橫

三寸餘，猶甲戌。朝考所製者，餘物蕩然，兩手如懸，命奴子購之，奴子問所欲，余曰：性命已聽之天，區區微物尙何擇。購歸墨一笏，曰：五百斤油；百泉筆四頭，曰：純羊毫，白金五錢；紙乃官堆毛邊之次者。每晨起煮茗一盃，以餘瀝磨墨，墨得茶永不變也。汁既濃，覆以小鏡，將午用之，墨盡書止，午後亦如之。將離粵，統計墨已磨盡二十四笏，片石已微凹，楮先生耗十三金，中書君管領三十六皆老而禿矣。回思明窗淨几，筆硯精良，從不輕握管，宜有今日之厄也。

十六日晴稍冷。行裝略有頭緒。午後芬三來，留晚餐，市燈如前。海秋因余將出關，攜襖被來共宿，出示其母曾太夫人守節請旌，同鄉官稟呈大府批判，賢母苦節，得此已足不朽。其太夫人節孝與人同而賢，而多智尤爲巾幗鬚眉。海秋挽余作詩，義不敢辭，愧無典雅清麗之作，以彰賢母爾。

初春尙冷，行將出關，海秋憐余生長東南，狎仁而畏義，不能敵邊塞嚴凝之氣。余曰：吾曾患中冷血熱，服姜桂不溫，飲冰雪不涼。醫者曰：兩病相妨，和緩束手，而中冷者血熱之變相，尤苦無藥回春，無已則攻其一患，血熱者久居東南火鄉，肝肺芒角槎枿，遇血氣同類之物，便相觸而發，相吸不解，必至火宮燎原，同化灰燼而後已。出嘉峪關後，得天山之雪，瀚海之冰，煎庫車之哀家果，佐以戈壁黃將軍之大力，頻頻嚙服，肌膚若霜雪，吐氣成冰花，久之漸與涼血動物同，則中冷將不治而自愈。余問其候，醫曰：飲食男

女，車馬衣服，凡平日所不愛者，一見則饑涎上泛，而肢體麻木，又似不知疾痛疴癢者，便是功候。此論憮恍，余不甚解，謹誌之以諗有道。

地能限物，不能限人，生於鹹水者畏淡水，生於熱帶者畏寒帶，火鼠雪雞，強之卽死，若人秉五行之氣，備五常之德，體堅性定，雖夏可以衣裘，冬可以衣葛，天地之寒暑猶不足以侵之，況人情之冰炭乎。納之洪爐則口噓冷燄，藏之冰窖則腹滿陽春，其欲死我者，正其生我也。元奘云，沙門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非謾語也。若其人生理已絕，雖無饑渴寒暑之患，亦未有能幸免者。余質素弱，初遣戍，某廉訪測余必不願行，使人探刺，余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粵何所戀，新疆何所畏，候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子態也。未幾小病，廉訪促行益亟，語某某曰，某途次必病，病仍促之行，勿任偃息，度至秦隴，爾等歸矣。或以告余，余笑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也，非天也。强者壽，弱者夭，弱者重勞辱之必死，亦人之常也，然未可以例我。行至九江，欲一見家君，家君傳語曰，行卽行耳，何必多此牽掛。復手諭曰，人能認得天定，天便不奈人何，勉之。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余謂其所不能者人也，其所能者己也，己者何，命也，受之天也，所謂認得天定，天便不奈人何也。今至蘭州果健。

古今文人蔡邕禰衡盛稱於世，邕著獨斷，堅卓是漢人文字，其他作光芒遜曹氏父子遠矣。當日已

惜邕死，未成漢書，邕果成之，其遺文掌故必詳於蔚宗，若論典贍雄肆，恐不能及也。惟邕八分造乎其極，實爲古今之冠，足配史籀。正平文字更少，鸚鵡一賦，略有寄託。惟二公均不得其死，人更惜之，以重其聲價。王允曹操真二公知己也。人生天地如蜉蝣，於億萬人中獨有一二人忌我而欲我死，非知己而何，惜王允曹操世亦不多見爾。

十七日晴不冷。車夫催裝車。午後聞子芳頭痛甚劇，子芳欲速行，余謂病未輕減，未便登程，傳語車行明日方作定。晚間至晉老處辭別，偶論項劉興亡陳蹟可行，深惜羽鴻門不殺劉季。晉老謂雖殺劉季，羽亦不能成帝業，當時羽果如范增策，高祖外何人可成大業？高祖諸將應輔何人爲主？以與羽抗？余曰：蕭張輩皆非能自主者，舉足分輕重，其淮陰侯乎？侯之智勇皆在羽上，鄼侯必樂爲之用，留侯必遠引，淮陰必滅羽，則帝業不在劉而在韓矣。晉老以爲然。人謂殺淮陰者，呂后、蕭何、高帝也，不知乃張良也，觀於躡足數言，殺機秘謀已見端矣。

十八日晴不冷。午後可行。振輔曉初煥初蘅堂石生芬三均來送行。午後同芬三至子卿廉訪處辭行，廉訪言巴里坤天山關帝廟有唐姜行本紀功碑，向傳觀者不可朗誦，犯者風雷卽至，金提督督師過之，僧人告以故，金曰：將疑我不識字乎？大聲讀之，須臾黑雲突起，狂風繼至，前隊急馳去，後四十餘駝負

軍械火藥，行滯滯，風已至，飛沙走石，雪片大如掌，未半日已深五六尺，人駝俱墮山澗，駝死人逃免，時光緒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子芳頭痛較減，明日裝車，二十日成行。夜將半，微雲四布，月色冥濛。近日天頗煖，恐釀春雪，行人心旌懸懸。

十九日晴頗冷。蘅堂可行端生心一芬三秀卿芸吾翰香先後至，應接頗繁。又檢理行裝，終日碌碌，甚以爲苦。子芳已愈，車夫日相迫促，明日准行。自奴子來和故後，左右惟懷德一人，勢難兼顧，廚房三餐，李玉主張，時牽他事，而李才病瘥久，途中難支，因添李芬一人。芬四川南部縣人，可行義子，匡輔亦隨同出關。作七古一篇別張海秋。

有習法家者流質於余曰：吾業此有年矣，章批句解，愈繁以賸而不得其要領，君言萬事皆有本末，括之片言有餘，釋之萬言不盡，請揭其端以發吾蒙。余曰：刑之作本於禮，禮經者刑之權輿也。帝王非德禮不能用刑，儒者非學禮不能定律，民出於禮，卽入於刑。唐宋以來，編定禮書，卷帙浩博，書雖成而不果行，刑書權操自上，未有不能行者。穆王之呂刑，李愷之法經，蕭何之九章，叔孫通之十八章，馬融鄭康成諸大儒復疏解之，書雖不盡存，而造律之人無不深於禮者。禮之大綱不外君父，刑之大原不外仁義，權服制之親疏，定罪名之輕重，門以內之刑，皆由父推之，仁也；視賊害之鉅細，定罪名之大小，門以外之刑，

皆由君推之，義也。天下之人苟傷天理，害人羣，妨治安，起亂源，父之仁所不能止者，而君得以義正之，此刑法之所由作也。呂刑曰：祥刑，曰德刑，曰德威。國語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而後修刑，不得已也。中國政治書完備而又實行者，惟刑律一書，乃三代以來聖君賢相名儒精神心源所萃，可修而不可改，因時制宜。國家必欲續修，須廣聘禮經通儒以主其事，逐條首引禮經，闡明定律本旨，禮經所不備者旁採疏解，子史及歷代名論以成之，次列歷代刑律異同，次將辦過例案擇要附注，復將交通東西各國刑制列表，以殿全書之末，廣見聞，備參考，不必盡從之也。刑法輕重，視禮教之盛衰以爲進退，刑與禮合而後人人有不忍與不敢之心，聖人之道德仁義卽行乎其中。後世法日密，刑日重，皆廢棄禮教有以致之。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禮曰：婚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罪多。安得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起臯陶伯益蕭何叔孫通馬鄭諸儒而商訂之。中外交通以來，如商埠海關租界巡警商賈工藝債款礦產教民報館等，其事多舊律所無，而其理與意已爲舊律所包括，應別定專條，本虞書贖金，呂刑贖鍰古制，參以歐洲罰金多寡之數，以便交涉，若關係君父名分，國體防維，卽照舊律以遏橫流，不爲過也。

發蘭州別張海秋

君本壽人
而家於霍

豐胡一曲明鏡光，八公嵐翠鬱清涼。小山叢桂久零落，荒徑孤松更老蒼。觀魚自別清濠月，立馬忽踏長城雪。手折隴梅遇故人，眼穿寒榆悲逐客。春風吹度玉關西，誰賭黃河遠上詞。雪消我過牧羊磧，春盡君歸留犢池。思鄉莫憶柳莊柳，銷愁且醉酒泉酒。君家鑿空開西天，慣引星槎泛牛斗。

二十日晴稍冷，嚴廉訪來送，余未起，坐待，急起盥濯，延入久談，勉慰殷殷，諄囑宜責成家，丁不可爲商人所誘，夾帶私貨，爲關卡所持，真直而要也。嚴老清正而深於情，與人交始終不渝，其勸善規過類如此。午正出城，余乘肩輿，介侯華封與匡輔李玉李才懷德李芬共三車，什物太多，車夫頗費唇舌。余先行過冰橋，冬春均暖，距上游半里許，冰開數丈，波濤汹涌，流入冰窟，其上卽冰橋也，履之聞冰下水聲汨汨。過河行四十里至朱家井，天已黑，水鹹苦，化冰水煮茗。店屋窄狹，門窗破碎，寒氣逼人，行李火食車未到，枯坐以俟。杏如處飯已粗具，邀之同食，二更後車始到。海秋送余來，夜與共炕。今日車發太晚，人畜均疲敝，擬明日僅行三十里，稍舒困乏。初渡河過金城關，北周置金城津，隋改爲關，沿岸向西行十餘里，入亂山中，折向西北行，有邊牆數段，土人指爲長城，實前明所築也。又行十餘里，樹林多棗梨，又八九里入沙溝，寬約三四丈，四山陡立，路傍山足頗曲折，山高路低，四水所歸，淺冰皚皚，若夏月經此，暴雨漲發，竟無可避。聞二十年前某太守乘驟轎過此，被水冲至十里店遇救，其子沒入黃河死焉。山土黃紅色，有峭巖

懸崖，遠望如樓閣，齋廊洞開者。粵韶州北江岸邊有掛榜山，望之與此同，絕肖海國層樓也。

宿朱家井

百年真逆旅，萬里問行程。白髮闔門望，黃河日夜聲。隴雲低遠戍，關月伴孤征。支枕吹燈後，天涯夢不成。

二十一日晴冷甚，日中始暖。將車重裝勻稱，午正行三十里，申初至俞家灣，均行山峽中。將到店，始下坡，一往一復，類相見坡。海秋今午別去。店內水甘而不清，窖水也。窖略同井，夏月大雨，收屋上水藏之，封以泥石，恐塵入而水耗也。俞灣諸峯，下圓上銳，山根風雨摧蝕，作赤黃色，東有老楊一株，百年物也。車夫屢言載物太重，又因湖南陳任二君搭坐，更憤憤，余因道遠負重，而騾馬疲弱，萬一蹶起不前，豈非自誤，許以添僱一車，不吝此百餘金也。西北來見最苦者無如駕車負物之騾馬，車夫重利，客人吝財，每一車動至千斤，而轅駒無不以驚疲充數，至不能行，惟鞭撻從事，往往斃於中道，復取其皮，真地獄種子也。西行途中服役得力者均舊僕，新人之巧不及舊人之拙，不相習也。昔在粵常勸大府於資格中求人才，卽此義。

二十二日晴，早微冷，午暖甚。出兪灣，見枯柳數十株，行亂山中十餘里，過山坡，有村民十數出視。村旁一小山，赤立十數丈，上一小廟，又四五里，山峯上有廟，又十里至哈家寨，覓茶小坐，出寨二三里，過土橋，紅綠欄杆，有碑亭。過橋傍澗溝行十餘里，兩山緊抱，高低升降。過一小澗，水濁而白，冰礮相雜，上坡即鹹水河舖。由兪灣至此名四十里，實五十里。午飯後出鹹水河，柳林疎密不斷。蘭州以西各店，除切麵外，無可充饑，民居均平房，荒涼可掬。行三里許，度一土橋，紅欄有碑。過橋上坡，沿右山脚行，山有廟，又行二里許，過土壩，下有流水，對岸正西有圓山，峯頂有廟，風景頗佳。又五六里過觀音寺，村店數家。出兪灣後多向西北行，至此始漸向西。又十五六里至徐家店里，晚色蒼涼，林影迤邐，燈火隱現，犬吠兒啼聲與駝鈴車鈴相和。人家均依山傍水，沿河行，水聲潺潺，途頗泥濘，村樹民居，直達紅城驛，風景極似金崖驛，出蘭州後，未嘗見也。初更抵紅城，各車至二更後始到。由鹹水至紅城名三十二里，實四十里。行山峽內，高下崎嶇，入夜頗冷，途次惟早晚覺涼，自辰正至申極煖。河水甘。

六朝時亞喇伯

即大食國部落

祀風水火土樹石萬神，無專拜天主者，而猶太

猶太又曰如德亞，今土耳其屬地。早

有禱祀天主阿羅訶之事。默克始汗曰青吉斯汗，裔孫派噶木巴爾，國人尊爲別諸拔爾，即穆罕慕德。波斯

語。天主使者，即唐書摩訶末。

隋初爲哥累斯

即唐書孤列種也。

貴族貧人，入山牧羊，遇商人隨之至猶太，聞其耆老所傳

聖乘稗記，還國後欲廢舊像，因猶太教兼併亞喇伯教，創新教於默伽城，而亞喇伯人未信之。唐武德五年，敵人追逐謨罕慕德，與其徒奔默德那。一作麥城回人以其年爲回歷之首。此後新教漸耀，儼以兵力，蔓延三洲。貞觀六年，謨罕慕德歿，壽六十二歲。初生四子俱夭，以女妻同祖兄阿布拉塔布之子阿里。其三大徒阿布貝克鄂瑪爾亞得蠻相繼爲教主，而阿里不服，會亞得蠻死，遂自稱教主，爲第二世回教。從此分二派。一曰施亞教，波斯纏民皆信之；一曰蘇尼亞教，土耳其霍罕及西城回皆從之。傳至二十五世曰瑪木特額敏，產四子，其季子瑪木特玉素遷喀什噶爾，西域回教至此益盛。季之曾孫曰瑪罕木特，最得衆心，噶勒丹策凌誘囚於伊犁，並繫其二子，長曰都斯尼都，次曰霍集占，卽大小和卓也。自唐以來，中國有異教五，曰波斯火教，其寺曰胡祇祠，或曰火祇祠，或曰波斯寺，或曰大秦寺，爲波斯上古所崇之教，大食克波斯後，其徒皆奔別域，今西印度頗有尙火祇者。曰景教，西安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兼稱大秦教，則西洋所謂尼斯多爾教者，天主教之外道也。曰摩尼教，亦天主教外道，而兼染波斯火教，回紇向多信之。曰猶太教，西洋書謂唐時已流入中國。曰回回教，五代時已漸布於西域，元時吐魯番始廢佛教，摩尼教，專宗回教，此其大略也。

二十三日晴，早冷，辰正行四十里，至孫家莊午尖，飯後行三十二里，至平番城內住宿。是日路遠行

遲，到時天已將黑，各車二更後始到，名七十二里，實約八十餘里。出紅城傍河行，夾道柳林不斷，村舍相望，直達平番。自紅城以西，羣峯東走，大河南橫，天開沃野，原隰龍鱗，漢趙充國請屯田，因地利也。武帝竭中原之力以事西域，枝陽乃四郡後勁，營平既創此議，必有規畫，繼其後者，必竟其功，史言理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留步士萬人屯田，似非徒託空談。元和志謂充國以屯田之利支解先零，非誇也。莊浪滿城在平番東五里，逼河而城，壯哉。邕沿河水磨，瀧瀧隆隆，詢之居民，年來苦旱，收成大減，種麥十之七，煙葉十之三，二月始能播種。平番令陳君源澗，湘陰人，送菜八色。

紅城

遠役心何憚，征袍旭日明。白雲橫紫塞，綠樹繞紅城。地勒羣峯住，天圍大漠平。屯田遺壠在，冬旱誤春耕。

二十四日晴暖。住一日，添一車，價銀三十兩，送至肅州，將每日應用火食氈簾專裝一車隨余行。前數日車重，行滯，每到店輒候至一二時，饑寒交迫，不勝其苦，凡事不豫籌細思，動委之家丁，受苦宜矣。平番產白米，購數十斤，犀尾纓上一兩三四錢，次七八錢，射香一枚大者值十金，馬鞍不精緻，一鞍銀三四

兩。昨得句云，狐裘盡染緇塵色，馬糞新薰繡被香，又雪埋沙磧行人斷，日落荒墳故鬼多。野鴿羣集，啄驢馬糞中殘豆，雌雄相呼，一山僕人結髮類網，須臾絆獲十數，機械日勝，雖微物不免。莊子云，弓弩畢弋之知多則鳥亂於上，鉤餌網罟罾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可慨也。玉谿詩云，荻花村裏魚標在，石蘚庭中鹿跡微，又城中獠犬憎蘭珮，莫損幽芳久不歸，詩意深微，荻花石蘚尚有危機，而幽芳蘭珮其見憎獠犬宜矣。余昔有句云，移花香遠嘖蜂至，種竹林成怕鳳知，亦此意也。

二十五日感風寒作嘔，微熱，休息一日。購馬鞍一，羽纓三。清曉大雪二寸，午見日，夜兩夢與仲弟歡晤，覺後聞柝聲。奴子駢聲，篝燈熒然，微風拂帳，牛糞觸鼻，始悟身爲萬里客也。

介侯有友官蒲犁通判，詢其驛路情形，附記於此。蒲犁卽塔什霍爾罕，一名色勒庫爾，一名賽里河，東卽無雷國境，在莎車正西，喀什西南，西界俄，南界坎巨堤，西南界阿富汗，卽愛烏罕，首驛名新化驛，每驛兩夫三馬，房五間，光緒三十年設。一百里至申底驛，多大石，有河阻，夏日涵湧難行。七十里至奇恰克驛，多大石，過土達坂，多積雪，骨慄神寒，人馬一跌，不可收視。八十里至塔爾巴什驛，風大雪多。七十里至托魯布倫驛，過熱水溝，極險峻，水中多大石，須騎犛牛。八十里至七里拱拜驛，過大達坂上下六十里。七十里至塔希代克驛，平路略有村莊。一百里至巴海驛，路平天暖，有村莊。九十里至開子驛，多沙石，沿溪

而行。九十里至阿普里克驛，過石達坂，山上聳下陷，切窪劄突，冬冰馬力難施，須步行。九十里至托乎拉客驛，行山破中，罕見天日，大石獍惡，陰森襲人。四十里出山，一百二十里至莎車府屬之牙合哎勒克驛，經大戈壁，此驛在山外有村莊。八十里至莎車府城。統計由廳城至莎車府城一千四十里，至喀什噶爾城八百五十里，至英吉沙爾城七百數十里。

賽里河在蒲犁城東，發源塔爾塔什嶺，雪山衆流，匯而爲一，頽波瀾注衝擊，橫山過蒲犁城，向北流，折向東流，經申底村，入於澤普勒善河，溜激涵湧，如怒雷奔馬，巨石礫礮，交積巉峙，傾瀾潏盪，水力走石，磕觸如擊子。騎渡者於下流橫長繩，緣繩而過，否則人馬沖沒。中土設官爲治民，邊地設官爲守土，二義並重，人每重於治民，輕於守土，故邊地侵蹙日甚，坎巨堤早設官，何至爲英侵越，使蒲犁不建廳城，將蹈故轍矣。鹽務緝私口岸明知私銷難絕，不能不緝者，甲岸不緝，將並乙岸而失之，邊地瘠苦，無民可治，無財可理，多設一官，歲耗數千金，以爲失算，不知邊隘被人乾沒，悉由於此，謀國者損益盈虛，當通盤籌畫，天下之大，豈能有利而無害，有益而無損也。

二十六日午刻出平番北門，積雪在地，行深溝十里，始見柳林，枝禿如沐，日中無陰。又行深溝約十餘里，至屬郎坡，下坡山勢漸合，循右山麓傍河行，水青冰白，激射怒號。行十里過永濟橋，低而平，橫木覆

土長五六丈。過橋循左山脚行，過一小澗，至武勝驛宿。客店狹小，僅蔽風雪，共行四十里。據驛夫言，實有五十里。由此向西南行一百六七十里，至香爐山，通西甯青海驛，有把總駐紮。馬姓涼州人，夜來巡更甚勤。聞鄰人唱番歌，哀婉類江南舟子水調，復以角吹和之，便覺悲壯，作邊塞音。

二十七日天明出店，傍河左岸行八九里，過一山脚，崖石瘳懸欲墜。以上河面更寬，汨流紛歧，積雪成冰，流澌帶凍，爲亂石所拒，橫流逆折，洶湧鳴咽，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礪石相擊，硠硠礚礚，天光慘白，山色蒼黃，路邊楊柳斷續，枯無生意。又十餘里，右山麓有殘缺邊牆，又二十里至岔口驛，午飯，換號馬，午後出店，傍左河岸邊牆內行，不二里北風雨雪。邊牆外隔河白雲無際，浩如銀海，時有遠山出沒混茫，邊牆內牧羊填坑盈谷，齧枯草，吸新雪，羝羊呼母，遠近哀鳴，不見牧者。邊牆每二三里築一大烽墩，參差聳峙，此段荒寒曩色，未識與湯琵琶榆關馬上聞鶯築何如，惜無玉右丞寫關山風雪圖也。申刻雪愈大，倦極小睡，捲簾已黏結不開，廬生夢孑然一身立馬風雪中而寤，夢境且不堪，矧非夢乎？共行五十里，至鎮羌驛宿茅店，雪仍未止。

昨晚多食切麵，渴甚，飲茗二盃，徹夜不眠。襄臣云，凡食麵後渴，飲白滾水少許便止，若飲茶，愈飲愈渴，信然。

今午入店，饑甚，奴子炊飯未熟，因事他往，余代司薪，適讀離騷，至衆不可以戶說兮，孰察余之中情，因念遺世獨立，知希爲貴，屈子乃自潔其身，自完其璞者，何忽作是語。又讀長門賦，至邪氣壯而攻中句，似欠婉妙，沈吟未已。子芳排門入曰：飯焦香何太烈也，驚視黃梁已成劫灰矣。自蘭州至此得七律八章，寄仲弟。

自蘭州出關寄仲弟八首

隴頭春色照江波，欲寄梅花奈遠何。繡轂觀燈過元夜，冰絲壓帽渡黃河。數奇老將封侯少，命薄佳人出塞多。回首馬衝山翠好，一尊濁酒動高歌。

萬鴿朝飛風雨聲，平番楊柳護春城。天圍漠野青常暗，日照邊牆白不明。燐火荒墳聞鬼哭，胡笳古戍斷人行。晚來稅駕寒侵骨，破屋西簷北斗橫。

雄心髀肉兩銷磨，青鬢年華逐逝波。鐵板拍殘聲慷慨，玉壺擊碎涕滂沱。黃梁富貴邯鄲夢，白草牛羊敕勒歌。炎海成冰炎嶺雪，方知絕域有陽和。

湘水哭蒼真雋才，七言兩句我心摧。死遭黃祖翻爲福，生嫁烏孫更可哀。瑜服亮才甘下拜，尹驚邢

豔自無猜。淒涼雪窖冰天裏，不見斯人躍馬來。易實甫觀察

斫地王郎歌絕塵，高吟雪後見青春。長城五字堅無敵，工部千秋大有人。鼇臂撐天天不漏，馬蹏行地地無垠。天荒地老烏頭白，一笑扁舟弄釣綸。王晉老句天涯生白髮，雪後見青春。

痛飲琉璃老上庭，彈箏央格自娉婷。明珠惹我天知我，美酒葡萄醉不醒。星海梧桐千里碧，雪山松柏萬年青。原來域外乾坤大，說與壺公未必聽。纏女呼爲央格

脫略東南風月鄉，朝朝壓酒醉吳娘。飄零玉笛臨江調，結束金戈出塞裝。澆盡緇塵狐素暗，熏殘繡被馬通香。眼看青塚歸來日，一聽琵琶更斷腸。

蘇武山高日色陰，窮邊風物晝沈沈。孤根未識蒼天意，遠謫初非聖主心。宛馬春回思苜蓿，河魚書到盼林檎。最難白髮閭門望，兩字平安萬笏金。

二十八日陰極冷。卯正行出鎮羌驛，欲雪未雪。過懸崖，緣河岸上嶺，七里至湘子廟，小住。登烏梢嶺，六七里至巔，嶺豐隆逶迤而不陡峻，路出嶺尾，甚寬坦，下嶺約十六七里至安遠店，都司駐紮。又行十三里，過龍溝河，日出鳥雀聲喧。二里至龍溝堡午飯，車夫欲宿此，余促之行，出店入亂山中，雪甚。十五里至黑松驛堡，北有唐氏九世同居碑。過灘河，上山坡，入古浪峽，兩山夾峙，峻阪中通，上陷深溝，下臨絕澗。行

十餘里，輿夫指視落星石，屹如瑤臺，與雪一色，卽釀酒石也。相傳剗片石熾之，入水卽成美酒，石上刊天開玉正四字，已不可辨。又十里至十里舖，南有石壁如門，過十里舖，兩山益陡峻，中抱澗河，水石相擊，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聲。路傍左山趾巉岩崎嶇，極不易行，入夜雪明於月，夾道大石，側立如奇鬼猛獸，森然欲搏人。又十餘里下坡過長橋，至古浪縣北門外，計行四十一里，宿客店，時已二鼓。午前陰雲密布，山爲雪埋，天爲山遮，仰視大銀海中時露一線青天，一隙白日搖眩眸子，空色相涵，幻成異彩，一彈指間四山瑩澈，開徧水精蓮花玉芙蓉，覺尋常瓊樓玉宇，墮粉飛花，皆爲賸語，不能形容萬一。午後雪花如掌，四十杪鐘厚積至寸，浩浩一色，並天花山影亦渺不可見，自覺此身與天地混茫，同爲元氣所化，幾欲乘風舉臂，借若士而游太虛，此塞外奇觀，乃古今詩人文士所未見者。近塞極冷，而古浪峽烏稍嶺尤爲陰慘，四時皆雪，土人云，終年非雪卽雨，無兩月晴者。放翁句誰知冰雪嚴凝候，自是乾坤愛育心，旨哉。

自武勝驛至古浪縣，山皆土石相半，頑石塞路，車尤頓撼，山以無草木而窮，水以有石而惡，近邊山水大半如此。邊牆在北，有沿莊浪河左岸者，有踰河而築於山巔者，或傍水，或踞山，而依於山者多，可謂雄矣。

自鎮羌至縣八十六里，據土人云實有一百二十里，以余度之不謬。由十里舖至城十里，不啻二十

餘里。諺云，甘肅人用錢九十作一百，走路則十里作九里，信然。今日極冷，點水成冰，過嶺時寒甚，入湘子廟，輿夫拾破席燃火煨手足，余倚佛案歌近作『黃梁富貴邯鄲夢，白草牛羊敕勒歌』句，屋塵下墮，藪藪有聲，輿夫驚而走。少頃乃止。平番向出白米，然心硬而粘，不甚佳。

夜郎潮州儋耳不如西域荒遠，而太白昌黎東坡得之，便發舒光怪，以爲生平奇遇，自余視之，三君子胸中尙少此一段奇境。

過烏梢嶺

過盡秦關望漢關，西天未到鬢毛斑。金丹爐火無真訣，冰雪長封鐵櫃山。

二十九日晴冷甚。屋內結冰，雖堦扉繪壤，不能禦也。住一日，古浪令李君幼田約晚飯，酒肴甚盛。李君初到任，於官差過境，不肯出馬票擾派，民甚德之。地方極苦，衙門亦簡陋，席間談及伊名九波，初補廣東遂溪曲江，又選古浪，恰孚九波之意。伊姪秀翁孝廉在坐，余詢及縣境古蹟，曰：縣南十餘里有鐵櫃山，上有老子廟，相傳有鐵櫃藏書，老子西行成佛，此爲必經之路，五千言已傳關尹，所藏又何書也。蜀涪州亦有鐵櫃山，俯臨大江，屹立如櫃，相傳爲武侯屯兵處。夜間更冷，水煙笛即吸即冰，方悟北人用長桿旱

煙，便無此患。幼田言：此次在京將選缺，聞古浪，人皆不願，伊壁上適懸古雪浪湖墨拓四大字，恍然曰：古浪必波及矣，已而果然。城內僅二百餘戶，羣山環之。

湘子廟

酒酣高唱大刀環，風雪蒼茫絕塞山。笑我不如韓刺史，神仙猶子下藍關。

二月辛卯戊戌朔，辰初出古浪北關，兩山緊抱，路在溝中。行二十八里至雙塔堡，街市頗盛，入店小坐。出堡漸入平原，路寬平，仍時行溝中，沿途過小村堡，空垣荒涼，回亂所毀。又行三十二里，至靖邊堡午飯，卽住宿堡內，客店三四，居民十餘戶。襄臣來談左文襄經略隴阪，初以平涼大營爲根本，力攻金積堡。河州西甯，鏟其巢，各頭目多降者，遂以回攻回，再復肅州，此後出關，勢如破竹，不戰而服，其得力全在步。步爲營立於不敗之地，故隴阪清而西域遂復，公以老亮自負，非誇也。登堡上三清閣，四望，南有小山，東西北三面平原數百里，土地沃美，北面村莊林木較密，地已墾出，用炕灰牆脚土覆之以當糞，二月始下種，涼州東西多平地。

聞西甯山有大塔爾巴哈寺極宏壯，瓦飾以金，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各番王喇嘛俱集，半月乃畢，至

者先誦經，主者熬茶以供衆飲，鍋極鉅，每熬用湖南磚茶三四百斤云。

初二日夜半微霰打窗，孤燈照壁，寒氣侵肌，不復成寐。早起雪甚，辰正出店，過小河行十餘里，多渠水，又度小河行沙灘二十餘里，石子梗道，杳無人煙，共行四十里，至大河驛，頽垣赤立，約半里，亦回亂所毀。覓店午飯，飯後行十餘里，見路南叢巒積雪，綿亘直達關外，共行三十二里，至涼州東關住泰來客店。途次焦谿澗，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此所以爲涼州也。將近州城，村堡相望，林木蕭疎，氣象雄闊，固是重鎮。自靖邊至大河驛實有五十餘里，大河驛以西，沙灘石子，皆南山即祁連山澗水冲刷所聚。涼州道鎮府縣各衙署頗宏敞，而城垣門樓堅壯亦甲於隴省，昔人稱涼州跨越邊塞，保險阻，宜畜牧，爲天下饒，天下多事，羣雄恆睥睨於此，今中外一家已同腹地矣。街道寬二三丈，彷彿京師，城周圍九里，滿城圍六里，住滿兵，友人誇言西方美人，關內爲涼州，關外惟燉煌，貴人選色多取給焉，余則如古佛無情，拈花微笑而已。

涼州

人生天地一蜉蝣，南北馳驅類馬牛。熱宦安能離火宅，冷人祇合住涼州。祁連山下風吹面，古浪城邊雪打頭。夜半酒醒聞畫角，曉看寒色上貂裘。

初三日晴略煖，住一日。涼州市面東南百貨，由山西歸化城沿草地行至古浪大靖土門進口，四川貿易藥材爲多，自秦州來扎莊，分運出關，故物繁而價亦廉，購蠟燭八斤，燭用蠟重，當風不化，每斤百六十文。將晚步至東門眺望，門洞深五十八步，城牆整峻，略如汴省，遙見祁連積雪際天，迤邐出塞，新月初生，掩映雲表，差如眉彎弓影。晚作書寄王晉老李芬三張海秋，並寄詩稿，託釐局張淑卿由驛遞。購鎮番煤，每斤十九文。

初四日晴甚煖，驕夫病一人，徧覓無應者，至武威縣力求，始得二人。午正行入涼州東門貫城過三里，出西門。初行平灘，石子被地，如拳如卵，道旁萬塚均石子堆成，深至數尺，無土也。繼行水灘，碎石彌望，覆以冰雪，崎嶇縱橫，愈行愈難。途次間有墩店，空垣破屋，不見一人。行四十三里至四十里舖，茅店無可棲止，住行館，甚寬敞。按站尙應行三十里，因斜陽下墜，道難人困，不能再進，計距永昌尙有百二十里，恰好破站作兩日行。昨夜夢乘舸船浮海，滄波渺然，微雨向夕，余立桅巔，旁倚一梯，舟中無人，無煙火，無篷艙，頗以食宿爲慮，遙望岸上有陂陀，微茫中似小墟落，桅上掛一弓，取矢彈之，中陂陀人家壁上，以爲識。循梯而下，離岸十餘步，乃橫梯達岸，步而過，既過攜梯以行，隔小溪，又橫梯而渡，行里許，抵陂陀，所射之矢在焉。入人家，乃乳母高媪也，與晤如平生，時忘媪已故，所居茆椽竹籬，幽潔出塵，屋後爲園，梧桐三株，

修竹十餘竿，高堂巍然，歷階而升，仰視重檐複宇，門窗掩閉，廊下周匝，亞字紅欄，旁列一案，上陳盤匱巾櫛之屬。媼語余曰：此太太所居。謂李太夫人前日過海，命我守焉。余聞亟欲往，媼曰：無舟可覓，再難之。伸三指以對。余乃出至媼室，然燭欲作家書，執筆而寤。先母自丁亥八月初九日棄世，距今二十年不恆夢見顏色，豈果歸真蓬島耶。寤後微見曙色，卽起，食粥理行裝。

發涼州

出塞方知行路難，冰天雪海倚雕鞍。花前枉奏西涼伎，黑水聲中月色寒。

初五日晴，晨發行館，石子更惡，縱橫鋪地，殘雪覆之，峻嶒耀目，輿夫踐冰帶水，履穿踵裂，驟馬足爲冰所割，血殷於涔，陰凌膠石，摧輪滑襪，車中震撼，臟腑倒翻，行二十里後，道漸平，有林木。又十里至豐樂堡，午飯，民居稍盛，飯後仍行灘上，水石與前同。三十里至清溪堡，宿荒店，堡東四五里，過一河，冰泥雜揉，舉步若繁，進寸退尺。午後出豐樂堡，漸近祁連山，山從西來，人向西去，山之右爲大灘。自涼州西門起至永昌縣止，路出灘上，蓋開闢以來，南山各澗及西北近邊南下之水，爲山所阻，均浸淫沮洳於灘上，沖刷既久，沙土淨而石子存，一遇雨雪，則灘之高處爲亂石，低處卽洪汭矣。涼州城西南角是爲全灘水口，故

石子更圓淨，俗傳涼州爲鳳凰地，石子爲鳳卵，檢取復出，湖南湘鄉古名龍城，其鋪街石子呼爲龍鱗，真佳對也。涼州以西宜名之曰大灘，而列之以沙水石，以盡灘之惡。

初六日大雪，冷甚。辰正出清溪堡，行三十里至通津堡。

卽三十里舖

午飯荒店，一宋姓老翁，計過淺渠

三四，仍多頑石，行至十五里，臨渠道旁，見一人僵雪中，撫之已絕，審視乃一老輿夫老楊也。再行叩扉屋，有人出，贖予錢二千，令拾破甕捲屍掩雪中，免爲獸食，明日遣人來葬，呼李芬導之往，芬以日暮有難色，予曰：青山是處可埋骨，我今日埋人，他日人埋我也，始諾。飯後路較平，石子亦少，行三十里，至永昌，入城宿東門內客店。大雪終日，天地一色，惟見枯槎白草，半埋半露，遠望村堡，依稀渺茫，人蹤斷絕，偶見驛馬往還，輿夫沿襍跡循行而已。淮南子謂西北爲蹶通維，信然。前至涼州，余與一老輿夫各病其一，余覓一人替之，以車載病者，昨愈服役如初。老楊體弱帶病，力行不前，同夥鞭虐之，遂倒而斃。中國患貧，又不講路政，人命輕賤至此，亦君子之所痛心也。工部云：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此何詩也，竟於萬里外讀之！嚴冬行西北邊地，惟三種人可不死，一曰體氣強耐饑寒勞碌，二曰心術仁可以感召生氣，三曰有雄心奇氣能堅忍奮發，此乃經史道義時文之所鬱積，足以敵寒暑，遠憂患，惟聖賢豪傑能之，未可責之常人，最錯謂胡貉積陰之處，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所論極精微，非密理不能禦陰

寒也。購煤磚四十塊，每塊二文，不及涼州鎮番所產，涼州煤含硫礦質，灰色黃鮮明如染，易然，擲大風雪中不滅，雞子大一枚，入手燼，曉起至二鼓猶熱，當爲中土煤絕品，惜東南向鮮知者。

初七日晴，辰正行，出西門，積雪被野，勻潔如新成絮胎，行四五里後，石子石塊漸多，車聲格磔，又行十四五里，至野店小坐。下灘過水磨河，水聲怒號，上覆板橋，又小溝四五支獨木，水均清駛，里許上灘，至水磨關午飯。夾道山崗土坡，高下逶迤，右一長山直到峽口驛始止。道旁時見柳林，有鳥雀聲。連日途次悽冷，取相如大人凌雲長門諸賦，杜老發秦州諸詩，往復諷誦，以自陶寫，人生遠行客，樂莫樂於遠行也。飯後出店，見祁連亘臥雪中，如偃蹇高人，忍饑不起。傍山麓行，頗平坦，荒磧間有石子，多黃草。二十五里至一烽墩，破垣無人，明張將軍紀功牌屹立曠野，羣山遠障，中平如砥，西望獨空闊，風行有聲，日薄無色，真古之戰場也。過此有一沙磧，碎石結成甬道，中通如門，僅容一車。下坡向北行，一片沙磧，約四五里，至王秀堡，頽垣綿半里，僅居民二家，一門前立一童子，上衣襍纈，臀以下皆赤，一簷下繫小黑衛。又十里至水泉驛，宿荒店。驛有堡新修，駐紮守備，居民堡內僅數十家，堡外敗垣極多，二十一年回亂，堡內兵勇商民共被殺千餘人，營弁夜酣臥，爲其所殲也。王秀堡一帶黃草遍地，殘雪覆之，將到水泉驛，惟見枯柳數叢，荒墳三四，殘雪斜陽，半明不滅。午後共行四十里，實有五十里。是日冷甚，將晚風利如割，十指皆龜，舉

筆重於五斤杵矣。

周秦兩漢迄於今，官私著述，叢集委叢，燻屯海蓄，善學者緣徑叩門，固足以供採覽，嚴去取，然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外道披猖，卮言龐雜，枝外生枝，歧中又歧，非真能識古書之正僞，探大道之根源者，爲其所蔽，便漂流淪陷，莫知津涯，竊謂數百年間，必再生孔子，刪而定之，否則必再有秦火燔熾而廓清之也。或曰：孔子再生則不可知，若新說蓬興，放恣橫議，無往而不害道，積薪直突，星星不滅，坐致燎原，是秦火已播種矣。余曰：秦火者，漢儒之性蒂萌芽也。滅而後生，絕而後存，昧而後明。天地之妙道也。揚子云：亂不極則治不形，古今一致，雖秦火何害。

天下事有失始有得，有亡始有存，書詩春秋孔子刪修之，以垂萬世，而古書古詩古史卽亡於孔子；始皇焚書，古經幾亡，漢下獻書之令，而僞書紛出，其風極於東晉，雖六經正文，不免竄入；不獨經也，諸子亦然，一書亡必有一僞者出而代之，士生今日，欲見古書真面目，百不獲一焉，擇其善者別而裁之，可矣。

野宿

炊煙幾縷明，斜日下溝阬。潭黑寒蛟瞑，村荒猛虎行。勞薪溫濁酒，雄劍伴昏檠。夜久霜雞噤，因風慨

遠征。

括囊掛輿中，冰雪凝沍，到店就火烘之，復理舊稿，得辛丑三月過花埭某氏園七律一篇，園乃戊戌八月奉旨封閉者，附錄於此。惱春無賴向江潭，野約當門覆石楠。龍戰風雷喧大陸，鶯啼花月艷重三。青天碧海心如結，玉宇瓊樓夢尙酣。往日蘭成愁絕地，惟餘叢桂畫墻南。尙有庚子三月象台記事五古一篇，稿已不存。又過潘氏水閣七律，聽颿池館水之涯，虹月光分米老橙。拄杖何人來看竹，登樓無處不飛花。金題玉躑傳家閱，錦纜牙牆繞郭斜。惆悵嶺南文物盡，荔支灣冷剩啼鴉。荔支灣海山仙館均荒廢。

初八日晴，早頗暖。已刻風起冷甚。行五十里至峽口驛，午飯。出水泉驛向西，兩山夾道，中開平洋，多碎石白草，長城在右山脚，已頽壞。十五里至口塘，漸入荒積，山水冲刷，如木文直裂，蔚藍如沐，西北隅有晴雲綿亘，如匹練，行近乃雪山也。即定羌廟北之燕支山也過青窪，漢日勒縣故址，有大小二烽墩，至定羌廟小坐，索茗飲，詢之士人，廟於二十一年回亂已毀。出定羌，見邊牆綿延右山之脚，青青者天，皚皚者山，中劃黃影一線者，邊牆也，直至山丹峽，蜿蜒踰右山嶺而北，下草灘，因峽口山石礪礪，無寸土可取也，羣羊哀鳴如猿，聞之悽愴。將至峽口，右山高聳峻嶒，路由左山趾上坡向南，復折向西北入峽，四山巉巖，亂石梗道。

出峽口，卽峽口驛堡，入彭姓旅店午餐，詢大黃山何在，彭翁指門前正南一山，曰大黃山也。突起大灘之中，卓立天際，與四山不屬，東西長一百餘里，高可十里。彭翁攀藤附葛，屢登其頂。山腰多大石，山頂平迤，天池十數，水深不可測，土人呼爲海子。大者周三四十里，小者一二十里，天風激蕩，水澄碧而浪湧白，相距里許，卽心懾不敢前，每盛暑天旱，黑雲白龍起池內，卽大雨，草樹蒙密，產鹿茸麝香，野參大黃，麀鹿飲池水食參，尤壯盛，有白鹿壽至千歲。魏侖宋榮傳，秀容界有三池，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西域大山皆有之。青松山在永昌衛南八十里，一名大黃山，一名瑞獸山，一山連跨數處，見之方與紀要，昔人謂卽班書霍去病所過之焉支山，唐哥舒翰曾建神祠於山麓。按紀要焉支山在山丹衛東南百二十里，引西河舊事云，焉支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上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一名刪丹山，亦名刪丹嶺。余臆焉支山必當路衝隘，故去病攻而取之，斷匈奴右臂，應卽今山丹峽之北山也，土色深赤，故有焉支之稱；若大黃山則在刪丹山西南，山丹縣南，相距數十里，另爲一山，四面皆臨草灘，不當路衝，得焉支，則大黃自在掌握，匈奴不守，去病亦不必攻也。若去病之所過，匈奴之所失，必指刪丹而言，刪丹一失，則險要爲人所據，故匈奴惜之。且唐哥舒旣建神祠，必近衝要，不能捨刪丹而建於偏僻之大黃也。西來山水多以其色名之，刪丹色赤，大黃色黃，可一覽而知。元和郡縣圖志雖知焉支

山一名刪丹而謂在縣南五十里，是仍以大黃爲焉支也。紀要又云，青松山羣山連亘，與青松白嶺諸山相接。白嶺山在永昌衛西南，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寒氣異於他處，鳥飛不下，亦名雪山。白嶺卽大黃，山首至今積雪不消，與紀要說合，是大黃與焉支顯然兩山，一在今永昌西南，一在今山丹東南，何得混而爲一。余在蘭州閱辛卯侍行記，謂焉支卽大黃山，考之元和圖志方輿紀要竊疑之，一日讀史記，正義焉支山註云，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是焉支刪丹爲一山，則焉支非大黃可知，與今刪丹縣之刪丹峽方向道里盡合，唐以前人言地志雖略而實確也。過此益曉然。二山皆爲西塞名山，而大黃尤綿長，望之青蒼鬱律，足匹祁連，不似焉支峻嶒孤露也。惜僻處荒裔，不見稱於洞天福地，亦無異人結茆爲宣靈異，或尙有待焉。飯後出峽口驛，西北行入大草灘，空闊蒙茸，邊牆絡其北，道平如砥，黃土細沙，車行無聲，二十五里至王城舖，民居十餘戶，南有空堡，過此漸起平阜，十五里至新河驛住宿，北距邊牆五里，驛有武廟，道光九年立碑。邊牆外六十里仍作漢民牧牲，六十里外爲蒙古境，沿明制也。今日行九十里，實有一百十里，灘草枯白成叢，遠望如麥田稻畦已薙而留其根也。峽口驛回亂時兵舍大城，守甕城得全，以石擊回斃百餘，被殺七人。

定羗廟驛

荒磧疑無路，頽垣尙有村。月氏留片壤，日勒認雙墩。羌笛驚孤雁，胡笳續斷猿。亂山殘雪裏，立馬恐黃昏。

草灘

在大黃山北長城之南
山丹峽西弱水之東

白草黏天二月秋，黃山黑水大荒頭。春深狐兔蒙茸宅，風急鸞凰浩蕩游。大將三邊同臥虎，偏裨萬里欲封侯。書生仗劍來何事，夜倚長城看斗牛。

新河驛

灘草連空望杳冥，邊牆北走劃王庭。大黃山駐丹山起，天外飛來萬柳青。

初九日晴冷甚。巳初行，由新河至山丹縣，驛路只四十里，因山丹河雪消水深，車不得過，繞道邊牆外，約行六十餘里，宿山丹城外南關，卽隋唐刪丹舊治。知縣巢君鳳岡，江西人，送米肉，出新河驛西門，直北五里出邊牆缺口，沿右山坡漸轉向西，邊牆亦如之，沙磧荒坡，人烟斷絕，不見一草一木，塞山負雪，寒威逼人，並哀鴻斷雁而無之。山水爲邊牆所阻，衝突縱橫，冰雪迷漫，輿夫踟躕審顧，擇淺而凍者履之，備

極艱辛。余下輿以馬策搗長城，誦蔡邕飲馬長城窟詩，狂風咽人，每吐一字，被風飄入雲際，散爲天籟，自覺有幽燕老將躍馬橫戈氣象。邊牆外傍山有煤，已出土，無採者。約行四十餘里，入邊牆缺，渡山丹河，與驛路合，行七八里，入山丹東郭，城內有渠清甚。邊牆高者一丈二尺，厚四五尺，低者五六尺，厚尺餘，殆爲風雪所蝕，牆根有隍，高三四尺，凡頽缺處均山水冲刷所致。當日興此大役，多就山址低平處堆築，高峯峻嶺多在牆外，無險要可備攻守，聊以劃界分中外而已。邊牆外雖荒遠，多水阻，而路尙坦易。塞內外諸山均陰面有雪，陽面無雪，雨雪多北風也。若首尾西北則全山皆雪。杜陵云，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邱。真爲余寫照也。初出新河西門百餘步，輿夫失足將踏，遇一路人扶之得起，誤行驛路，有七八歲童子立門前呼曰，莫西走，有水不得過，輿夫轉向北，童子有仁心，可見西北風俗之厚。舜居深山，與木石鹿豕爲伍，而能聞善言見善行，况愈於木石鹿豕者乎。三十年來日與士大夫游而不知善言善行，當求之野人也。

子芳問諸葛武侯偏促一隅，迄未如志，而後世稱之太過何也。余曰，武侯相先主，既失吳和，又與魏戰，遂速蜀漢之亡，此管樂所不爲也，然其志願甚大，限於時會，功業未就，雖在顛沛流離中，自有帝臣王佐氣象，後人贊美神奇，皆不知武侯者也。子芳曰，如何是帝臣王佐氣象。曰難言之，孔子如太羹玄酒，渾

金璞玉，孟子便是鹽梅麴蘖，明珠水晶，不能如孔子包涵遍覆矣。孔子下惟顏子識得此意。嚴冬冰雪，萬物歸根返本，而一陽來復，千紅萬紫，春華秋實，已胚胎其中，此帝臣王佐氣象也。顏子後惟陶淵明邵堯夫識得此意，至程朱胸中便有許多分曉，去顏子稍遠。後世人物似孟子者多，似顏子者少，武侯淡泊寧靜工夫，彷彿陋巷介侯在旁以短策拄頰，微哂曰：先生休矣，冰天雪地，人乏馬饑，說甚麼帝臣王佐。余亦爲之啞然。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淮南子語。武侯不遇先主，必爲龐德公陶淵明，遇漢高，必從赤松子游，不幸卒於軍中，時命爲之也。古今人物，有王霸之略，而視卿相如土苴草芥者，惟一莊子，有卿相之遇而不取者，惟李鄴侯，若武侯留侯皆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卿相而不與焉者也。嚴子陵兀傲之氣，彷彿莊子，而才與學不及遠甚。宋儒朱子最重留侯，武侯淵明，可以觀其志矣。

宿山丹

遠火星星隱戍樓，青松山半月如鈎。酒闌聽罷空篔簹引，羗女當門雙淚流。

青松山即大黃山

山丹早發

古驛通巖峽，孤城逼草灘。晴雲籠勒白，勒得村一曉日照山丹。漢地沿邊盡，清流繞郭寒。尙堪回首處，街柳繫征鞍。

前在吳門得明人抄本杜詩五律數十首，有汲古閣藏印，內春日江村詩『客身逢故舊，』客作容，恰與『發興自林泉』作對，或以爲誤，余曰，不但不誤，意更深婉，必有所本，杜詩法律自應如此，其餘尙有數處，不能記矣。此本藏錫山，東歸當細校之。

初十日晴冷。卯正出南關，西門道旁有碑曰大禹導弱水處。行四十里至東樂城午飯。南關係山丹外郭，中亘柳堤，夾堤而市，風景頗佳。出西門，渡山丹河，激灑清駛，繞郭西北流。城內亦引此水成渠上覆板橋，北

有長山，土人呼爲噤哩，卽合黎也。括地志『合黎山亦名蘭門山。』今刪丹以北諸山皆是。十里大佛寺

喇嘛住持，寺當獅山北麓，面東，虛無一人，西廊繫一犬，望人而吠，大門中殿均有佛像，畫壁，大佛貯五層閣，下層僅見其足，至五層始見面目，頭大如五里烟墩，足小拇供一人臥，余登閣，摩大佛髻，循閣右山坡而下，計一百五十餘級，真大佛矣。然礪礪擁腫，毫無靈秀之氣，既遠遜龍門三龕，又不如邢州無量，以傑閣度此蠢然一物，其大無外，亦愚者之所爲矣。吾藏尉遲乙僧天王羅漢而知天人之神秀，吾藏李伯時畫七賢像而知達人之韻度，吾藏韓幹十六馬、龍眠獅子花而知天馬之雄奇，吾兩世爲令而知州縣之

煩惱變相。出寺五里，左山下有古寺，又二十二里過樂定堡，又八里至東樂城，入東門客店午餐。路旁時見柳林，縣丞駐東樂。說者謂佛只引誘愚人，吾謂愚人見佛，僅頂禮求福免禍而已，若賢智見之，則生欣慕心，清淨心，悔恨心，一花一石一臺一榭，悉留戀不忍去，試問於愚者所得孰多。佛不足以誘人，佛所踞盡天下名勝，又得寺宇結構，至者輒爲情移，如人家園林，何嘗不欲往而咸有戒心，以爲非我所有也。佛由募化，一人不敢私，人人皆以爲可有，故往者輒覺暢適。山丹以西路漸寬，東樂以西尤平坦。飯後初入土溝，繼經沙漠草灘，共行三十里，宿古城仁壽驛西門內客店。土井深丈餘，飲之甚甘，甜酒釀甘醇絕倫。登西門樓眺望，城係土築，壁立一丈五六尺，樓高二丈餘，不傾裂，土性使然。今日行兩山之間，相距約三十里，左大黃山自峽口來，右山自新河驛北邊牆外起，逶迤不斷，邊地最重墩堡，墩以識路望遠，堡以聚民禦侮。自蘭州以西涼甘肅三州頗繁盛，平番尙有食物可買，餘荒涼無肉無蔬，無雞卵，無飯，無麵，縣城稍好。是夜冰輪已半，星斗相耀，皎如白晝，二鼓後復登西城麗譙望祁連大黃諸山，蒼莽映月，作深青色，外有白烟淡蕩籠罩，如在紗縠中看碧海青天也。萬籟闐寂，忽北山有隱地而噪者，有呼風而嘯者，稍頃呦呦之聲遠近相和而哀以疾，土人曰：此虎狼逐麋鹿也。隻立高樓之上，風利如翦，重裘幾不能禦，步月歸來，呼店門入室，汲井水煮茗，飲罷就枕。

韓子朱子人皆稱其闢佛，韓子見道過於賈誼史遷，於孔子爲升堂高足，於佛氏則爲門外漢。老氏殘忍，佛氏愛戀，正是反對。韓子原道欲攻佛而不能，道佛之所以然，牽引老氏一二忿世嫉俗之言以爲賊證，是於老佛門徑尙未認清，安能掘其病根。至佛骨一表，更是諫君，非闢佛也。朱子深於佛理禪悅，並不自諱，大學明德註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試問虛靈不昧是何物，孔門中有此妙諦否？具衆理應萬事六字已包括大乘華嚴楞嚴全旨，姚江心卽理也固是卽心卽佛，朱子亦云夜半聞鐘聲，心中便把握不住，試問因何把握不住，祇是聞得鐘聲好，便一心要去學佛耳。韓子強作解人，便流粗淺，朱子深識道妙，遂證圓明，學者可知所從事矣。

古聖人制樂，八音以次而成，土木無音而強取之以調諧金石，取清濁相生之義。佛生西方，作諸法器，木魚外多取金音，金最洪亮透達，易於感人，佛誠解人哉。

五色生於日，八音生於風，風日中自有五色八音也。色生於光，黃白爲上色，音生於氣，金革爲洪音，錦繡纂組映日而愈明，鐘磬笙竽得風而自響，制器尙象，皆就天地所自有者以感人而養人爾。

蒙番迷信佛教，庫倫青海西藏其大喇嘛皆曰活佛，詔爲能知來生。青海活佛曰章嘉呼圖克圖，位最崇，是爲國師，曰察罕諾們汗，皆稱顧什汗後身，將死必自言來世生某方。圓寂後左右於其所指偵訪，

凡人家生子皆記之，稍大悉抱養寺內，哺以乳粉，教之識字誦經，取寺中世傳寶物及前佛生平愛玩之品雜陳，令其抓認，抓得一二或三四，擇其數多者留於寺，再抓亦如之，統計尤多者定二三人，俟十四歲後辦事大臣奏聞，送入京欽天監，擇日詣雍和宮拈香誦經，將各法名置寶瓶中拈鬮，拈得者引見，加封號嗣位。皇上登殿受賀，留京至十七八歲後回青海，居移氣，養移體，儼然王公風度，羣以活佛奉之，進金銀珍幣逾鉅萬，活佛乃往西藏朝大喇嘛，亦以金幣爲贐，由藏回則功德道行顯著，人更頂禮之。其實活佛驕奢淫蕩，無所不至，左右每逢其惡，利其速死再立，藉以漁利，故活佛多天，奈番民敬信，亦因其俗而羈縻之也。

夜宿

天遠風雲出塞，日暮牛羊入城。開門黃山雪照，到牀黑水月明。

山丹道中

祁連山畔石盤陀，半覆白雲半綠蘿。楊柳遮天迷紫塞，桃花滾雪下紅河。胡兒鬢髮悲風動，羌女胭

支豔色多。笑索銀瓶供一醉，那堪更聽隴頭歌。

十一日晴，早冷午暖。已初出古城西門，行四十五里，至甘州，進東關，入南門，至王府街住客店。出古城，初行溝道甚平，十餘里後下沙灘，路平而數阻水，上坡至二十里舖，不遠又下灘度水，復上坡，大道坦易，村居烟樹相望，共過土橋六，第六橋卽東關外濠，有牌樓題張掖古郡四字，城垣整齊，不如涼州之雄壯。途中輿夫數罵途人不讓道，余痛斥之。天下無弱者也，有強者出而弱者乃見，弱者靜與退之象，天下之所以安且治也，有強者較而弱者不能立矣。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弱附於強，雖弱亦強，輿夫與途人等弱也，而輿夫每欺奴途人，附於強者也，弱肉強食，萬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惟人可弱，國不可弱，弱人附強人，雖強亦弱，猶之弱國附強國，終必爲強者所併爾。甘州白米極佳，煮粥消化而濃潤，有脂膏，水煮茗極甘，所以宜稼穡。西來水土最佳，惜荒地未墾，地利不盡，抑誰之責。上米每斤約三十文，銀一兩換大錢一千二百餘文，每百足九十。

十二日晴，早冷午暖，住一日。購米五百斤，煤六十斤，煤易然而多煙，灰色深黃如蒸栗，能以嵐炭之法先燒去煙更佳。張掖令李君含青萃庭送酒肴，張掖、武威、隴右劇邑。過甘州柳色青紅有春意。

將晚同一老步至宏仁寺觀大佛，重樓九楹，矗立城西南隅，荒煙斜日，中外無繚垣，守者出門不得

啓，徘徊久之。樓面西，南北長七十步，廊各五步，東西深三十一步，廊各五步。將歸，遇鄰翁縷述大佛靈驗，能禍福人，余笑語一老曰：我輩不知大佛能禍福人，故能到此見大佛。五方之民，賦之於天者，同性善也，而剛柔燥濕不同，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而教生焉。黃帝始言道，論語言學，中庸言教，有道始有學，有學始有教，孔子乃宗教之正而大者，不謂之教不得也。凡宗教皆有流弊，須辨其是非，究其利害之所至，孔子之外，曰老，曰佛，老子道大，原本黃帝，孔子贊之，經聖人論定者，不可生異議，其開宗立教之人，所言有獨至而其道無不包，後之人不得其傳而傳之，歧而異馳，偏而不全，流弊所以日滋也。孔子爲儒，儒亦豈能無弊者，但不至如佛老之甚耳。佛若得見孔子，孔子亦必視之與老子等，不菲薄也。佛果受孔子戒，當不在顏子子思下。儒之精以勉君子，佛之粗以警愚人，其意同而所以行其意者不同。老子道大，然後世權謀智術，機械變詐，慘礪少恩，皆老子之流弊也。愚人不知聖教，不畏王法，而畏天堂地獄，故魏晉以來，以儒治天下而佛老並行其間，至今蒙番萬里，竟非佛法不足羈縻，其治雖不隆，而其搖蕩人心，整齊號令，似過於儒。佛之言推明性根，性根之大者無過於五倫，乃獨廢棄五倫，自捨所愛以愛人，是佛之大過也，故流弊所極，至無父無君，惟日顛倒於死生禍福之說，而迷失漂流，不知所止，非佛之本旨，亦佛有以啓之也。佛之說理，精微透露，過於老子，而切己體驗，格物致知，堅苦直截，又過於莊子，而無放

言侈議之弊。佛之身分造詣，在莊子上，莊子處極亂之世，暴君汗吏，民生塗炭，故爲忿世嫉俗之言以激動之，其論至高，遂不免於智者之過。莊子之意肆，佛之意謹，莊子狎天，佛畏天，莊子之言汪洋汗漫而多自得，佛則踉蹌斷斷望人之心，悲以墊，逃儒而之他者，寧爲佛勿爲莊子也。儒之外不能廢者，其佛與老乎。荆公謂無所不讀，彼致其知，故能有所去取。二氏之說，其精深實足以鑿人心，凡精深之旨，儒者皆可以爲學，學之有得，取其精以養身心，而以其餘治事理物，裕如也。然爲老與佛之說，亦各有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在儒者不能純一於儒，其以老佛爲九流之一也可。韓氏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大禹治水，導江淮河漢，而天下之支水盡入江淮河漢，以歸之海，有孔子出，雖卮言曲說，猶將陶而鑄之以偕乎大道，況聰明睿知如老與佛者乎？吾知儒者必能鎔而化之，以存其真而發其醇也。抑又聞之，佛生於印度，成於蜀之峨嵋，而行其教於西域、印度，得儒者傳之，禪學盛佛法乃益光明，而其真轉晦，另有說。

先主爲關張與東吳失和，猶是豪傑性質，然其識量不能包舉字內，已見於此，臨崩深自悔悟，知後主愚闇，絕非吳魏之敵，故遺命令武侯自取，後人以爲梟雄猜疑，不但不知先主，並不知時局也。武侯隆中之對本自了然，及先主與東吳失和，大局顛危，已不可收拾，武侯竟無下手處，和固亡，戰亦亡，武侯已

早料定，故寧守正而亡，以告萬世。使我處此，必變計以求存，終亦必亡，愧武侯多矣。先主重關張，百倍於武侯，然即亡於關張，武人不足與共大計，可爲殷鑒。

過甘州

萬帳雲屯羽矢鳴，窺邊胡馬朔風生。唐兵已築龍駒島，漢治猶傳鸞鳥城。

帝命左侯收隴阪，天

開右臂壯燕京。名王冠劍朝

丹闕，灘草牛羊臥月明。

駐甘州一日

臣罪真無狀，君恩許薄遊。斷橋支弱水，美酒醉甘州。臥佛慳青眼，勞人易白頭。壯懷輕萬里，到處足淹留。

十三日晴，不冷。辰出甘州西門，行二十二里，至下崖子午飯，時已過午，避水繞路有三五六里。午後行五十里，至沙河堡宿，殘更夜火，土鏗蕭條，旅鬢梳風，愁腸量酒，夜曼曼其若歲兮，蹤履起而彷徨，客況可念也。出甘州行十五里，至謝家灣，向北傍弱水東岸行里許，下灘過土橋，水色深青，流澌甚急，土人

呼爲黑水河。轉向西行灘中，水洩紛歧，曲折往復，過土橋五六，涉小水十餘，行八九里上岸，有樹木，北有白塔一。至下崖子，復行沙灘，多碎石，上坡積沙成山，行沙中約二十餘里，沙隨風移，墩屋埋沒，而地質堅硬，沙泥黏結，高低碌碌。至沙井驛，小坐卽行，漠野平迤，村落煙樹相望，土地膏腴，約行十五六里，過沙河，河灘寬三里許，近西岸灘水迷漫，晚結薄冰，踐之齧齧有聲，上岸卽沙河堡，月色已照人矣。

楊園先生隱居求志，閤而彌彰，集內如訓子語、備忘錄、讀經讀史各記及簡札，語有斷制，天理人情，爛熟胸中，下筆必有益世道人心，美不勝收。惟讀後語論杜獻公、許武舉、陸南金數則，似稍過。獻公處人倫之變，欲以恩禮彌綸缺陷，許武舉、陸南金處，叔世薄俗，猶能圖晚蓋，尙俠行，亦可謂難矣。若過繩之，似非誘人爲善之意，儒者於此等事，心知其非，但存而不論可矣。

甘州自三四月後，地質柔軟，以足蹂之，隨有水出，城內房屋牆脚，多不堅實，田內開渠，自然有泉溢，近河灘處，枝流小渠，縱橫礙路，皆放田水入河者也。據下崖子土人云，由此向南，復轉西南，直隸出關，距和闐于闐境七日程，但爲上海卽瀚海有沙所阻，人畜每陷沒，曾至其地，平沙細軟，試以小石擲之，與投水同，眼見沙中生漩窩，石卽不見。

有物焉，視之而形天，聽之而聲眇，細於游絲，利於麥芒，急於飄風，速於掣電，行無轍跡，過無留影，萬

牛拽之不能住，萬矢追之不能及，其力足以銷磨金石，馳逐風雲，驅使江河，傾側日月，人或視之而盲於目，聽之而滑於心，余故表而出之。途次攜一時表以定朝暮，度行路遠近焉，悉數之，芒針行六十秒爲一周，刻針爲一分，十五分，時針爲一刻，芒針行六十周，時針行四刻，爲一小時；即一點鐘合十二小時，芒針行七百二十周，以一晝夜二十四小時計之，芒針共行一千四百四十周，得八萬六千四百秒，一月得二百六十八萬二千秒，一年得三千一百四十萬四千秒，朔閏以此乘除之。嗟乎，一秒至微也，秒與秒續而成分，成刻，成時，成日，成月，成年，以至億萬斯年，皆一秒之所積也，人生幾何，能勝此一秒乎？夫一秒者，猶之一呼一吸、一念一瞬、一彈指、一刹那也，而權衡度量，方圓規矩，天經地緯，兵刑錢穀，禮樂射御書數，萬事萬物，無不於此一秒基之，是至費者惟此一秒也。東坡云：『自其變者而觀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天地有盡，終必爲此一秒所窮，而況於人乎？秒之象小過而大過，逝者不返，何以使之復而知所止也？秒之數本一以極萬，盈者必損，何以使之轉而抱於一也？秒之幾，即去即來，有去來，無現在，何以使之住而不相劫也？禹惜寸，陶侃惜分，爨秒成分，爨成分寸，秒之時義大矣哉。

過黑水沙漠至撫夷城

卅六國中親往還，荒唐舊說一時刪。流沙穴地真成海，弱水滔天欲撼山。西去關烏頭盡白，東來宛馬汗皆殷。倦游小睡崑崙頂，應被羣仙笑我頑。

十四日晴，不甚冷。辰正西北行四十里，至撫彝廳城午飯。出沙河向西北行，野曠路平。過花牆堡，二十里至古塞堡，有古廟已圯，壁畫土妖木怪，詭形罔象，村氓膜拜句福。過此入沙漠，浮沙際天，無村落草木，車陷深窩，并兩三車力拽之方出，偏南沙漸少易行。二十里至撫彝廳城外飯旅店，廳官長白文杰送酒肴，關內沙漠浮沙尙淺，下有地質，故能行，至瀚海中央，則沙深不知其極，有沙無地，故易沈溺。午後行四十里，至高臺縣，宿東門內客店。出撫彝城，西行平曠，間有鹹地，十五里過雙泉堡，又入沙漠，行十餘里，惟見烽墩巍立沙際，至八里舖後，村落樹木，一望蔚然，經平灘，淺草離離，春深當如青氈氈也。草灘路左，輞水沮洳，高臺附郭，居民甚盛，林木尤密，雖枯幹纖枝，而蒼蔚之勢莫遏，連夜月明如晝。

過撫彝城

王驥 蔣貴 邊功一代無，梧桐林下射羌胡。至今黑水青華路，過客猶尋金僕姑。

十五日晴暖。卯正出高臺，西行五十里，至黑河驛午飯。出城初行，路略高，左右皆灘，過月牙湖土橋。

長堤至八里鋪，村堡連綿，路右有鹹灘，望之如霜雪。過臺子寺爲西涼李嵩臺故址，上有廟宇，望南山相距約四五十里。二十里過宣化堡，自此至羊達子堡，夾路村莊煙樹，連綿十餘里，沿途小渠如縷，水溢於路，時有泥濘。過羊達子河，經沙漠，平曠易行，至黑泉驛時已未正。驛內有火神廟，白楊臥地，風聲蕭瑟。飯後行二十里，均沙漠，至花牆子堡，經馬尾湖，積水清澈，輿夫取飲，余嘗之味甘甚。途次時有水阻，沙爲風颺，作水浪紋。沙上有生鹹者，黃白參差，映日慘淡，堡外居民無多，客店極卑陋，堡內烟戶寥寥，詢之士人，有二百餘家，皆小戶蝸居，小兒十歲以下者不著褲，上衣亦不蔽體，皮色黑暗，老幼皆然，不知洗濯，或謂無水所致。余觀自甘州至肅州，除沙漠外，徧地皆水，惜無溝渠以蓄之，任其橫溢道途，知放水而不知蓄水，徧地膏腴，荒廢不治。又謂因土性鹹澇所致，余沿途恆取灘水試之，甘者十居七八，間有鹹地，果引水冲洗，三二年後必成沃壤，歸咎土性，真是夢夢。民不知耕，官亦不課耕，天生養民之上腴，任其廢棄，致小民貧苦，幾類牲畜，民性愚惰固不足責，而數千年來竟無過而問者，可哀也。必須由官相度土宜，辨肥瘠，制鋤犁，備籽種，教之督之，十年後民享利益，知衣食飽暖之可樂，囚首垢面之可恥，饑寒交迫之可憂，自必翻然變計，風氣日開，若大府愛民以飢溺爲己病，籌資百萬，卽出吾民於顛連水火而登之衽席，豈不美哉。卽就甘省牛羊毛土貨核實抽收，一年增十餘萬，十年足以濟事。關內數百里樹木，只生白楊紅柳

沙棗三種，紅柳沙棗無大株，老樹皆白楊也。沙棗枯屈無直幹，所生棗小而長，紅白二種，食之乾鬆如粉，咽喉不下，土人以之蒸饅頭，有甘味。江南廣東樹木枝葉多旁生橫蔭，河南以西之樹均蓬蓬直上，拔地參天，一縱一橫，土性使然。馬尾湖水鴨甚肥，不知避人，人亦無食之者，民風蠢蠢，鷗鳥亦忘機也。

蘭州來大車，輪高四尺五寸，牛駕木輪高五尺三寸，兩輪相距寬六尺五寸，出關加寬一尺五寸。

十六日早晴，頗暖。路平，將午北風其涼，又窳陰雨。出花牆堡，平沙無垠，迴不見人。沙中生馬練草，右山略近左，見山影杳杳冥冥，右山下有白光如匹練，弱水成冰也。十餘里上沙阜，形如崗巒，陶公子脫輻處也。有古廟，沙堆多細石子，約數里，沙盡行荒磧，高下崎嶇，八九里過水灘，鳧鳴有聲，上坡至深溝驛，午飯，共行二十七里，不啻三十餘里。午後杲杲出日，出店西北風大作，四人幾不能拽一輿，塵沙漲天，行荒磧三里，但見枯草。芨芨草 馬練草 稍滴，映日慘白。五里有烟墩，過雙泉墩，土屋數間，閉戶無人。午後行三十里，將近鹽池驛，過一灘，土人開小渠引水，撈水面之滴，晾成鹽，夏日爲陽光所蒸，有水即鹽，隨鏟卽是，色白粒大，沙未淨，味不厚。午食乾餅，右車第二牙損其半。生平用齒處多，用舌處少。退之云，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爲柔，悔之晚矣。驛爲鹹澆之地，於沙中挖坑，深三四尺，浸水飲之，尙甘。荒店三四，院內土深尺許，老少無洗面者，童子赤身，黑滯如鐵，抓之有聲，南人以水爲浴，西方則浴於土，不但綺羅腴甘不可得，卽布帛

菽粟亦不足適口體，天何厚於東南而薄於西北，至此。余究以風氣不開，由於教化不先，果誰之咎也。住行館，比之客店則在百尺樓上。連日長途困乏，明日百里，宜破站作兩日行。

鹽池在驛南，遠望明河一片，近之則平地積霜雪，鏟之鹽也，稍深即泥污，經雨盡化爲水，晴久日烈，產鹽始多，每年售兩萬餘貫，完課六百貫。

柳子厚蘇東坡詩文瑰麗雄偉，韻頗千載，而胸襟廣狹，迥不相侔，同謫荒陬，子厚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東坡則以夜臥濯足，晨起理髮，爲謫居三適。吾三年來，雖在囹圄，道途促顛沛之時，必洗足而後就枕，嘗語兒輩，學者看書習字，見客治事，固有一定程度，即起居飲食語言寤寐之細，亦當視作日課，不可草草。吾嘗留心體驗，日行細事，偶有一事違失常度，必有小疾患或小愧怍隨乎其後，三十年來，未之或爽。洗足水宜微溫，若過溫則升發湧泉穴，陽氣上冲丹田，命門易動陽也。

十七日陰雲微風，已初出店，曠野枯寂，二十五里至苦水墩，土屋二三，木輪牛車五六橫道旁，臥駝十餘，蓋運鹽所需。過此入荒磧，土坵墳起，荻葦蒼茫，路平。十五里至雙井驛，已未正，飯後即留宿，驛內二十餘家，客店三四。

自潼關西行，凡經過之路曰山，曰水，曰河，曰坡，曰埂，曰平原，曰曠野，曰溝窖，曰沙灘，曰水灘，曰石灘，

曰草灘，曰沙漠，曰沙磧，曰荒磧，曰高阜，曰水汊，曰城堡，曰邊牆，曰山峽，曰沮洳，曰汪洋，此其大概也。肩輿一點鐘行十里，速者十二里。關內白草荻葦被地，而土人炊爨，專採紅柳，乾焦易燃，十錢足供一爨。雙井汛駐紮把總孫昇平，帕首韉刀來見，命之坐不坐，恐誤以余爲達官也，告以所從來而執禮愈謹，詢之乃皋蘭人，從左文襄營，屬董軍保都司，出關四年歸，晚來談甘省回亂克復事甚悉。次日乘馬，送余十里外，爲之悽戀不已，過客多矣，何獨於我鍾情。屈子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又『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情至語令人魂消。雙井驛北爲金塔山，再北入蒙古境，南爲祁連大雪山，山南卽西寧青海，在西寧之西，雪山有澗水下注，卽討來河源，土人前往淘金，四月往，七月卽歸，寒不能禦也。鹽池至雙井均沙漠，雙井西頭有關帝廟，東廊懸鐵鐘，高約二尺，明時鑄，文曰大明國行都司鎮彝守禦千所，雙井舖崔廷振百戶某某造。是日日落，忽爲雲籠，天色慘白，入夜月明如晝，睡餘支枕，反側待旦。

左侯入隴，以涇州平涼爲中路根本，分兵北入寧夏，搗金積堡，馬化澂踞之，本靈武西夏形勢之地，化澂又引黃河秦漢二渠爲濠三匝以自固，後督金劉董張等軍挾土木填濠入，復掘水灌之，始拔，西南下河州，收西寧，其悍匪均竄肅州死守，左侯以大軍合圍，久乃克之，白彥虎由西寧大道遁關外，過肅州，馬四招之不赴，語其黨曰：肅州孤懸，勢難久踞也。初公戡定秦疆，馬化澂擁衆，陰持兩端，以求撫爲名，統

兵大員信之，廷意頗爲所動，公洞燭其奸，以剿爲撫，逆謀遂著，及關隴肅清，因西域阻遠，族類屠雜，兵力難以包舉，又恐鄰邦干預，頗有主持閉關之議者，蓋不知天山南北關係西北全局也，公力主用兵，卒竟全功。余前論馬班優劣，謂馬遷高於孟堅，不在學而在識，公之平定西陲，亦不在勇而在謀矣。

十八日晴不冷。寅初行，出雙井西行，均沙漠荒磧，遍生白草，高三四尺，土人以之織席搓繩，見水愈堅勁。行二十餘里，入黃泥灘道，右有長渠，水清澈，途有沮洳。二十里至黃舖，土屋三家，入楊媪家午飯。媪一子一媳二孫，室中米鹽罌餽悉具，子媳謹順，種田六畝，媪日抱孫怡如也。天地間物無鉅細，人無貧富，智愚皆有自得之趣，在居易安命耳。余素見及此，經憂患後方深得此樂。舖南有大烽墩，飯後行二十里，至臨水驛宿西門外客店。雙井南爲大白山，卽祁連崑崙一體也，北有土山，綿長三十餘里，色紅黃，土人呼爲大紅山。雙井東西百餘里，三四月無雨，至七八月連雨不止，遍地沮洳，但便騎行，車不得過，地多硝礫，白草外復生白刺，曲節蒙茸，枯白多刺，類關中酸棗，至黃泥舖，始間有耕者。

曉行

畫角風燈夜五更，邊城殘月映長庚。驅車直過呼蠶水，索乳羝羊三兩聲。

十九日已初出店，下坡度臨水河，過兩橋，上岸行平原間，有細石子，北望匹練平拖，玉龍橫臥萬丈者，大白河也，南望白雲，嵯峨極天，西連塞外者，大白山也。夾道楊柳將穉，青紅鬱鬱，平地無點雪而右河左山，積素浩然，白山白河，不虛也。此景奇麗，安得李成惠崇合寫一幅。白河一名北大河，卽沿瀨河，出州西祁連山，西北流折向東流，經州城北，下流與臨水河清水河合；北出邊牆，經金塔廳西，又折向東北，至將軍營盤，與黑河合焉。又行二十里，至二十里舖，荒店三家，午飯。飯後行平原，十餘里後，逼近右河，河水清澈，岸多紅柳，過兩橋，皆南山澗水來匯大河也。又行十餘里，過酒泉，下與一游亭臺，均左侯建，前爲清勵樓，樓額左侯題，樓上南簷有聯曰：『中聖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憑欄遠眺，南山晴翠，盪胸撲睫，樓上伸兩翼，立柱架板爲閣道，通東西兩墩，西墩古木二三株，寒鴉鈎喙。樓後爲方廳，題額『大地醍醐』，聯曰：『甘或如醴，淡或如水；無卽學佛，有卽學仙。』均左相撰書。廳後向北爲明廊，可望酒泉，後池廊外爲涼篷，東西粉壁大書龍飛忠孝四字，篷外繚以短垣，垣外數武有方池，甃以文甃，甃甃淪鑑形，細鱗可數，酒泉也。掬飲之，味甘冽。泉北有三大池，中池略小，夾堤植楊柳，通池北一亭，東西二池，綠水平潭，灌叢翳浦，滄波渺然，殘雪掩映，夏月柳暗荷明，蒹葭彌望，清趣可想，惜風日摧蝕，大半殘損，左相去今未幾，已無復曩時盛概，令人愈深召伯甘棠之思。行二里許，入東門，至大十街北客店住宿。

二十日晴，風冷，向肅州收符君領車銀，每乘四十兩。平番所僱一車止此，現另僱接裝一車，至新省須八十金。

肅州東關外酒泉之西，有白塔五，乃左侯攻城時陣亡將士忠骸也。肅州爲回會所據，死守屢挫我師，左侯西征，惟金積堡肅州力戰最久，精銳喪過半，兵家以攻堅爲戒，信矣。然自有辨，若賊勢尙盛，失陷猶多，又爲敵所盤踞，必爭之地，在我得之亦無補大局，儘可緩以圖之，聲東擊西以孤其勢，若窮寇無歸，挺而走險，不得不出死力以相抗，聚而殲之，便爲犁庭掃穴，此雖堅城，在所必攻，只在度緩急，布遠勢以困之，時至則克，如左相拔肅，曾忠襄下金陵，同一勢也。肅州復後，從此出關，望風納款，皆攻堅之力。自古用兵集大勳者，不外攻堅納降二義，二者均有流弊，神而明之存乎人，非攻堅不能納降，惟納降乃可攻堅。左侯於金積堡肅州二役，皆用董字三營精善五旗爲前驅，而以大兵督之，故收效速。白彥虎出塞，劉襄勤遣師追至賽里河，今蒲犁地僅十餘騎，已爲前隊所獲，白曰，爾等與我皆有舊，我爲爾等立大功，致富貴，似亦不薄，何相迫之甚也，衆乃縱之去，而以迷失道歸報。

出肅州向西南，騎行二日程，渡一大澗，綠草蒙茸，至南山外山，踰四五嶺，下嶺入深澗，澗水洶湧，怒號，亂石星羅，踐石而過，達岸卽南山也。澗邊荻葦彌望，山根大石壁立，斧斫劍劃，斗絕峻嶒，石罅有小徑，

土赤如丹砂，攀藤附葛，獸跡不交，猿猴爲愁。行七八里，石壁如前，鑿爲梯，高百級，緣梯而登，其陡礙眉，石上平地幾百畝，松柏森立，大者數十圍，長百尺，小亦合抱，林間微徑一線，或斷或續，五六里起一小峯，青葱如繡，沿峯下行二里餘，上豁平崗，下臨絕澗，瀑布乘巖，懸流射注，水聲瀧瀧，俯視黑暗微茫中，如怒猊奔壑，跳龍挂天。又行八九里有高峯，南山主峯也，石愈惡，行愈難，幽造垠堦，漸歷夷坦，有大石平如砥，似人工剗削。及頂復下嶺，南行二十弓，懸崖如堵牆，高幾百丈，梯與前同，梯盡得盤石，廣百餘畝，石笋高低人立，笋尖負雪，如罩白帽，石縫徧生古松，蒼翠入雲，石盡溪橫，翼以大石，彎環疊接如橋，跼步勇躡，清冷洞觀。過橋陟石級十餘，得平臺，臺南有室，覆以片石，深二十餘丈，中一龕供二石人，形狀古質，不辨何神。室後萬松高聳，風至如殷雷，震動崖谷，林中有大池，岩壁層立，如孟之仰，積水含霧，清深澹澗，日影正照，炯碎射目。或曰，內多積金，人不能取，閉闕險遠，土人少有至者，相傳爲月王宮，此達蘭師言也。按漢文帝時，月氏爲匈奴所滅，保南山自守，爲小月氏，此其故宮歟。

董字三營者，董福祥張俊李芳良，初跳梁於秦隴之間，爲劉忠壯公所撫。精善五旗者，崔巍余得彥畢大才馬鎮國李金良，皆鳳翔悍回，劉襄勤公攻西寧時，就撫，從襄勤攻克河州，回酋閔殿臣功最著，後拔肅州，平新疆，皆有功，其黨衆悉安置秦州清水縣境內，墾地經商爲民。

達蘭尊師

西域人隨某王
朝京師始歸

寶笈雲籤好護持，星冠羽佩下丹墀。甲神祕殿傳金籤，壬女瓊漿進玉卮。春雨孽龍歸鉢後，天花魔母授經時。聖皇不重青詞選，特放還山作大師。

二十一日晴，風冷。買貯水木桶一，木炭五十斤，烘餅極佳，軟而脆，弱似春酥，白如秋練，尙不足盡其妙。所住店院廣數畝，虛無一物，夜半起視，缺月孤懸，積雪在地，雞犬寂然，一片小戈壁也，何必出關門哉。

今日得 家大人自無錫致書，諄囑慎風寒，耐勞苦，檢察身心，老人眠食如常，勿以家事爲念。憶乙未冬由陸豐調番禺，臘盡抵省，家君亦來粵，命之曰：首縣繁難，爾一事不檢，一念自欺，隱則損德，顯則損名。福言體弱恐不勝任，家君曰：體弱者志氣衰也，爾能立志鼓氣，何弱之有。癸卯八月初見收，大

人手諭曰：君子處患難，如五穀之得雨露，松柏之飽霜雪，在物則生，枝葉花菓，在人則成德慧術智，乃一生極得力處。天既厚待我，豈可妄自菲薄，惟心要定，氣要平，不可絲毫紛亂激昂。自問平日無愧怍處，則心自定。嘗念橫逆屈辱，磨礪英雄，須委曲忍受，能忍則生，不忍則死，自然氣平云云，可謂深切著明矣。乃不肖於心定二字尙能強持，而兩次對簿，語多忿激，幾蹈忘身及親大咎，亦平日養氣功夫太少，有以致

之，追悔何及。

倭文端日記，毀言於己最有益，可以藉茲鞭策，推之凡不遂意處，皆鍛鍊身心實地也。余三十以前最自是，遇不如己者尤甚，有時理屈，口雖不言，而心裏仍是不服善。一日讀左國至『惟善人能受盡言』，始痛自省克。四十後病根尙不除。甲辰三月，家君寄諭曰，爾到此時，肯服善否？聞之惕然，今接家書，猶引文端之言教戒也。

肅州城外晚步

繞郭崑崙玉作屏，酒泉買醉不須醒。黃沙白草邊城暮，一樹垂楊帶雪青。
天上將軍下玉關，堅城百戰幾人還。鶴鷗夜夜嘯荒月，白骨春蕪血尙殷。

二十二日晴，不甚冷。午後同杏如至顧樓，門扃不得入。東西大街市面尙盛，餘多土屋，無廣廈，同治間回亂，爲百戰之場，漢回幾盡，至今三十餘年，元氣未復。有頭巷二巷者，素稱烟花藪，今過其門，弗屋土鏗，人面塵沙，雖桃源依然，漁人將望而卻步矣。予生五十三年矣，襦襜初離，菑苻不靖，驚心烽火，潛跡雲山，在竹籬菲舍青燈黃卷中二十年，在清尊檀板金題玉躑中三十年，垂老投荒，隻身萬里，冰天雪窖，轟

幕穹廬，羶酪充饑，塵沙眯目，極人世未嘗之況味，而憑長城，臨瀚海，昔讀禹貢、山經、水經注、西域匈奴傳，一水一山，疑在海外天上者，今皆親歷而憑弔之，意有所觸，抽毫爲詩，與漢唐塞曲、鐃歌爭席，亦足自豪，尙何寵辱得失足撓吾胸乎。

昨日晚友人招飲，散席登車，所置豹皮墊已爲人竊去，僕請再購，余曰：不生不滅，不有不無，今日之無，前日之有召之也，是區區者本非我所固有，固無而無，已還本無，若仍不悟，安知他日不再無也，卒不購。

二十三日晴暖，午後偶出游，遇北鄰謝翁，年七十六矣。城東關人，自述回亂時，家有母妻四子二女二弟，弟年均及冠，長子同，幼者十六。回初給城入，逼漢民爲守城出戰，一弟死焉，未幾其次子亦上城中，斃死，官兵攻城日久，食盡，母妻二女餓斃，最後合圍，攻愈急，人相食，其曾邀漢民出求降，率其三子一弟去，至大營，竟不歸。出城時各於紐扣系紅藍縷爲誌，其弟截髮二寸，曰：不歸，以此收吾骨。城復數日，僅於南門濠上檢一衣系紅縷，乃第三子所服也。今續娶生一子，年二十五，已抱孫，藉以自慰。語畢，漣然，指東城垣曰：某處爲吾子，吾弟死所也，重言之曰：回來，不從便殺，官兵來謂是叛賊，亦要殺，從何得生，掉臂不顧而去。同子芳杏如介侯登顧樓，西望嘉峪關長城，如指諸掌；南山北麓有絳色土山，卽文殊山，其上有

文殊院，住行脚二三百，經唄甚盛，昔人謂之西來洞天；其西北黑山卽紫塞也，長爪郎句，『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本用焉。支山紫塞故事，注者以長城當之，並引隋長孫晟傳語爲證，失本旨矣。南山亦名崑崙，產松柏紅柳。車價每乘九十金，榮廉訪在此僱八十金，官攬頭知行客不能久待，串通爲難，以索重價。

有友至肅州，攜前三日

上諭，近有人倡排外之說，

聖謨洋洋，剴切訓戒，竊謂天下之治亂，

視夫人心之動靜，髮逆之亂，蔓延十餘省，十數年乃平，而人心靜夷，日望太平，從無敢創非分之議者，乃內亂已平，外侮日逼，屢陷顛隳，稍安旦夕，仍無悔禍之實心，自強之本計，而日曉曉焉欲以口舌逞能，汪洋恣肆，得無有濬其源而助之波瀾者乎。

友人言某某近投某帥重用，余曰：此非人才，但鑽營利祿耳。督撫須用才智求利祿者以共功名，須求淡泊超然利祿之外者以磨礪身心，中興將帥，曾胡二公能之，近日疆更好士者，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或取一二佳文字玩弄之，次則聚諸便僻佞柔惡少年，縱酒睢盱，恣行不義，國事將何賴哉，可痛也。

或謂咸同間曾胡二公治兵，天下人才盡歸之，文正數歷最久，帷幄中尤極一時之選，鹽車下駟，王

良挾策從之，便成上駟。余曰：然，但爲文正所招致牢籠者，皆第二等人才，猶有志利祿者也。益皋、伊傅是第一等人才，伯夷、叔齊、顏子、子思、孟子更駕而上之，巢父、許由、莊子、陶靖節在益皋之次。唐漢以後，安有第一等人才，以今日人才能了卻今日時局，便是脚色。雖有第一等人才，亦無從著手。文正雖下士，遇不要利祿者，便無如之何。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君子當自審所處矣。

湖湘中興將相，曾文正是第一流，有三代氣象。胡文忠經綸草昧，比烈武侯。若論才識遠宏，文忠而後，左文襄其庶幾焉。此外惟彭剛直差解事，雖氣質未純，功業亦平平，而自知名，立脚高，如文章後半出落有精神，亦開徑自行者，欲再求一人不得。

儒者立論須高深平實，攻之不破，近日厯言害道，幾於洪水猛獸，自余視之，只電光石火耳。壬辰春過天津，晤吳摯老，適李文忠延范肯堂教其公子，吳范交最篤，余往來其間，常劇談以爲樂。文忠偶有不適，必延西醫，摯頗精西學，謂西醫精微，爲中醫所不及。余謂中國醫理最精，泰西醫法最精，未可偏廢。文忠講求時務，風氣大開，摯老遠識，頗注意西儒哲學，謂西學愈新愈好。余曰：泰西古不如今，格致理想愈求愈精，將來更有不可思議之處，若中學則今不如古，愈古愈好，中學精華，導之於二帝三王，而孔子集其大成，周秦諸子則各得其一體，嘗讀六經，竊嘆三代以前於各種科學皆造極點，西人新理多與之同。

要亦西儒心得，非沿襲中學也。惟中學一人精思開其端，未合衆力以求其極，若斷若續，久則淹而不傳，西人長處全在合衆力以求一事一物之成，既成則守而不失，又有人焉觸類旁通以竟其緒，且精思而能實驗，不尙空談，不吝功力，必俟其成而後已，既成之後，其法均易知易能，利於日用，此中國之所不及也。喜新者見今日之窳敗，遂並古學而唾棄之，未免隘陋。初廢八股爲策論，余在南海試士，曾有變法不如復古之間，辛丑 詔中外議新政，惟南皮張制軍覆奏，意重復古，近日讀書種子，曾文正後自南皮爲巨擘。近見王晉老箸述，於學校民政憲法諸說，探本窮源，宗法三代，有新理而無流弊，高盧梭孟德斯鳩輩遠矣。秦制好是古非今者族，此李斯之大惡也。予生與之反對，必爲李斯所不容，亦從吾所好而已。

十四日晴暖，車已添僱，將棉衣薄裘檢出，備途次用，擬明日行。午後同友人至金公祠觀劇，金公順伊犁將軍，幫辦陝甘軍務，諡忠介，懸照像。由蘭州僱四川轎夫送至肅州，明日出關，改坐大車，將輿夫工價給清，賞酒貲銀四兩。

江南既平，曾文正督兩江，李文忠撫吳，涂朗軒制軍方守江寧，吾皖老輩多客金陵，家君所交，如吳拙修陳虎臣何子永陳作梅江待園洪琴西周玉山甘雨亭潘藜閣諸君子，皆以道義相契合。文正求

賢，不拘資格，常命朗帥網羅遺逸，收之計筴。凡錄用者，朗帥先造門請見，道文正之意而後具檄，檄下復造門，次日便服隨朗帥謁文正，坐巡捕房，不入官廳，所辦皆善後要政。時予侍家君讀書小倉山下，顏魯公祠，親見諸老趨公，布衣草笠，如田舍翁，未嘗輿馬炫燿也。家君與友人書云：我輩今日有道義金石之交，朝廷他日方收腹心干城之效。又曰：君子在野則有朋，在朝則無黨。又戒福曰：莫將交友看作細事，多交君子，今日有益身家，將來同升諸公，即有益天下；多交小人，今日害及身家，異日援引倖進，必流毒天下，皆本原之論也。昔東坡不得見范文正公，讀其墓碑，至流涕曰：豈非命也歟。小子不自量，於曾文正公亦云然，讀其文章，慕其爲人，而益悼世變之不能自己也。范文正後，司馬文正明王文成最著，道德文章，媲美而勳業過之者，惟文正一人，以功論當配享，以德言論當從祀，配享須出自朝廷，從祀則可以奏請，即緣范文正司馬文正王文成爲比例，萬無駁理，此舉固增重文正，而奏請者更附驥尾而名益彰矣。

文襄駐軍肅州，將出關，一日董軍步卒某伏輿前，喃喃若癡曰：老統領

軍中舊呼劉忠壯也

語我，彼將出關

打前敵，奈無饑無寒衣，求中堂多焚冥鏢楮衣，以備分布軍士。文襄從之。後襄勳出關，軍所至處，必有烏鴉數萬噪集，若前導者，軍中謂之烏鴉兵，豈忠壯英魂義魄猶殺賊歟。此事已見公致劉克庵書內，神道

設教，殆藉此以鼓動軍心也。

自包安吳闡發北碑蘊奧，精忠力學，足以踐其所言，近年北碑風行，不善學者漸成惡派。山陽潘先生慰祖字漢泉，篤守包氏之說，而深造自得，全以法勝，臨摹鄭文公龍藏寺、龍門各種，神貌畢肖，而尤以臨張猛龍碑爲冠絕，當與張廉卿抗行，趙搗叔稍偏軟，不能及也。漢老館余家十餘年，余兄弟皆從之學書，收漢魏隋唐碑千餘種，人品高峻，與貴人游，若將浼焉，日以臨池考古爲樂，小楷仿黃庭樂毅論、洛神十三行，無不胎息深穩，以張猛龍體書楹聯尤雋逸，世有真賞，當推爲北碑正宗也。

二十五日早晴，午微雲卷日，清晨將各車裝齊，午後開行。昨日同各友至城內閒游，歸寓稍倦，夜睡行調息觀心之法，便覺息不得勻，心亦時出時入，久之乃定。老坡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作存黃庭，吾愧過多矣。嘗謂愚人易修行，以其心一而嗜欲少也，惟富貴才智兩等人難於用功進步，富貴則嗜欲多，一時克治不下，才智則讀書多，見聞多，孔竅玲瓏，有觸卽動，一時收拾不下，試一閱歷，便知古之文人無不修內丹者，其丹訣雜見詩文中，在名眼識別之，元明後此風遂息，訣亦不得。

達蘭喇嘛蒙古人，久住賀蘭山中，曾從蒙古王入覲，召見北海某寺內，在肅州與余晤，示以睫闡詩鈔，意極好之。一日來談，余問賀蘭山中如何情景，師應聲曰，遠壑霜鐘敲夜月，空林水碓搗寒雲，甚異之。

問山中有何功課師曰敲殘清磬冰輪涌焚盡沈檀貝葉香問作爲功德師曰春雨孽龍歸鉢後天花魔母授經時問是何究竟曰點水長空原有雁印泥殘雪本無鴻所引皆余句亦可謂教外好事者矣。

一點半開車九點到嘉峪關外城東關宿舍店計行六十里出肅州北門多泥濘二里許過大北河沙灘石子度水汊五六上岸卽戈壁碎石彌望南北間有村樹蜂墩十七八里過一水溝六里至丁家壩土屋頽垣僅一二荒店過此石子愈大車行顛跌撼頓頭涿涿然又行十里天昏黑過二三小溝又十餘里略平又下坡過沙河車行甚速外城已閉呼門而入饑凍交迫入店馬通雀糞塵垢盆積覓帚不得覆之以氈而寢焉掃地看簾紋最饒清趣掃地須以沙泥鋪極平著帚後塵垢便淨如清池細浪入目心自清隔簾看花鳥更活潑波紋微颺爐薰嬾嬾簾內外便有仙凡之別蓋掃地可以淨內念障簾可以去外垢也此二事西來俱不易得土人云肅州東臨水驛至州城四千里實有七十里州西至嘉峪關七十里只有四十余度之彼四十至多不過四十三四里此七十足有六十餘也且沿途石子梗道極不易行出關後多戈壁無尖站每站必須趕到方有水草食宿之處向來出關者均日住夜行站百里外者申刻開車天明可到百里內者酉刻始行白日消閑至下午晚餐食飽上車若夜饑可令車暫停於車傍炊爐熱粥茗點心食畢再行惟夜行如墨目無所見殊悶悶也。

自肅州出嘉峪關

武帝雄風不可攀，崑崙新闢漢河山。右賢烽火過金嶺，飛將旌旗出玉關。大夏無心通竹杖，貳師有淚灑刀環。誰憐屬國還朝日，甲帳空懸兩鬢斑。州南雪山亦名崑崙

二十六日晴，稍冷。午後入內城，出西門，登嘉峪關樓。禹貢錐旨云：「嘉峪山一名鴻鷲山，關在山之

西麓，長城環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線。」倚樓縱目，想見漢武雄風，班侯遠略，俯視城方如斗，周圍不及一

里。西三門第一門門樓三層，東亦三門，外爲月城，門南向，出門北行數武，始折向西。關樓聳峙，門洞深四

十步，門外土阜環之，車道在左，西北隅多碎石，取石向城擲之，落地作唧唧聲，他處則否，不能解也。距關

門二百餘步，道左碑矗立，書天下雄關，嘉慶十四年十月肅州總兵官 廷臣書。前明弘治七年閉關絕

西域，以此爲塞，正德嘉靖間土魯番肆擾，關防益急，太祖開國時，兵力已至瓜沙而志在驅元兵出塞，掃

清中原，並無遠略，故卒困於土魯番也。一代規模宏狹，全視開創之一人，可不慎歟。關外蔚藍一片，下有

白若樗蒲數十立者，雪山也；一望煙塵滾滾，日色昏黃，水氣溟濛者，戈壁也；西南有山，峻峭嵯峨，映日忽

絳忽紫，色如鑄銅，十六國春秋所稱銅駝山也，卽元和圖志之洞庭山，山仍產金。城內駐紮遊擊巡檢，有

稅廠，空車過取四百文，駱馬二百文，人一百文，同行十餘車，開箱細查，無私貨乃免，申正晚餐，日晡開車。

出嘉峪關

太華終南翠作屏，黃沙黑水萬重經。春風柳楊三千里，一出長城不肯青。

登嘉峪關

長城高與白雲齊，一躡危樓萬堞低。鎖鑰九邊聯漠北，丸泥四郡劃安西。雪中苜蓿綠鷹觜，山名天上

桃花紅馬蹏。飛將神兵紛出塞，

聖恩可許到伊犁。

長少白將軍奉
岑制軍再劾予，請改
成伊犁。

二十七日晴，午風略冷。昨將晚開車，未十里左，駞絕轅，馬蹏，車幾覆，行四十里，亥初至雙井，荒店三，入屋食粥。登車行五十里，寅正至惠回驛，荒積高低，碎石梗道，車震簸，頭涔涔然。雙井以西，略平，在車偃臥不成寐，到店始酣睡。辰正下車，食粥飲茗，如瘡初愈。佛言世界塵勞煩惱，信然。至蘭州以西，行路有五難，曰風，大風飛揚，必寒。曰寒，曰塵，肌膚生鱗，皆焦，必渴。曰渴，曰勞，而饑猶其次也。出關行十餘里，初昏見雪山高處，有火光如電，刻許始斂，一考行三十里後，見路旁有大火，赤紅不綠，相距數十丈，車夫即之，則遠如前，荒

積無人烟，雪山非人跡所到，火從何來，豈山神見怪驚我頑歟。雙井無水，穿井至十丈外，方及泉，味淡可

飲。高臺以西，南望有大山雪嶺，

即大白山，四時積雪。

迤邐數百里，直達關外，土人呼爲南山，卽祁連也。山多大石，

番人磊石爲神，祀之曰阿博。

松柏蔽日，番人沿山而居，皆羌種，帽綴紅穗，羊裘無表，韞敝約袖，足履革屨，背鎗挾弓

矢，彈飛鳥無不獲。杜老云，羌父豪豬韞，羌兒青兕裘，何其肖也。午後狂風揚塵，惠回堡東北隅河邊白楊成林，河西岸行臺旁有白楊逾二抱，地多沙石，無水，不耕種，堡東有河流，水清駛，味甘，覆以木，通行人。

二十八日晴，昨申正開車，過九溝十八坡，石子強橫，車震跌欲撲，三十里亥初至，火燒溝，溝內盡黑石子，荒店三，下車食粥。店主張姓，一妻二子，詢之，其土可種豆麥青稞，距南山六七十里，曾至其下，最高處無路可上，雪亦四時不消。山下有河清駛，屈曲兩岸之間，徧生青草，番人駐帳牧羊，草盡卽移去。山中出青羊野馬牛熊羆，獵者每獲之，馬皮可鑲韞鞋。上車行四十里，過赤金湖，又二十里過赤金堡，又二十里卯初至赤金峽，山土赤黃，無草木，枯槁惡劣，宜西域之亂始於此也。余與一老在車上均不能眠，甚苦。今日午正開車，中途略停，再行夜到站，仍宿店內，以後均如此。天明熟睡，夢家庭歡聚，器用精潔，多歐洲式，而稚子繞余膝，多不相識，一家君皆抱於懷，嬉嬉啞啞，余亦曉然由新歸省，而悽戀彌甚，其爲他日放歸之兆乎。赤金峽北山峻嶒偃蹇，如獅伏駝臥。

赤金峽明初有赤金，蒙古所城，成化正德間爲吐魯番所掠，遂內徙肅州之南，康熙五十四年關外屯田，立赤金衛，後裁。砂石礪犖，舊產金，今尙有採者，地產物以金銀瓊瑤爲貴，產人以能工紈綺錦繡書畫詞賦者爲秀，然產金玉之地必粗惡，產佳人才子必山水秀麗，一秉地之質，一得地之氣也。

咸豐末甘州提督索文募獵戶兵五百，以馬都司領之，駐赤金峽，護戈壁行旅，獵戶兵楊寵父子家赤金堡，不法，地方官欲懲之，寵逃，都司千總將其父送玉門縣，置之法。同治三年四月，寵與子文光夜殺都司千總逸去，大府通飭嚴緝，寵至紅柳園，標兵五人攔之旅店，寵突出，不能禦，五月中潛至烏魯木齊，文武緝之，逃往瑪納斯，標兵率民團圍之於城南五里之南莊，將就縛，狂風大作，砂石飛走，乘間復逃往喀喇沙爾，渡開都河至庫爾勒，即可聚獵戶回民作亂，擾庫車奪喀喇沙爾城踞之，烏魯木齊發兵往剿，初至喀喇沙爾，繼至烏什喀喇，戰均不利，復派兵往，寵至吐魯番迎戰，兵亦敗散，時烏垣釀亂，勢已岌岌。六月初十，寵窺達坂城，亂民從之益衆，十一日至烏魯木齊，索文之子煥章時官提標參將，回黨也，暗結阿洪妥得林縣役馬升內應。十二日晚，烏魯木齊漢城失，十三日晨，都統平端手兩刀，出鞏寧城，見回衆怒罵不應，反，回衆猶跪訴無反狀。初十日夜，回衆在城外南大寺聚謀遣犯，朱小鬼名一貴方從軍立馬寺外，偵得之，十一早馳報提督業布冲額，索煥章謂朱讒言惑衆，聳提督殺之，將刑，朱語衆曰：我今日死，

勞爾等送我，爾等明日死，恐無人送也。衆爲泣下。十二日，煥章曠妥得林率衆至提督署，抱經誓不反，提督益信之，不爲備。十二夜，煥章遂起事，拘殺迪化漢城文武，誘提督至其花園囚之，至七月中旬仰藥死。煥章往攻鞏寧城，不能下，圍益急，環城山岡，悉爲賊據。徐學功等集衆，驅駝馬負糧，置壕中，城內緇人取之，接濟者數矣。後回益衆糧不得達。九月十八日城陷，官兵民三萬餘悉被屠。此後南北各城相繼失守，惟巴里坤得全。計楊龍由赤金峽逃至烏魯木齊，而昌吉，而瑪納斯，而焉耆，而庫爾勒，每至一地，不逾三日，亂卽從之，如水得蛟。同治三年十一月呼圖壁撤喇阿洪與都司馮繼鰲戰，不利，楊龍擲擒之，阿洪忿與爭，龍出不意，刺殺阿洪，阿洪之黨遂殺龍，濟木薩參將徐學功口述如此。學功之祖官涼州千總，乾隆四十二年改抽防爲眷兵，奉調屯烏魯木齊，譯言好圍場也後官守備，其父官把總，駐紮達阪城，楊龍至喀喇沙爾時，蒙古人與漢賈交易，負債者多，龍誘之曰：亂作，爾等負債可不償，蒙古人信之。回王某聞亂，以馬兵三千與龍戰，蒙兵然火器均仰空擊，大敗，共縛王獻龍囚之。學功說王掌兵者，整隊再戰，奪王歸，王依學功不離尺寸，學功護王由迪化間道至科布多入京，漢民流寓北庭者，皆從學功得自保。與回逆安逆數百戰，王師出關，倚爲聲援，故於亂事始末言之詳確，惜不暇多記也。

同治乙丑予年十二，從鳳臺姚先生始學爲四書文，課不問馬題，破承云：「馬不在廐，聖人不必問。」

也。夫馬從夫子以朝，廐本無馬，故問人，記者誤會而申言之贅矣。』先生贊不容口，己巳以府縣前茅應學使試，坐堂號首題，鄙夫詩，聞樂忘味，適蒙城教官徐鈴閣先生奉委監場，予卷內誤轍爲輒，交卷下堂，先生呼之上，指示改正，遂以第二名入學。先生賦詩書筴爲贈，『哲匠掄才鎖院開，玉山朗朗照人來。鹽車老驥惟循轍，寶樹奇花乍露胎。揭字偶能爲指誤，應聲遂覺見心裁。韶齡泮水渾閒事，異日緋衣列上臺。』庚午初夏赴吳門，家君命至崑山，從朱緝甫太史學，六月至金陵應秋闈，太史偕行，泝江而上，抵下關，同學六七人畢集，太史立船頭曰，大江東去，余應聲曰，吾道南來。太史喜，語家君曰，郎君真鳳雛也，人生重知己，得之弱歲，尤爲可感，追憶前塵，舊游如夢，飄零絕寒，鬢毛已斑，而文章德業，一無成就，其負先師之期望爲何如也。家君嘗戒小子曰，子弟天姿敏鈍無大差別，祇要不走錯路，遲速必有所至，吾見聰明子弟誤入歧途者多矣，爾其慎之。

塞下曲

回首長城望杳冥，陽關一曲醉難醒。月明瀚海冰如雪，春盡陰山草不青。

此曲往復，疊長短讀之，可得十八變。自記

二十九日晴，申初開車，頗暖。初行沙磧，略有高低，細沙碎石，四十里。亥正至高見灘，汛房小住晚飯。汛兵三，每人月饌一兩，給一驢，供水草。水由玉門負至。出門仰見牽牛織女，盈盈相望，覺風鬢霧鬢，亦澗塵沙也。登車風漸大，行十餘里愈厲，如金戈鐵馬，萬衆疾趨，如海波洶湧，魚龍騰嘯，如萬矢齊發，羽鳴鳴，如震迅霆，如播萬鼓，隆隆不絕，其著於物也，如拔如刮，如摘如撲，如火之燎毛。車中冷甚，四體如沐冰野黑失道，過一村，犬吠甚。土人曰：左轉而南，必至焉。卯初始入玉門北關，宿客店，塵垢狼籍，天明始臥，午後風仍不息。玉門僅南北二門，所轄百餘村，共千餘戶，縣令僅用三僕。以百文買燉煌梨五味，頗甘。高見灘東二十里西至玉門極平處，如行細氈之上，大風竟日夜，雨未行。在粵秋冬子夜，仰觀三星平排屋檐，熠熠如聯珠，退之南海神廟碑云：將事之夜，五鼓既作，牽牛正中，精核非漫語也。出關後夜半回望三星，已墜至東南隅，距地平甚近，再行數百里，將不可見矣。天星分野，昏旦各有定位，然人行地上，相去數步，日度星躔亦隨之易位，行曠野間，看山水樹木村莊均如此，視線爲之也。

玉門道中

枕畔車鈴曉夢醒，弓衣斜臂出郵亭。龍堆月冷連沙白，馬尾山多出塞青。極目風雲何慘淡，側身天

地任飄零。北江赦後風流逝，誰唱鑿歌張仗北庭。

玉門早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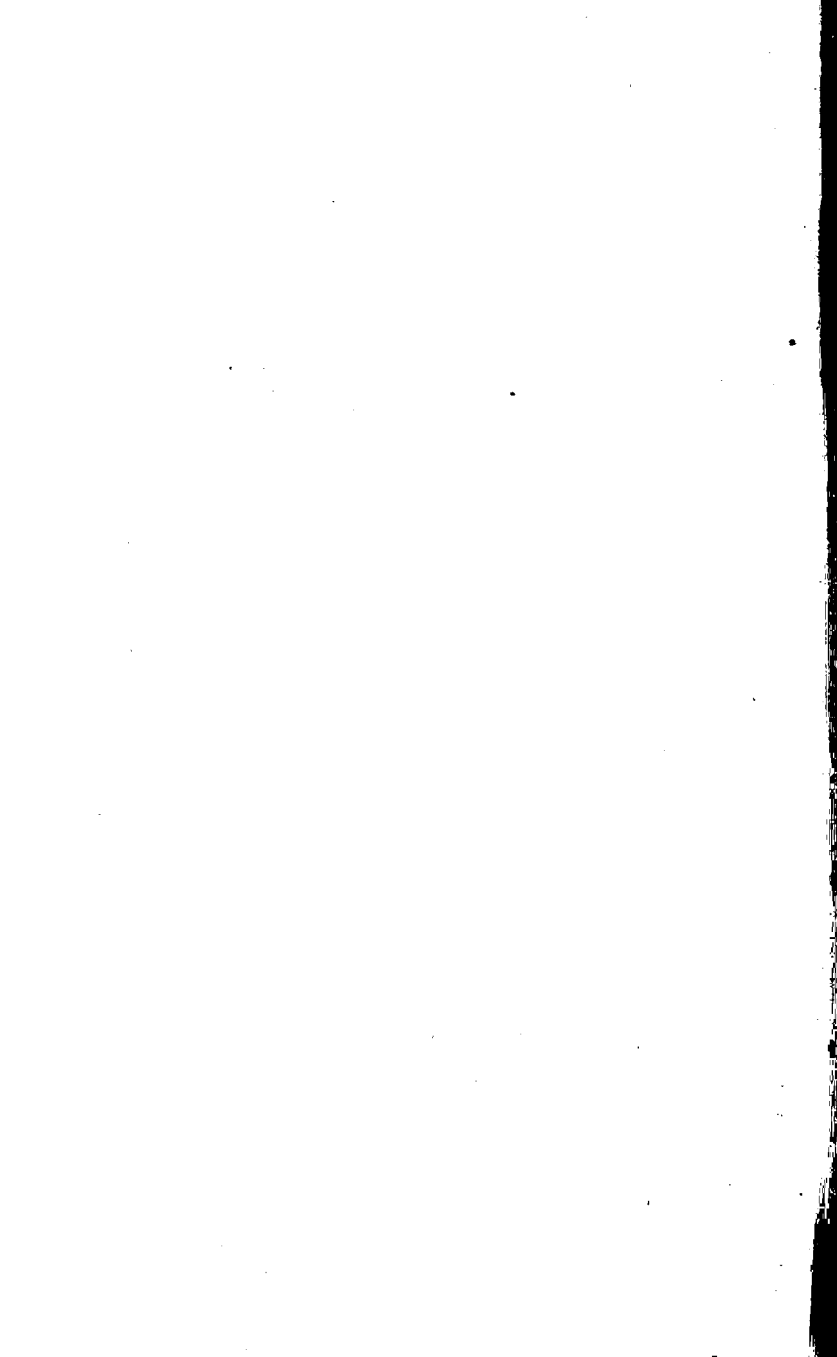
一枕清霜涼月，五更荒角殘鐘。夢斷杏花江閣，眼明苜蓿邊烽。

夜夜支床車下，朝朝浙米刀頭。萬里冰山雪窖，九天玉宇瓊樓。

家君官昭文，於琴川市上得一硯，作覆瓦形，宋琢紫端，色如胭脂，細膩宜墨，背刻查

跋，稱爲漁

洋先生著作硯，家君愛甚，每閱公牘必用之。後官通州，宦況頗窘，時有感觸，製銘曰：『琴川市，得此硯，披積牘，恆夜半，公私義利惟汝鑒。鬢毛蒼，腰脚健，宦囊蕭瑟刺此紫雲片，傳之子孫，有田可耕石不爛。一滴水，霖雨遍，早慰蒼生早。』予官嶺南亦用以閱公牘，每思公私義利之訓，未嘗不凜凜，因良工難覓，又恐損硯質，銘詞至今未鏤，偶於蘇詩冊內，拾得前稿，謹錄存之。此硯仍藏錫寓，倘得束歸，定鑄硯背，以示來裔。



河海崑崙錄 卷四

西城戍卒霍邱裴景福箸

三十日晴，曉起風息，見微日。辰起行。店內土炕高三尺，梯而上，支枕歌蜀道難。偶憶桐城雜詩，念子惠得老摯老均作古人，頗難爲懷。開車後風大作。由北關向西行，十里內有石子，以後細沙平軟，索索欲蘇。三十里至一顆樹，頽垣無人，老樹一株，正幹向東西生，一小幹爲烈風漂霰飛雪所虐，根已半死半生。土人云，咸同前樹已如此。又西北行二十里，過支水三四，至三道溝宿，客店稍寬潔，主人馬姓，天津人。光緒初年從張勤果營販運留此，據云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收復肅州，光緒元年春西師出關，前敵三十餘營悉駐此，勤果二十餘營紮正北泉水溝一帶，金提督十餘營紮明溝寨，火藥軍裝均屯寨內，隨營販運者亦附焉。明溝寨在三道溝東。二十二年五月回匪從南山竄出，獲一喇嘛，詢關外有軍營否。喇嘛給曰：無，誘回曰：莫殺我，願向前代探消息，回信之。至昌馬鎮，以情告土人，土人報玉門縣河南李公，民人呼爲李白鬚子，時城內駐牛都司一哨，李公畫策，請牛軍急南行，扼昌馬，玉門縣距昌馬九十里，勿令竄出，不可收拾。

牛詢糧草後路，李力任之。牛至昌馬探回匪衆萬餘，一哨不能支，欲回顧縣城，土人郭君率衆堅留，助糧三百石，鎗手三百人，牛遂止。時五月初四五也。初六日得信，回駐鷹嘴山，牛往迎敵，自辰至次晨，力戰不得退，軍士衝作兩截，土人已有退者，忽來蒙古兵二百助戰，回敗死千餘人，逆酋劉尸務逃至羅布淖爾被擒，牛以功官至伊犁總兵。三道溝向北一帶，村莊頗多，爲玉門精華，產荳麥，饒水草，前敵出關，倚爲根本，現約百餘戶，市面頗好。白楊五六株，逾三四抱。三道溝各水由南向北流，蘇賴河支流也。張勤果住此二年餘，商民殷富，呼爲小揚州，附近樹林迤邐，多榆樹，宜車輪。

雍正間於玉門境內昌馬河西支疏爲靖逆渠，在縣東曰東渠，西曰西渠，東渠經玉門城東十里，道旁有泉，悉匯於渠，又北流經城北匯於西渠。西渠在城西一里，又北流三十里，有泉來入之，是爲頭道溝，又北流，有泉自頭道溝西北二十五里來入之，是爲二道溝，又北流，距縣城五十里，折而西，蘇賴河自南來入之，經二道溝西北二十里有泉自南來入之，是謂三道溝。見水道記。

三道溝

荒磧西風動旆旌，氍毹車迤邐碾沙平。玉門一夜瀟瀟雨，蘇賴河中兀速生。蒙古謂水曰兀速。

四時十二月，陰陽屈伸消長，萬物榮枯終始，繫於二十八舍，而八風分居八方，以開闔啓閉之，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皆主閉殺萬物，風與雪近，雷與雨近，風雷屬陽，動象也，雨雪陰象也，陰不能自動，必待風雷爲先驅而後能達，中土雷能殺人，戈壁惟風足以殺人，崑崙葱嶺天山皆雪母也，故風作雪必至，雖六月盛暑，赤日灼人，汗出如漿，而風雪忽至，數十步之間，人畜卽僵撲。前年九月有湘人三車，共七客，未至玉門三十里，風大作，車夫謂客曰：雪卽至，速解騾馬繮索，供客騎回店可免也。客戀車中物，不聽，車夫遂馳去，須臾雪至，夜半僅二客伏地蛇行至店，其五人斃車中。又有兄弟三人出關，將至大石頭，雪至，一弟凍甚不能行，一弟往省之，同死於途，其兄復欲往，行數十步自念，彼已死，我去同死，將誰收爾骨，止焉，僅得免。有大隊駝馬軍士，一遇風雪，飄散無蹤，皆恆有之事。出關後無論冬夏，天色稍異，車夫店家謂不能行，客須聽受，勿躁急強行，自蹈危機也。

三月壬辰戊辰朔晴，早風息，午復作，晚息。辰初行四十里，午正至七道溝四十里腰站，午飯未初行四十五里，酉正至布隆吉爾堡，宿西門內客店，橫房頗整潔。車夫因避溝水，向北行約多十里，初出三道溝，西北一帶樹林接十餘里，北有大村，踰磧度溝，升降崎嶇，至四十里腰站，土屋二三，住汛兵十，東有白楊逾二抱，西一榆樹合抱，道旁牧馬二十餘匹，北有村樹。此後車行甚速，沙軟無聲，欹傾擺蕩，如乘船行。

波浪中未至布隆吉，十里外卽見林木蒼鬱，村堡蔚然，堡東有堡，曠無居人，進東門，街右白楊逾五六抱者，近十株，正直樸茂，殆數百年物，圓徑三四尺者約二十餘株，戈壁偉觀也。街北有城隍廟，已頽殘，院中古樹接蔭，土人云，堡內白楊大者約八九十株，戈壁土厚水深，生物必大。康熙雍正間立爲重鎮，駐安西總兵及同知，今駐都司一，千總一，把總二。同治四年回匪破壞總鎮署，在堡西門外，道北餘白楊二，頽垣數塚。自玉門以西，戈壁間有叢草，三道溝以西則白草荻葦彌望，多牧羊野雉飛鳴，黃羊馳逐，蒼麋白鹿迎風呦呦，黃羊足細而高，聲與常羊等，毛色黃而華，性喜潔，飲灘水，草必生石上而後食，行行回顧不畏人，卽獮羊也，土人取其足爲鞭，握之溫溫。

戈壁風起，便不見日光，風息後尙昏晦，不能辨物，殆盲風也。三道溝至布隆吉爾百餘里，蘇賴河經流，支流縱橫紛歧，土地膏美，稍開溝渠，引之就道，水漲則於上流築堤障塞之，水殺則於下流築埂收蓄之，自無旱潦之虞。土人生質愚惰，每盛夏時坐視乾淹，放水蓄水，必須官派役嚴督，始敷衍從事，可憫矣。上腴一畝四五百文，尙無人售，土人必須落雨到田，方謂之有水，不知溝渠能灌溉也，安得大吏擇賢有司，相土宜，教稼穡，以爲之先導，不十年關外可稱沃壤。安西戈壁之水均由南山發源，北流者十之六七，西流者十之二三，塞外土曠人稀，不毛之地居其七八，但擇有水草處開墾，而已穀不勝食焉。欲墾地必

先移民，移民必先相地，相地必先築堡，然後度山林，表醇滿，規堰潞町原，防牧皋濕，井沃野，劃疆里，設農官以督教之，嚴守望以保護之，六年而後稍收租稅，以生聚羈縻之，民樂其利，將有不召而自來，逐之而不去者矣。鼂錯言移民實邊之法頗詳，可以取則。西漢忠直敢言而深切事情者，賈生外惟錯耳，豈明之齊黃所可擬哉。布隆吉爾堡內居民四五十家，堡外附近百餘家。西門內第一店恆泰劉姓井深六七尺。近堡地一畝，約種麥一斗，一斗二可收四五石。石二百上地百畝價百千。土人苦無籽種。五十畝徵糧三斗，完本色。一斗重三土壤黑白相錯。十八九斤

草灘出野雉野鴨跳兔黃羊鴻雁，而野騾馬尤繁滋。黃羊味美逾家羊，產甘草，肥壯逾握者綿延百里。蘭州以西沃壤，關內則平番甘州，關外以安西境內溝水經過之地爲最。

三道溝之西半里，康熙五十七年建堡，置柳溝驛，是安西玉門分界處。舊有柳溝通判，住柳溝堡。雍正六年移治布隆吉爾，乾隆二十四年廢衛，改駐遊擊，後改都司，今仍之。雍正十年勘安西柳溝靖逆赤金諸處地畝屯田，每歲籽種踏實，堡千石，布隆吉爾三百餘石，雙塔堡二百餘石，小灣堡六七百石，昌馬湖二千石，靖逆赤金各數百石，皆賴昌馬河水利。赤斤應作赤金，荷戈紀程已辨之。

初二日晴。已初行三十六里，至雙塔堡午飯，飯後行四十八里，至小灣宿荒店。出布隆吉爾行十二

里，荒磧草枯，沙阜日薄，碌礧高低，車簸蕩甚。過權家堡里許漸平，過窟窿河，植木築土壩爲橋，河內多流沙深穴，陷沒車馬，故名。上岸卽雙塔堡，堡內無人，堡外約二十餘家。又行過小橋，四山遠羅，沙灘平軟，如行氈上。又三十里過沙棗岡，頽垣赤立。又六七里經平灘，枯草被地。又五六里過一墩，道旁有牛犁地，備種麥也。林木葱鬱，暮色蒼茫。又五六里至小灣。雙塔堡卽唐玉門關，雙塔，下卽蘇賴河，水黃濁。出雙塔堡數里，道北里許有兩沙山，各植一塔，雙塔也。旁一山腰似有廢屋。行二三里，小山縱橫夾道，如臥駝，十餘里小山漸盡，入沙灘，四山忽開如遠郭。戈壁初本冰海，冰融水枯，其深處則爲穴，風吹沙入，積久愈厚，沙中有隙，風之厲者無隙不入，故沙活不凝，有物卽陷，與昔人所論弱水略同。余過弱水見其崩石壞橋，可破不能浮芥之誣。舊傳青海乃真弱水，投以片板卽沈。海西頭有山，向產龍駒，居民數百戶，稍有種植，以魚爲食，冬月冰結，乘冰排，狀如小舟。至西寧，以湟魚交易。海水作深綠色，煮之卽青鹽。侍行記謂弱水爲弱水最善，古字弱溺通用，不必加偏旁也。天下之水未有不浮物者，余果至青海，必有法以渡弱水。蓬萊弱水久爲西人飛渡，人能強，水不弱矣。舊說不足信，往往類此。

雙塔堡

首嶺峰頭滾滾塵，窟窿河裏凍車輪。無花無酒春將去，雙塔亂山愁殺人。

玉門旅舍壁上有人題塞上七夕二絕，題甚佳而詩則劣。用其意寄桐鄉君。漫將溫語說長生，寄爾蒼茫出塞行。碧海月連青海月，黃河聲接絳河聲。流螢團扇揚州夢，斷雁胡笳蔡女情。攜酒登樓剛夜半，佳期牛女向人明。

初三日晴，已初起風。出小灣行四十三里，未初至南乾溝，荒店一家，午飯，有頽垣十餘。路平車速，初出小灣，左傍小山行，飯後過水溝，旁有長渠，路爲水浸，行沮洳中三四里，上沙灘，積沙墳起，陷輪而滯於行，騾馬喘甚。過沙灘，路復平。由南乾溝至安西城二十二里，因阻水，繞向南行幾四十里。午後西北風厲，御人不能左驂，隱身車後。未正開行，酉正入安西東門，住顧樓街客店。由北乾溝至安西約二十餘里，在今日所行之北，沿途泥濘，如塗塗附，亦蘇賴河凍解溢出也。昨晚應宿永安堡，有驛站，因途中阻水，故舍之，而至小灣住宿。永安在小灣之北。

出關行戈壁中，載重以車，人亦乘之，重者至千餘斤，駕以羸馬，御者不慎車即覆，覆車之地多在坦途，或深夜人不及覺。古云，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信然。凡壓斃一人，必有二三繼之者，騾馬到此，無故自驚，俗謂之討替，佛經所謂溺於水者，喜人洄也。頃晤一斲輪老匠，言車轂每輪十八輻，共三十六輻，謂之

三十六雷，每輪有四五輻，叩之木啞無聲，被其碾者必死，輕亦斷手足，其他則叩之鏗然，雖被碾無所損，殆數之所值，如九宮八卦二十八宿各有生氣死氣也。考工記摹寫造車之法，曲盡精微，此古之科學。三禮中凡言器物者皆科學，世守其官，世傳其器，今失傳矣。道經云，合三十輻以爲轂，以當無有轂之用。今增六輻，不知始於何時。聞南疆吐魯番屬桑樹園驛西二十餘里，二道橋，有四五里內常覆車，至此宜下車步行，防患未然，書此以告行者。

安西州

河西四郡盡安西，天漢燉煌入馬蹏，一自

皇威播葱嶺，白沙高積與城齊，

邊烽絕域罷輪臺，

穆聖親收瀚海回，想見昆邪歸漢日，呼風萬馬過龍堆。

初四日晴。安西城內約三百戶，東門外沙堆與城齊。安西東境至玉門向多大風，相傳多風穴。顧樓下有一井，土人稱爲神泉，古之淵泉也。井內空且大，甃以磚石而束其口。購買食物，僅得無鱗醃魚十枚，肉五六斤，荳腐有而不佳，無青菜，鴨同鳳杏，雞與鸞稀，乃購得一雞雛，費五百文，置木炭五十斤，銀每兩作一千四百文，一百足八十，尙有鸞眼三二十。關內外行路有必不可犯者二，曰愛潔，曰求備。蜀錦吳紈，

豐狐文豹，與土坑破席相磨宕，牛矢馬糞相濡染，既屬暴殄，亦非享用，挾以王公之貴，督撫之威，求青菜豈腐未必果得。蘭州以西客店，尙偶有桌橙，至關外則絕無矣。到此向民家徧求，不得一几一案。一老先至，請州署代借，僅送一案至，猶舊足裝以破板。夜風稍息。

關外山多狼，纏民呼狼爲波乃，夜入人家負羊豕。獵者得一皮，值二三金，純白四五金。巢穴充斥，行者咸有戒心。前月狼鬪騎者過，突出齧馬尾，馬痛屈前膝，自馬背嚙人去。東坡云：「吾聞有生莫智於人，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鼠之智猶足弄人，況狼乎。惟最畏繩索及鐵器聲，施以火鎗，往往突烟與人鬪，余雖未遇狼，曾啞於虎。

安西道中

出關一唱白銅鞮，塵色飛騰錦障泥。戈壁新開秦郡縣，輪臺久樹漢旌旗。風和蓮井聞鶯語，雪盡瓜沙放馬蹏。回首江南歌舞地，浪游真舞甕天雞。

關外車夫唱白銅鞮，詞甚俚，余用其意潤色之，曰：駝刺駝刺，攔沙蓋地，寧礙車輪，勿傷馬蹏，馬蹏行不得，可惜白銅鞮。駝刺卽茨也，類蒺藜，駱駝食之，肥碩，關外草地悉有之，四月孚甲。

初五日晴，已初風起。今日欲行，聞蘇賴河水未退，日前尙沒一駝二馬一車，徧尋不得。聞河內水下有沙，沙下復有水，遇重墜之物，沙卽湧起，車行稍緩，便陷入，與昨過窟窿河同。賈生云：『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此河無坻也。住一日，安西城內顧樓居一城之中，樓下四門與四城門相直，舉目可見全城，一井居中，卽淵泉，關內酒泉，甘泉爲三泉。圍以木欄，欄上橫板，植一柱，纏二龍，下視。土人云，安西多風，飛沙聚散無常，田屋瞬息沒入，惟不至城內，此井足以鎮之，未有安西，先有此井，甚神其說。關外沙漠凡有泉水處必爲城堡，不僅安西爲然。城外沙積高於城，爲城所隔，故不入。或曰，沙積如山，除之不易，有警則可危。余曰，不必除也，戈壁平曠，得高阜則得形勝，可以制敵，莫如將附近沙堆，範以土牆，內藏軍火，輔以礮石渠答，人入守之，以爲城之犄角保障，必可制勝，天之所庇，棄之何也。

初六日晴暖，無風。安西東北兩門積沙過城。午初行，出北門，北望有村樹，城南有土城，已頽廢。西行三里，至蘇賴河，河寬半里，水分四支，深者平車轡，沒馬腹，發源阿克塔齊沁山，北流至玉門，漸西北流，經安西燉煌之北，折向西南流，入於哈拉淖爾，昌馬河黨河俱匯焉。淖爾卽海字轉音。上岸二里，至龍王廟，廟南向，正殿供龍神，東西廂各三間，殿上懸乾隆御書神功顯濟額，神龕左立乾隆二十五年御製碑文，碑陽滿文，陰漢文，左相篆書翰海波清額。後殿供天后，東西廂門窗已殘毀，大門西有道光年

間西寧道德公重修碑。過廟向北行，入大戈壁，風日慘淡，沙石青黑，車行其上，乾澀不膏，如轉空磨，如拉滯絃，數車相和，地殷殷隆，自成音調，蓋戈壁本冰海，水渴後塵土已爲恆風吹淨，沙子不能存水，無土無水，故爲亘古不毛之地。時已正午，行四十里，饑甚，無屋可息，即倚車炊飯。食後行二十里，至石窰子已昏黑，下車便旋道左小山，砂石結成地窰二，一東向，一北向，內男婦十餘人，均行路寄宿者，無主人，無水火。上車行三十里，至白墩子，宿東頭路北第一店，土屋十餘家，井水不深，稍鹹可飲。

戈壁皆粗沙雜石，無田土，無草樹，無人煙，禽獸亦少。自安西至哈密偶有二三雀鳥。所可見者，天光雲氣日月星斗而已。天色無青藍，惟白暗朦朧，亦無片雲濃雲，日色昏昏淡白，無風時日出日落，稍清朗，新月半弓，娟娟窺人，而冷獨之色可掬。北斗高懸，更見邊塞莽蒼光明氣象。近白墩五六里，高低顛頓，有沙處行澀而穩，土埂無沙，則堅硬而不受輪，震動尤甚。墩西頭右有塘水，色深綠，養鴨數翼，墩北一帶，土山平迤，有泉七八，東流溉地，種麥菜三石餘。四圍皆小山，中藏水土，能生物也。墩內軍塘二，客店三。出關至戈壁，雖體弱之人亦必健飯嗜飲，蓋風高地燥易渴，車行震動，脾胃運輸易饑。

戈壁二字本蒙古譯音，人多不解，以義論，戈者斜欹，壁者赤立，言其斜欹赤立，不宿一物也。西域爲用兵之地，金戈鐵馬，壁壘常新，古今一大戰場，因名而思其義，亦不嫌穿鑿也。午後暖甚，一裘欲脫。

子芳偶談其同邑宋進之太史，學問淵雅，何嘗不從八股出。余謂非八股中多人才，乃義理深者即人才也。經言義理，即以記事，史記事而義理亦在其中，然事實一成不易，義理層究不窮，故史有盡，經無窮。近日取士重史而輕經，三十年後便嫌陳，因今日之新，即他日之舊也。當經居其六七，史居其三四，相爲表裏，自然歷久長新。光緒紀元以來，多取績學之士，仍從詩賦經古場中得之爲多。

初七日晴暖，午後微風。前過汴梁，購一小泥爐，乃不灰木和成者，從余八閱月，同行六千餘里，天熱炊飯煮茗，天寒煨手足，賴以不饑不寒，忽被粗奴失手碎去。東坡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無論人物與我有情者，便不忍捨棄，爐其小焉者也。瘞之，並悼以詩。未初出店，西北行，沙堆土阜，如連塚升降高下。四十里至獨山子，廢牆二三，路北有長山，過此行亂山中，彌望青黑，如銅綠，如死灰，尖圓長短，斜欹凸凹，偃蹇離立，鱗鱗鱗，均青黑碎石堆積而成。時見白絨花，類人工剪紮，纖纖可愛，近之白草也。沙車行紀謂席其草一名寒蘆，即漢西域傳之白草，今誤爲岌岌草。紀氏雜記，岌岌草生沙灘，一叢數百莖，莖長數尺，即漢書息雞草。山下碎石作黃白色，時有綠草成叢，有莖無葉，似春草新生，拳視之，乃枯莖而蒼翠不敗，皆麻黃也。又行三十里，至紅柳園已戌末，土屋八九家，客店三四，有泉不甚甘，可飲。店內無門，關外各店無案几，無坐具，無窗，土炕高至三四尺，上下不便。共行七十里。日出甚暖而冰不

消，純陰凝結，雖太陽熱力，亦不能透，此沈滲冥漠之野，我行曷爲忽至此。

月色光明，初八九已與中土月圓無異，蓋夜靜無風沙，而西北又金水所生之府也。戈壁在中土西北，爲天山蔥嶺崑崙下游，上古之西海也。洪水時爲衆水所歸，將各山細沙碎石，順流淤積於此數千里內，又有風雨冰雪，摧蝕消化，愈積愈厚，海水既涸，遂成一渴僻無物之戈壁，其細泥淨土已隨風水飄流，至秦晉齊豫平曠處，遂爲綿密純淨之大塊，而萬物叢生，人居樂土矣。戈壁是亞細亞一洲存積沙石之地，此萬年不能生植者。坤輿初成之時，石沙土泥本混而爲一，略具凹凸之形，並無高山深谷，惟風雨冰雪足以變化之，高者益高，深者益深，此固自然之理與形也。戈壁與滄溟同，試於馬上縱觀，二三里之前，日色微照，便蕩漾白光，隱起波濤，如泛大洋，此白光與野馬迥異，野馬是豎行直走，此乃橫涌平鋪，儼然波濤也。

初八日晴暖，紅柳園無柳，亦無草，僅小白楊一株，有二泉爲池，引池水種地約數畝，又將地面浮沙挖尺許，下見土壤，種菜數畦，覆以糞灰。

關外土屋上覆白葦，葦有細蟲，以顯微鏡照視乃見，一經烟灼，蟲便吐絲下垂，葦蕤成串，飛塵附積，如瓦菘倒植，待行記喻以藤花滿架，亦能彷彿。

麻黃叢生沙地，織枝蒙茸，黃青如柳初穉。

二泉一大一小，大者人馬同飲，小者開一渠灌園，在北頭路東，四圍皆小山，多硝鹹，故泉水亦鹹。

未初行五十里至小泉子，崎嶇曲折行亂山中，石骨橫路，車極震簸，窄處僅容一車。道右多長山平嶺，左多圓峯，紛如亂塚，有碎石積成者，有大石結成而上覆石子者。小泉子在道右，頽垣無人，有泉水味鹹，過此上土嶺六七里，漸下坡，二十里至大泉子住客店，尙寬。軍塘汛兵，居民十餘家，旅店四，泉味鹹苦。自安西州起無驛站，由武營遞文應差謂之軍塘，馬更少且疲瘠，馬不足，易之以驢，有全脊破爛者，有疲極臥地，百鞭不動，以二人牽其尾始起，可痛也。西北路遠差衆而馬政極不講求，馬數不足，又減尅草料，有馬亦不壯盛，遇差至，則拉民馬供役，拉一馬，卽須一人相隨，草料飯食俱自備，民極苦之，安得賢大吏一整飭，爲衆性造福。冥漠之野，無聞無見，忽一犬獨吠，未幾進店。關外荒店俱以騾馬糞熏炕，熏久椽梁光黝，與精漆同，光明潔淨，以手指力拭，毫無煙煤之色，可知馬牛糞內有油漆質，惜無化學家精求之爾。

初九日晴暖無風。泉在大泉西南沙灘上，有塘，泉水乾處卽成鹽粒，土人食之。昨日塘馬倒斃二匹，汛兵取其皮，食其肉，鬻骨狼藉，萬物以人爲貴，畜以養人，驛馬尤有功於國，顧因尅減芻料，以少當多，令其慘冤至死，無所控訴，亦不仁之大者，得有心人出而調度之，將馬數補足，尋常差事，不准多應，其疲瘠

者收養三二月即成中駒，余到新當力爲當道陳之。

泉水處有水鴨十餘，見人拍拍飛去，旁有菜畦一園。

關外產麻黃甘草，大者逾握，土人以代薪。

行臺已殘壞。體察驛站軍塘情形，馬匹固須足數，若戈壁路遠而馬力不及者，更須酌加。無論人畜，欲用其力，必使其力有餘，方能持久。國家事無鉅細，吝財而不惜物，未有不腐敗者。驛馬足額後，收疲弱歸總廠調養，必能復壯，辦理得法，立見功效，此亦極易事，在當官一留心耳。

未初開車，向西北行，

西北大路

平甚，二十里上坡入亂山中，忽東忽西，高下确犖，亂石梗道，車極顛

簸。約四五里下沙灘，道左有長山，平遠連綿，車傍山行，初遠漸近，又行十四五里，逼近山背，地多白石，山後出美石，似水晶微黑，星點光芒，共行六十里，約六十五里。戊正至馬蓮井，宿客店，店三四，小舖二，駐把總，軍塘額馬十四匹，實養十匹，今年倒斃四五匹。照章歲補倒馬四匹，每匹八兩，水劣草枯，不利於馬，宜其倒斃，既不足額，又草料偷減，善地且不堪，況戈壁乎。

戈壁生草二種，一爲白芨，其一蒙茸，纖密，根詰曲而有莖，無葉，土人名爲爬地碁盤，若入盆景，真文草也。二草皆成叢，叢內必積沙數寸。車路近山者以石爲骨，以沙爲肉，無沙處卽震疊，石色紅白錯雜，有

青綠如翠者。多狼，白日出沒，土人不敢傷，前有獵戶鎗其一，遂大猖獗，人畜不甯。余謂除惡務盡，僅鎗其一，安得不猖獗。野馬纏回呼爲野瓦阿特，百十成羣，毛色類常馬，見人輒奔避，俟其至澗飲水，伏草際發火器斃之，肉味頗美。泉巖苦，同行皆患腹疾，余亦便澹，服厚樸神麴，始愈。

馬蓮井

兜鈴懸古堠，蘭石臥荒園。曠野虎爭路，昏林鷓嚇人。僧殘山鬼侮，民蠢社公神。雁戶餘三五，誰能饋爾貧。

初十日晴暖，午後西風起，申刻漸息。未初行，路尙平，二十里入亂山中，東彎西折，沙軟石硬，左撐右距，車震簸甚。路左有廢牆十里，入咬牙溝，兩山逼近，出溝右坡有碑座，不見碑，坡下亂石成堆，有葫蘆形者，有人形者，車夫均以油抹之，謂行車卽速。五里有小廟，名遊神廟，亦供以油。又十里道左長山平迤，長山西南有一小山，上銳下圓，道右有小山二，倚抱如連塚，土色赤黃，兩山逼近，路狹於巷，山土爲風雨摧剝，細皴如牛毛，山下石骨隱現，覆以紅白砂子，車簸如倒篋。又數里四山漸開，入沙灘稍平，而砂礫森錯，如脊肉糜，如剝骨肢，如埋鑿露柄，如立劍植鋒，爲之目慄。又十餘里兩山高起而逼近，路寬約十餘丈，共

行七十里戌初至星星峽住店有房有明窗並借得一桌甘州以來所未有也。今日向西北行十之七八，向西行十之二三，自馬蓮井以北，四山叢抱，地勢極高，乃戈壁之脊背也。西南望瀚海甚低，北面亦有瀚海，隔山不得見。客店五家，店南有井深丈餘，水味淡而微甘，辛卯侍行記謂馬蓮井及此水均鹹苦，余嘗之馬蓮井水亦較淡，今日水味頗甘，似已今昔不同。泉出於地，甘者本多，因土鹹苦，泉由土出，甘味遂變，日久爲泉水浸漂，鹹苦漸減，亦其理也。駐守備，有關帝廟，戈壁極敬關帝，人不到處，鬼神得而治之。

夜間子芳同出步月，訪陳一老，徘徊懸崖大石之下，覺冷始歸。談及前客浙江織造署有一老役，忘其姓名，年將七十，眇一目，自述杭垣陷後，賊首某僞王任織造署，病死於內堂，南院東偏椿樹十餘株，下開一穴，深二丈餘，磴以磚石，竄三棺焉，中藏屍，左右各藏金珠重寶，開穴用匠三十餘人，老役與焉，封穴日悉戮而閉之，恐其漏言也。老役以事他出幸免，言之縷切，願具狀呈官，虛則置之法。織造恐滋物議，不敢啓，有一二欲啓者，旋病卒，或尙有待也。有人夜至後圃，月色昏黃，深樹中忽有光，一人短衣結束，類演戲之裝，武松者，髮被面，頭巾綴一珠，如鴿卵，手短刀，飛步而無聲，伏牆而滅，牆外數武卽穴也。子芳不妄言，鄆塢金穴，貪暴一轍，特誌之，後人必剗其屍也。

至關帝廟，奴子李才患病，求一籤曰，班超生入玉門關，余曰，生入幸矣。道士復請余求，爲詠昌黎。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句答之而止。

十一日晴暖微風。星峽兩山夾峙，悉大石層疊峻嶒，千狀萬變，西來未見。峽口北卽軍塘，井泉在道左山下，井肩有木欄，深丈餘。旅店均負山而屋。峽口道左山岩洞內回回墓，有亭有堂，墓在洞口，上覆石室，室中青石如砥，有臥像，仰如屍，下褥上被，又以白單徧書回紇經，掩覆之，而頭顱手足凸痕宛然，啓門而入，遺蛻在地，陰森逼人爲之卻步。土人呼爲回回墳，其門首題云，唐朝回回一千三百四十年，高人不服水土到此間，語甚俚，纏回稱之爲聖，過者必祭，土人傳係肉身乾腊，髮長幾二尺，何以不棺不藏，千年不壞，與高僧坐化同也。余啓視之，乃墳也，而故作人形以示異。戈壁之路有三等，或沙或石，或沙石揉雜。

戈壁人謂卽瀚海非也，瀚海在內外蒙古之間，天山南北乃戈壁也，名異而實同，中央積沙深淨，人至則陷，可行者皆傍邊岸，如履斜欹之壁。瀚海乾渴而望之，水氣濛濛，沙土鹹滷，質與海同，戈壁亦然。午正行七里上坡，至關帝廟下車瞻拜，廊下立木碑，鉅修建緣起，道士供茗飲，小坐廟前石盤陀，廣平幾一畝。出廟左轉，鑿石爲路，初寬漸狹，僅通一車。繞至廟背下嶺，入大澗，澗底土色黑黝，澗上千峯競秀，萬壑爭奇，如列屏障，山根大石平鋪偃臥，如鱗甲森錯，爪鬣怒張，天帝斷鼇，其在斯乎，此戈壁山水極雄秀者。

由湖底向北行十餘里，左山根石色青黑，又數里道旁小山絡繹，有沙有石，共行五十里。至小紅柳園，道右有吳中丞新設腰站，泉水甘，道士劉青山主之，向西屋三間，中廳，左右爲臥室，室內有長炕，前簷開窗，中置桌橙，廊寬三尺餘，外繚土垣，爲車場，北垣下有槽有澗，布置井然，行人德之。入屋小憩，已酉初，旋行，夾道叢山被地，簇石成山，石如卵，如拳，如沐，如點黛螺，磊磊落落，不見寸土，殆爲風雪刮淨也。路行山峽，石骨迸露，震撼異常，有沙處稍平軟，不及三之一也。共行四十里，宿沙泉驛，客店三，井水鹹苦如滿，幸攜水足用，店家亦藏淡水，由星星峽小紅柳園運來。出星星峽向西北行，有小徑約六七里，經深溝上，有雍正年間立碑二，爲水所冲，車不能行，只通騎，共行十六七里，始與大道合。土人云，星星峽至沙泉驛，由小徑，可近二十里。

風沙之域，焦僥之野，羣相驚曰有鬼，於是鬼益爲厲，立廟祀關壯繆鎮之，鬼乃拳辟荔，駕赤豹，從文狸以去。異哉！鬼者人所化也，人所聚處，鬼亦居之，都會喧闐，孳生醜幻，含沙射影，無形無聲，鬼每乘人之敝，矚其室而玩弄之，人之智不足與鬼爭也，乃刻木飾土，以無召無強名爲神，欲以治鬼而福人，其久也鬼與神狎，又或竊神之威權以戲侮人，人之爲不善也，蠹精耗神，窮日與夜，其志必惑，心必怯，曖昧畏縮，常疑鬼之虛無陰狠，足以禍我也，復設牲醴，發信誓，以求助於神。戈壁荒僻無人，安得有鬼，豈沙場馬革

中毅魄歟。夫五帝三王之世，有鬼而無神，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各得其道，人道近則神道遠，人死曰鬼而已。至春秋列國始有神，神者乃昏暗邪曲紛亂不平之氣所鬱積而出焉者也。生於火者則治火，生於風者則治風，神之甚者則爲妖，人道修，善惡分，神將避位而聽命於人，至人所不治或治而失其平，神斯乘除而調劑之。瀚海戈壁曠遠杳冥，朝廷疏節闊目，不欲以文法重困遠人，而官吏不體此意，輒欺邊氓愚懦，放手魚肉，視爲利藪，神或宣導幽滯，監察貪暴，以佑吾民，亦理之所宜有者，故其爲神也必明必靈。

軍塘馬四匹，其一奄奄將斃。驛有三弊，一站太遠，二額不足，三草料儉減。站遠則馬力疲困，不足額則一馬當二馬之用，儉減則馬常苦饑，安有精壯。若整頓，必須補足額數，三四百里添一總站，如一站常額十匹，飭補足外，再添給五匹，則一站得馬十五匹，於十五匹內抽調五匹歸總站喂養，二十日仍發回分站，再抽調五匹回總站，至二十日又發回，周而復始，則可杜缺額減料之弊。分站之馬必精壯，一馬足抵二馬之用，猶之人時其飲食，均其勞逸，未有不強健者。疲弱之人欲以調養變爲強壯，十人不過一二，若馬齒未老，因傷力乏食，不堪驅策，一經調養，則十馬定有七八復壯者。積弊太深，若空言責成，派人稽查，終無實濟，此乃邊省要政，總之難在得人，此等人才到處皆有，不求亦不至也。

丁丑冬侍居無錫官廨，某日夜夢遊行曠野，煙霧蒼莽，月明如晝，至一小山，土坡有關夫子廟，月光照見廟門，紅箋大書聯云：『萬里長風清塞地，一輪明月滿中天。』推門入，闕寂無人，殿上一燈熒然，神幄低垂，鑪香未盡，立廊下看月，久之乃寤。次日以語仲弟，三十年來幾忘之矣。乙巳正月得遣戍耗，仲弟寄書曰：兄不憶丁丑冬之夢乎？萬事前定夫何尤。過蘭州時，介侯言星星峽關廟靈異，過者必拜，既至下車，隨同人拈香，出熟視風景，彷彿夢中，但殿宇卑狹耳。憶夢中門外尙有大石如屏障，以詢道人，道人曰：舊有青石堆簇，已鏟平之矣，聞之益訝。

過回回墓

峽口巉巖疊石屏，墓門香火闕芳馨。幸逃南海青蠅弔，來取西天白馬經。蛻化衣冠藏古洞，靈來風雨暗空庭。一坏占斷雲嵐色，手酌清尊倒玉瓶。

十二日晴暖，午前起風，午後漸息。未初行，午飯，奴子爲調海黛作湯，頓有感觸，憶九歲時侍先母避亂商城山中，蔬米不濟，季父楚亭公督課甚嚴，每夜子正始率弟綬歸寢。山深戶外虎狼嗥嘯，散學時先母必擁衾以待，令乳母高姥執火候於門，一日食盡，余夜苦饑，反側於牀，先母曰：汝饑乎？起尋

雞窩中新生一卵，撥餘火煨食之。暑月病渴，先母調海黛一盃，教福曰：今日多讀十行書，歸以啖汝。至今思之，爲之哽咽。熙甫周孺人事略，皋文先妣事略，小子從不忍卒讀也。未初行三十里，四點鐘至腰站，亦吳中丞設，去年九月造成，布置與昨同。前因道遠一歲凍暍死者七八人，故設中站。出沙泉驛西北行，西北夾道長山中開沙路，有石籛車。二十里後入沙阜間，沙堆腫漫如肺葉，映日殷紅。自獨山子至此山始盡，多碎石。又五里入曠野平沙，叢草黃白，砂礫雜黑子如豆。五里至腰站，屋後有泉，深五尺，味鹹鹵，飲之壞腹。五點半後行十里，八點三刻至苦水驛，平沙無垠，極目寥廓，碎礫下沈，飛沙上浮，車鈴滃滃，如洪，馬鈴琤琤，以清，日淡淡，風嗚嗚，車夫揚鞭，聯袂而歌呼，車中兀坐，悠悠揚揚，如舞秋千，浩浩蕩蕩，如泛滄溟，使我想成連之高深而遊盧敖之汗漫，仙乎仙乎。將至苦水驛，月明如鏡，沙軟如氈，八輪同碾，寂闕無聲。驛站一，客店三，看電桿者一，住汎兵。自己刻至夜暖甚，一裘亦不能耐，恐生大風。苦水驛附近二三百里向多黑風，飛沙走石，昏不見物。詢之土人，站內養馬驢各一，沙泉驛馬七驢二，驛東北有關帝廟，內一鼎，雍正年鑄，鐘亦精，古字頗多，大刀已折爲二。

西北山水疆域見於古史者，惟班范書傳較詳，唐宋以來諸家著述，就禹貢山海經水經注及散見諸史者，緣引指證，未親歷也。邊鄙漠野，山水多不著名，譯音以華文代之，差誤尤甚。論中原山水，自當以

崑崙河源爲緣起，崑崙經道家附會，反成荒渺；黃河禹功告成，禹貢略而不詳，後世但知神禹之績而不深求禹功之所在，亦汶汶矣。予嘗考之，漢唐以後，河患在龍門底柱以下，禹時水患在積石以下，龍門底柱以上，何也。地球南北極爲日力所不及，皆有冰海，開闢之初，戈壁瀚海皆積水之區，一冰海也。至地球受日力久，陽氣薰灼，悉融化之，而洪水作矣。天山以南之水聚於戈壁，蒲昌海、黃河其尾閭也。天山以北之水聚於瀚海，齋桑、淖爾、額爾濟斯河其尾閭也。今瀚海之水由額爾濟斯河歸於北海，故道尙存，戈壁之水由蒲昌海歸於大積石之河源，故道已就湮塞。予經玉門安西，過蘇賴河，入大戈壁，南望平沙無垠，沙石中偶檢螺殼，其爲積水之區無疑，詢之士人，由燉煌騎行七八日可至青海，但多流沙，誤行卽沒入，與弱水無異。凡流水所經之域，積久始有流沙，燉煌距婁千餘里，共十五站在羅布淖爾下游，當日葱嶺諸水，必浸淫蔓延此二三千里內。夏蘭亭大令云，伊在婁，遣人隨纏民由屈莽山赴西寧，歸詢之，所行之路，高低曲折，皆沿河而行，可見此卽蒲昌海入黃河之故道，年久爲風沙土石所壅，或斷或續，不成河耳。前人知塞外之水與黃河同源，而不悉其故道流通之跡，因爲伏流潛行之說，似是而非。今日四海之水日見枯減，而崑崙葱嶺南北河較之洪水以前，已成涓涓細流，蒲昌海與黃河遂成兩截，亦坤輿之大變也。洪水時塞外葱嶺諸水漲盛，溢入黃河，下注中原，三門以上又爲層山所阻，縱橫泛濫，崑崙以東難

奠厥居矣。林之奇謂孔安國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傳寅曰：「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此二說也。讀書而不察地誤矣。禹貢導河無不探水之源，河爲四瀆之一，焉有不探源者。積石山在塞外西羌中，所謂大積石也。杜君卿沿隋代移置積石軍於鄯州西南之誤，指河州爲禹貢積石，元和圖志謂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於蒲昌，是置積石於蒲昌之西，其誤滋甚。陶氏侍行記謂禹貢積石乃塞外之大積石，最爲有識。然河源尚在大積石之西，由塞外至河州，源近而流不塞，謂禹不施功可也。若河州以下，底柱以上，山巒包裹，峽口緊塞，疏鑿之功必多，至三門鑿後，大功已得七八，禹貢只以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二語該之，底柱以下至於九河，禹必全用土功，古籍淹略於禹功至劇處都闕而不載。其類於龍門者，如蘭州東崗峽、賀蘭牛首青銅峽，以至龍王迪底柱三門均開山鑿石，萬年不壞，至今痕迹宛然，何以謂禹功所不加也。太史公謂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乃釃史記作斷史記舊本亦作澗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此亦臆度之詞。禹釃二渠，於經史別無可考。漢書溝洫志引用之，註二渠

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其一則漯川也。今山東東昌府清平縣卽古之貝邱，今濟南府屬臨邑縣卽古之漯陰。漢地志註謂平原郡高唐縣爲漯水所出，又漯陰縣注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是二渠在雒內大

伾以東，以全河論，已屬下流近海之地，必卑下，爲水所歸，禹但分其流以泄水之怒耳，若河本下引，而載之高，強就下之性以就高，則潰決立見，謂禹之智而出此乎。河至靈武以北，出入長城，今之河套乃北行高地者，亦羣山拱束，地勢使然，非人力也。凡治河以人從水則可，強水從人則不可，性情執拗者不可使治河，河出大積石後，入塞復出塞，出塞復入塞，其入海也，初北流，繼東流，而北流最紛歧，今復北流，千百年後必再有東流之日，此可以預度者。惟東流日久，勢必奪淮，其害最劇，地形北高南下，互古不易，江河一日不涸，不能一日不經中原，有欲導河行塞外者，有謂江河天險可限人飛渡者，皆愚妄也。漢武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注勃海，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之意，欲引黃河行燕管塞外，從臧貊入東海，不經中原，可謂奇策，然則秦晉梁魏堯豫之水，又將焉歸，亦可謂不思之甚矣。武帝壯而斥之，但云河迺大禹所導，聖人作事，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而不能道河所以難行塞外之故，宜漢一代塞宣房，鑿底柱，草草從事，略同兒戲也。太史公謂中國山川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吾嘗取以論黃河，黃河首尾與中原河山相終始也。夫水由地中行，常流順軌，何至浩浩滔天，昏墊之災，懷山襄陵，必昔無之水而今有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是言洪水在堯前，至堯猶未平，語自分明，後人因九載積

用弗成一語，遂謂堯有九年之水陋矣。淮南子云：洪水之患不自堯始，本於孟子也。洪水之災，中外皆同，而瞻部一洲爲尤甚，葱嶺崑崙冰雪爲之也。惟堯始發奮以與水爭，惟禹能導積石，鑿龍門，釀二渠，疏九河，開萬派，朝宗之一源，河患旣平，而西北王氣輸入中原，四千年來文明大啓，遂駕中天而上之。古今有大患，乃有大功，美利無窮，悉自大患始，洪水猛獸，爲禹與周公作也，今有甚於洪水猛獸者，其必更有禹與周公可知也。

洪水之世，浴沐三光，漂沒萬象，蜉蝣之民，陰弱昏闇，與水相濡染，不知水之爲患也，水與人爭地，人與蛇龍雜處，上巢下窟，得免爲魚幸矣。帝堯神聖，相高察卑，望海知歸，始毅然以與水爭，天卽生鯀與禹以解萬世生民之厄，治水爲開闢後第一功，鯀在當時必以非常之才，負天下之望，堯始咨而任之，以滔天之災，而欲課功於一人，觀成於旦夕，此必不能也。舜之殛鯀也，禹爲司空，被髮徒跣，以爲之請，舜曰：「洧水傲予，下民昏墊，功成受天祿，不成行天罰，不敢貸，汝能拯民於水，予將薦汝於天。」禹讓於稷，契、皋陶，不許，乃受命，焦勞苦思，深求鯀之得失利病，以法以鑒，以告厥成功，舜乃採元玉，鑿大圭，以錫禹而禪焉。鯀之治水也，惟於底柱之下作隄防，補苴潰決，故勞而鮮功，禹則探源積石，開山鑿峽，任水所之，加利導焉，故用力省而成功速，鯀爲其難，禹修鯀之緒，論功只當鯀之半焉，後世神禹之績而罪鯀之債事，豈

禹之心哉，豈禹之心哉。

十三日晴暖，有風，將晚風厲，亥初息，雖暖而減衣，即覺涼，地氣寒也。未正行，出驛見各店壁均塗紅土，西有土阜二，豐而平，左阜爲電桿廠，車行粗沙碎石之上，乾濇生滯，與蘇賴河龍王廟戈壁同。沿途平曠，而土阜沙坡，高低起伏，氣旺而有情。五十里至天生墩，墩在道左，土色赤，高十餘丈，長倍之，卓立大荒，向西盡處起一峯，上堆頑石，夾道多赤壤，稍滿間雜，如雪上點硃，晚霞萬縷，白雲絡之，互相激射，真金碧世界也。過天生墩八里，七點鐘至腰站，亦新設者，屋後土作蒙古包一，道士穿兩井，一在屋西，深二丈餘，見粉白沙石，厚四尺餘，尙未及泉，一在道左，已深丈餘，見溼土，以土色驗之，有水亦必鹹苦，然鑿井見泥，水不遠矣。道士尙余募化，助五百文，茗坐一小時，復行四十二里，丑初至煙墩住店。今日路平曠而堅硬，有石處頗顛簸，過天生墩向北里許，土阜起伏類岡巒，日將落時，烏雲障日，濃淡縱橫，日在雲內，隱現深淺紋縷，因之奇變萬狀，安得晝日手寫此夕陽無限好也。辛卯侍行記，由苦水至格子煙墩，據哈密廳丈八十三里零，因驛夫不願，酌定作一百里，今行十一點鐘之久，以尋常車行遲速衡之，實有一百十里，車夫口稱一百四十里，亦虛數也。自過蘇賴河入戈壁，至此未見一樹，昨日過腰站後，尙見草灘，今日行百餘里，不見寸草矣。關外楊多柳少，楊者揚也，枝盡向上，柳者留也，故送別則折柳，其條下垂絆物，而有纏

繆之態，令人依依，乃植物之最多情者，戈壁枯槁無情，誰送青眼到逐客也。

滄海橫流，震撼五岳，漂沒萬象，吾胸中自有太古崑崙爲大地之根，葱嶺天山爲正幹，終南太華太行太室已由幹生枝，古帝王悉胚胎於此，如欲見四千年以前氣象，當於戈壁求之，若僅遨遊三江五嶺，天台羅浮，不過盤旋花葉間爾。

江淮河漢必有匯一之日，其期遲速，當視河行爲候。河北行入海其期遲，東行入海其期速，然皆以淮爲樞紐。淮南行入江，北行入河，尙可以入力束縛驅使之，若河奪淮，淮不能容，必移禍於江，江亦不能容河也，吾淮之南，江之北，其爲魚矣。堯時洪水之患在西北，若四瀆匯一，則其患在東南，善治河者，其預防之。黃河圖以大清一統輿圖爲最詳，以行水金鑑所繪，形勢爲最顯，然於河兩岸之山太略，又不著名，非善本也，後附古今黃河通塞圖，閱之大勢了然，亦嫌地名太略，近日講求測繪，必有精本續出矣。

西域多良馬而巴里坤產尤異，身長七尺弱，高三尺強，腰細耳聳，雙目有棱，蹄圓而腕細，尾絲與蹄齊，中駟一日行五六百里，性悍黠而戀羣，不服駕馭，劣於騎者，軒前舉後，鮮不顛墜，引去數百里外，往往脫銜檄馳歸，喪馬並失所負物，於是畜馬者相戒，不列於廐。巴里坤天山北有蒲類海，漢蒲類國所由稱也，廣數百里，四周泥淤汗沮，葦荻蒙翳，人不能至，羣龍窟宅其中，時出與馬媾，其媾也繞馬身數匝，納尾

於牝，挾之騰起，黑雲團之，雷雨益厲，須臾雲覆，馬墮而孕成矣。產龍駒，殊形詭狀，雜衆中，人不能識，其氣上燭房星，如火光照夜，如山林竹木，如埃塵，如門上樓，如紫烟，如白粉沸，與猛將氣同，可望而得之。李學文參將云，凡龍種高大逾常馬，長頸，有翼隱被鱗紋，門驥覆面，鬣長過膝，尾蓬蓬若篲，羣馬游戲，鬣露，龍駒獨落窠，蹠蹠垂頭短氣，垢污狼藉，非病非癡，終日遑遑，若無所之，衆馬與之戲，畏避若不支，遇美草必讓衆馬先，所食恆不飽，尪羸骨立，不如常馬，神駿也。夏月馬場時有烈風雷雨，飛電下掣，羣馬驚迷，龍駒獨縱橫蹴踏，雷火纏之，振鬣長鳴，不焦不濡，冬月雪花去身尺餘，卽飄散，晨出先衆馬，若隊長然，晚歸必爲殿。凡育馬任購者自相，善相者詳於神骨，略於皮毛，相定御人以長竿染赤泥識其脊，乃跨他馬，懷勒鞞，入羣馬中，稍近捨所騎，縱身馬背，或啣驥抱頸，任其驚竄，馬力盡汗出，而後徐繫以歸。龍駒遇御人，揚揚如平時，馳數十里，卽自止，俯首就鞵帶，惟不受鞭箠。糞有龍駒爲某總戎所得，行至玉門，飲羣馬，獨昂立以鼻嗅水者，再終不飲，御人鞭之，遂逸去，旣去方知叢薄中有浮屍也。龍駒還蒲類海，隱荻葦深處，一日虎至，羣馬奔散，獨與虎鬪，斷虎一爪，土人於大雪或日出時，尙偶聞嘶聲也。有見其鬪者，蓬鬆人立，鬣鬣怒張，神威振奮，疑獅疑象，迥非馬也。參將云，龍駒雖貴亦時出，或遇之而不識，或識之而不能得，旣得矣，動違其性，亦一去而不再出，且有誤入牢籠困鹽車而死者。嗟乎，麟不待聖人而出，安見其爲瑞

哉。

十四日晴暖甚。格子烟墩店四，官店甚寬展，水鑿，共四井，井平地四尺見水。路南阜上有龍王廟，北有舊驛，戈壁穿井均方式，內障木板，井口架木欄爲眉，堅厚耐久，可以爲法。未初行六十里，七點一刻至長流水。初出煙墩，夾道土山頗高，路狹如峽，旁有沙石結成大塊，沙灘厚積，車行濇濇。約三十餘里，西北有雲山，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土人呼爲小天山。至灘沙淺細處，又行十餘里，下坡，道右泉一，土屋三，墾地十餘畝，沙盡出戈壁，平地有荒草，與中土同。又八九里，道右泉三，清而甘，又五六里，至長流水住店。出沙灘後，但聞鈴聲，不聞輪聲，軟膩如綿，地質係極細泥土結成，深至十丈，可決其無砂石，與中原膏腴同。徧地生草，纖密暢茂，此最宜開墾者。途間與子芳語曰：此江南上腴也，從何飛來。子芳曰：何以知之。余曰：得之車聲。將到店，樹木蔚然，柳色葱郁，杏花盛開。余笑曰：何如？泉水在西北山坡上，匯爲二池，味甘，他站馬來飲，驅之不肯去。樹大小近百株，山在路北，有關帝廟，店四，居民小舖二十餘。泉水其清若鏡，味甘若醴，雖江南惠泉不能過也。摘園蔬，洗泥芹，溫秫酒，淪脫粟，與子芳共食，不覺入醉鄉。

余前謂戈壁之路有沙土石三者，尙未盡其變，凡車行，乾濇重滯而響聲殷地，糾蓼叫稟，空洞沈濁者，必上積粗沙，下結碎石，厚至十丈，無寸土也。凡車行最浮最速，不軟不跳，其聲碌碌無餘音者，必地質

堅硬，土凝結於上，而石盤踞於下也。凡車行碎磷鬱律，如鼓如雷，聲遠而長者，必近山之地，土蒙石竅也。有時車聲唧唧，不疾而馳，既安且和者，必地質純土，土上有細沙，沙上復有輕塵也，略同古之蒲輪。聽車聲而知地質之各異，耳與心通，能令行役忘倦。嘗語介侯兄弟曰：日日吃飯莫枉吃了，日日走路莫枉走了。華封笑曰：可惜祇發爾到新疆。

北斗握中樞，日月經緯之，消長分寒燠，各自有程期，冬至陽初長，夏至陰始基，妙在姤與復，乃見造化機。此余句也。春氣由西北至東南，地受天氣也，熱生於日，寒生於月，日初出之氣盛，將昏之氣衰，東南受旺氣，西北乘衰氣，東南草木正月發生，戈壁四月方見萌芽，其故由地氣高寒，日力不足，必須俟東南地中陽氣上升，漸漸熏蒸，自下而上，始得熱也。天氣自西北至東南，地氣則由東南至西北，天雖陽而氣寒，地雖陰而氣暖，東南木火之鄉而非水不生，西北金水之府而非火不生，交相爲功，乃後天八卦流行之理。余西來方識此意，天道循環，人事消長，不外此矣。

天道屬陽，仁也，喜弱；地道屬陰，義也，尙強；強則務進，進而不已，必過，天道每乘除之，使協於中，人道從地，更強於地，凌弱暴寡，有進無退，盈滿爲災。天道循環消長，使強者常不及，弱者常有餘，雖帝王將相，天每限制之，使絲毫不能強求，而昆蟲之細，天亦相生相養，鑒其所欲，使無缺陷，此乾元之德，所以無物

不宜，無時不宜也。君子居易俟命，貧賤患難，不怨不尤，亦惟信天而已。

三月十四日夜至長流水

瀚海塵沙路幾千，鳳饑龍渴見人煙。杏花楊柳長流水，白雪黃蘆不夜天。浩蕩春風生杖底，招邀明月到尊前。果然域外桃源好，小住還應六百年。

偕李與銘軍門出關

萬里赴戎裝，西風日夜涼。邊城秋草綠，砂磧暮雲黃。馬角生長道，龍旗下大荒。葡萄沈醉後，寶劍吐光芒。

十五日晴暖，東南風甚厲。戈壁三月必屢有東風，凍解而耕開矣。此地氣山東南上騰之證。登山坡小園見杏花四五株，臨風濯濯，有不勝羅綺之態。余曰：此坡老黃州海棠也。子芳云：此花若在江南百花叢裏，未必動人顧盼，到戈壁方見丰神。聞之慨然。未正行二十五里，侍行記作三十五里誤道右有土屋已圯，泉在路左，味頗甘，稍濁。因大路有水，繞向東北行，約三十里，過大泉，土屋三四，林木蔚然，牛羊成羣，白楊二

株頂枝屈抱，似蓮花含苞未放，途多沮洳水泉，有耕地。折向西北行，約十餘里，至黃蘆岡驛，沿途盡草地，多黃蘆。共七十餘里，行大路只六十里。冬月可行，春暖冰開，泥濘多阻，故多繞十餘里，到店已戌末矣。店四，有一店最明淨，每屋開窗，民居十餘。道北雪山距此七十里，遠望山似兩重，高者乃雪山，產松木，最堅直，電桿用之。由雪山澗南注有河，自乞竿淖爾來，經拔木登之南，沒入沙伏不見，欲引至黃蘆灌田不得。自長流水以西七八十里，到處有泉，且味甘，殆雪山澗水由沙內暗注也。土人呼小天山，卽巴里坤天山之南幹。

戈壁有雪雲風雲，無雨雲，雪雲暗而晶，密普無際，風雲或黃或黑，或昏暗，皆起毛而零亂，橫斜成縷，雲邊參差不齊，或厚或薄。

夜靜店主舂米甚喧，雖熟睡猶聞舂聲，鷄鳴春息而耳根舂聲未息，以詢奴子，則未聞也，始悟佛說，其形雖寐聞性不銷之理，聞在性，不在耳也。戈壁夜深，萬籟俱寂，萬籟俱起，卽空卽搖，卽滅卽生，卽聲卽聞，阿難以聲爲聞，終是鈍根，譬之聾人，兩耳雖塞，聞性自在，聾人之聞比聰者更繁，所以形銷命謝，性不銷滅。嗟爾衆生，循諸色聲，逐諸生滅，所以逐念流轉也。

前雪夜行古浪峽，氣象陰慘，神思惴慄，讀楞嚴華嚴三十年，至此乃得實證。佛謂風烟燒溺，刀鋸剝

絞，悉由衆生自造，吾默坐輿中，行二十里，偶起一念，而風雪虎豹聲即加厲，憑虛構想，忽生異境，因思天地開闢之初，洪水茫茫，島嶼隱見，日光騰躍，大荒萬物萌芽蠕動，是何景象；天地閉息之後，燭龍目晦，日輪如墨丸，穹冰凍雪，迷漫海陸，世界暗冥，是何景象；崑崙崑崙嶺陰壑萬仞，積素太古，日落天低，風號雪虐，立就長夜，是何景象；一葉扁舟，洄溯游衍，忽被狂風吹入黑海，波濤汹涌，魚龍騰嘯，海山蒼蒼，黑雲中一線紅暈，與海波相吞吐，須臾而沒，是何景象；天壤極境，不必身歷之也，世有季札師曠成連蒙莊輩出，庶幾能爲吾道之。

十六日晴暖風，未正行。詢之周店老人云，拔木登距雪山約三十里，距黃蘆岡約三十里，前張勤果劉襄勤派勇七八營開渠引水，過大泉至黃蘆岡東北三里小楊下，因沙漏水，用甃鋪底，渠寬七八丈，深一丈餘，來源極涌，文襄疏中盛稱之；惜撤營稍早，渠被夏潦沖開，日久愈圯，至今水仍至拔木登西南沒於沙。黃蘆附近，春末凍解，徧地皆水，入夏日少一日，至五六月愈渴，井水亦枯，非疏通前渠，不能耕種。風沙之區，宜開暗渠，廂板片以禦頽沙，於上流渠口鑿一二塘，以淀沙蓄水，水將入渠，宜曲折作之字形，可杜沙多塞渠之弊，若開明渠，愈寬大，沙壅愈甚，萬難經久也。

天山多產松柏，匠石伐之，以爲棟樑，年來採用日多，外山將濯濯矣。爲之贊曰，『北山之陽，松柏蒼

蒼，土石之精，霜雪之英，蔚爲棟樑。其脂與液，化爲茯苓松香。而松柏本性，深界斧戕，但願飽螻蟻，棲鸞鳳。枯槁巖壑，不願搢挂華堂。』拔木登多榆樹，堅結中車材，宜入考工記也。黃蘆咸豐前有六七十戶，亂後僅店四，耕夫五六戶，驛西頭白楊六株，大者逾三抱，垂柳四五株，爲戈壁中僅見。午正二刻行十五里，至一科樹，纏民五六家，漢民如之。車行平曠，沿途村莊，林木相望。又三十五里至二十里舖，過此夾道青榆碧柳，緋桃紅杏，倚天照海，春色盎然，直至哈密城外，穠鬱掩映，如行萬花谷中，江南惠麓虎阜尙無此豔陽也。共行七十里，住哈密城外。出長流水初向西行，沙細土軟，約二十里，又行二十里，沙石如指，又行坦途十里，至二十里舖，向西南行，土色純白，田疇彌望，麥苗已青。蘭州以西至關外，艱於水，飲酌不濟，竟有數月不洗面終身不浴者。聞尙有一事可詫，大便竟不拭穢，此雖細事，亦民智不開，教化不行之一端。纏民好潔勤洗濯，喜種樹，凡村莊無樹者皆漢民也。今夜作書罷，將毛錐子插銅飲中，忽倒燭上，難作蘭花形，杏如來見之曰，昔聞焦尾琴，今見焦尾筆矣。余始悟，相與一笑。

昨夜月明入戶，就枕不成寐，急披衣，呼子芳華封同起步月，出門，天山積雪，光明襲襟袖；戈壁煙霧蒼茫，波光蕩漾，直是一片淨海；月下微塵數點，明滅有無，掠天山而南，影冉冉拂平沙，如流雲落葉，嗶然作聲，乃征鴻也；微風颯然，白楊憂憂撼撼，覺寒不可耐，乃歸。閱漁洋定武蘭亭跋尾二絕，惠駐援引甚該，

面皆以定武原石爲貴，因取行篋落水本。薛氏五字初損蟬翼本對校久之，華封忽呼曰：燭上何來一大圓影？視之果然，蕤蕤璀璨，有頃乃沒。絕域萬里，漢唐一二石刻亦不易得，若攜定武落水本出安西，度大戈壁，良夜月明從容展玩，當自余始，宜其作怪驚人也。東坡黃樓羽衣吹笛，已謂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今去東坡又將八百年，萬事過眼，盡爲陳迹。天山夜月與黃樓同，惜無東坡耳。東坡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吾三人今夕之游，卽天山戈壁之鴻影也。張博望開西域爲一鴻影，嗣是西來王侯將相，旌旗照耀，威震殊俗，固一世之雄也，乃一轉瞬間烟消電滅，能如張博望者幾人。嗟乎，飛鴻指爪，借雪泥以存，右軍寫蘭亭爲天地間留不盡鴻影，吾人車轍馬跡，地角天涯，略如浮雲之過太虛，流水之赴滄溟，水雲之迹安在哉？然則吾三人萬里之行，欲求爲鴻影且不可得，不亦重可悲乎。

黃蘆岡月夜出遊戲作示子芳華封

浮生聚散如搏沙，縱橫六合誰爲家。金輪持世轉千劫，夢幻泡影空中花。風雲戰鬪暗西極，蛟龍擾擾隨魚蝦。漢家天子愛鑿空，浪傳客泛銀河槎。明堂圖成親祀竈，長生欲食安期瓜。神仙往往開殺運，祁

連萬騎森悲笳。區區彈丸四郡地，燕支戰血飛紅霞。至今鬪體泣白草，春雨一綠葡萄芽。青天破鏡幾圓缺，輪臺戍鼓無停撾。抽刀浙米氣自壯，據鞍草檄言非誇。西師僅用我爲將，左右賢王焉敢遮。天山紀功吾遠祖，巴里坤天山有漢燧新亮老亮何殊差。左文襄自負老亮，稱郭意城爲新亮，又有今亮何如古亮之語。卻令萬里困奔走，鬢絲撩亂烏帽斜。占星夜起望北斗，北斗第四星，三十私憂竊歎天之涯。我意欲住不得住，電光石火翻水車。窮邊涼月發清興，徘徊照影驚寒鴉。明朝便到宜禾縣，爲呼扣肯蒙古女稱彈琵琶。

哈密

天山積雪凍初融，哈密雙城夕照紅。十里桃花萬楊柳，中原無此好春風。

踏殘白刺過黃蘆，麥秀宜禾綠似舖。史與假郎彈一曲，不辭爛醉住伊吾。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

方。此聯經文爲篇，年來囹圄道路疾病中，皆諷之不去口，可以傲風霆，感鬼神，敵憂患，吾枕中鴻寶也。

十七日晴午風。市賈均漢人，纏民往來其間，凡留髮結辮如漢民者皆應役於官，漢城在東，回城在西，回王居之。

漢武置河西四郡，謂斷匈奴右臂，耿秉謂破伊吾，折匈奴左角，唐元載謂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斷西戎之脛，可見古人籌邊，塞內塞外，聯爲一體，唇亡齒寒，輔車相依，此之謂也。六國以秦爲猛虎，爲大鳥，今之新疆，以一家論，伊犁爲門戶，蒙番爲藩籬，隴甘爲堂室；以一身論，葱嶺額顛也，伊犁、喀什面目也，于闐、和闐爲右臂，塔城、阿爾泰山爲左臂，天山爲脊膂，右足伸於西寧，左足伸於寧夏，而以涇州平涼蘭州涼州爲臟腑尾閭，全體畢具，儀觀偉然，奈枵腹空拳，仰面而求人，開口而望哺，無立足之地，三宿之炊，危孰甚焉。近屢有改建總督放新疆獨立之議，於是論者遂專以總督巡撫斤斤較量，余曰，官以人重，果得其人，巡撫治，總督亦治，否則同擁虛名，何關得失。惟一人之身有五官四肢不全而得生者，斷無臟腑不全而能久存者，能本此義將甘新聯爲一體，無論如何改建，新疆自不孤露，巡撫總督權限稍分，致治則一，不足爭也。

驛律擅用驛馬，處分甚嚴，宋梅詢以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其官。李月卿言同行某乘站馬

至星星峽，馬噴血死，驛夫索賂，費唇舌，站內馬不足數，其稍壯者別藏之，而以極疲者供役，蹄脫膝折，尾淇附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竟無下車攀而哭之，解衣以裹之者，馬死則歸咎行人，以搪塞本官，騎者又大半粗魯，不量馬力，行不速則鞭之，敝極一倒而斃，物之慘死無過於此者。自格子烟墩至長流水，馬骨數十堆，有臥地未化者，驛馬瘦瘠無肉，又百孔千瘡，皮亦不完，故寧棄之，乃積習相沿，聞尙有坐享其利者，倘目睹慘苦，必不忍染指矣。

初色庫車梨大盈握，色鮮黃，皮薄如紙，味甘如蜜，入口卽化，如嚼霜雪。

哈密王自康熙三十六年俘噶爾丹子及其眷屬以獻，詔賜額貝都拉紮薩克印，五十四年策

妄阿喇布坦犯哈密，大軍西討，額貝都拉獻西吉木，達里圖、西喇河地。五十七年於西吉木設赤斤衛，達里圖設靖逆衛，西喇河設柳溝所。六傳至伯西爾，同治五年殉逆回難，追贈親王，以其子嗣親王爵。新疆回子王公今存者六，曰哈密，曰吐魯番，曰庫車，曰阿克蘇，曰喀什，曰和闐，歲一人入覲，謂之年班，每班必有恩賞，如寶石頂黃馬褂三眼翎紫纒之類，至覲班多次，賞無可賞，而王公年已老矣。惟哈密封親王銜，位最崇，安集延亂時，吐魯番等五王均流離，混跡爲民，置省後劉襄勤求得，請於朝，襲封如初。哈密王獨堅守危城，數與賊戰，城得全，故各王貢地均勘丈，升科納糧，僅擁虛位，無理民權，而哈密

一廳糧稅詞訟，仍歸王主持，其驛站命盜案乃歸廳理。纏民三千餘戶，每戶月出一人供役四五日，王之田有十三蘇門，卽十莊供役者代種，王給田具籽種，歲收悉納於王，民糧三年一完，謂之貢糧，牛羊馬駝衆數萬，亦民間代牧，其孳生者王六民四，與地方官接用敵體禮，而每不肯自貶，王之威福行於境內，儼然一大藩也，然以王之先公臨難，能保土宇，以忠於國，始得繼其休云。

纏俗奉穆罕默德之教，其曆以回教紀元之年爲始，以十二物紀年爲一週，有閏日，無閏月，滿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滿三十日爲一月。正月爲麥哈雅，二月爲色擺，三月爲熱比依兒歪，四月爲熱比依阿海，五月爲甲馬底兒歪，六月爲甲馬底兒海，七月爲兒甲普，八月爲俠板，九月爲熱瑪斬，十月爲俠挖罔，十一月爲子勒卡提，十二月爲子勒阿吉。歲首無定期，每屆二年前進一月，如元年在十月，三年則在九月，其每月朔約在漢歷初三四日，以見月爲度。至十二月致齋一月，白晝不舉火，滴水不入口，夜分見月始食，至月晦齋滿，卽除夕，明日卽歲朝正旦，宰羊祀其先祖，謂之庫旺兒亦提。每月以七日爲一期，第一日爲沙木畢，二日爲雅克沙木畢，三日爲斗沙木畢，四日爲賽沙木畢，五日爲恰沙木畢，六日爲排沙木畢，七日爲阿雜拏，卽禮拜日。入市交易謂之巴札，男子光頂與僧同，女子蓄髮結辮，多者至十餘，以爲美觀。男衣圓領長衫，無扣紐，略似僧衣，有單棉皮無袂，悉以布爲之，有彩色印花者。男女皆著皮韉冠，色尙綠，

綉金彩爲花，高胎捲簷，皮者以貂鼠羊爲之。以白布纏首爲禮服，女子則簾錦雞羽團團飾冠上，先以白巾蒙頂，拖至背，再罩白網巾，謂之裏板以遮面，而後加冠，結辮以絲縑，綴銀花鏤片，珊瑚，流蘇葳蕤，長尺餘，袷絆長不沒足，裁錦綺金絨綴成之，琢珊瑚爲紐，四枚，大如卵。耳飾穿明璫，瑰琳琅玕，長一二寸，條脫雜金珠珊瑚，纍纍及臂。約指多嵌鑽石，晶光灼目，豔冶跌宕，望之類天魔。與男子歡，則鋪氍毹，調絃索，婆娑跳舞，抑揚赴節，謂之煨郎。于闐和闐所產尤殊色，彈絲撾鼓，游媚貴人公子，類燕趙云。

十八日晴暖。哈密厥土白壤，產蘿菔，纏名拖囉浦，尤甘脆，有青皮紫肉者，有皮肉俱青者。由哈密赴迪化省城幹路有三，出北門經巴里坤謂之北路，天山積雪，五六月行始便；出北門，與巴里坤路同，七站至七格井分路，向西南經吐魯番謂之南路，近火山，夏月穴地而居以避熱，須冬十月後行始便；由七格井西行，謂之中路，經大石頭，寒暖得中，三四月行最宜。林文忠紀程所謂小南路也。現與車夫約行此路，共十九站，有一站一百十里，餘站多九十，少者七十，末站僅四十里，由安西至哈密十一站，由哈密至木壘河十一站，均大戈壁，無食物，須預備。午後同介候往遊回城，約二里許，夾道盡園圃，植抱心白菜，纏名阿哈宰，四圍楊柳桃杏，紅綠鮮映。有穿天柳者，楊類也，纏民呼爲素蓋提，高五六丈，孤榦沖霄，或至頂始生旁枝，或自根卽抽條遠揚，織碧蒙蒙，觀之生氣勃然。入城至哈密王府，王名沙木胡索特，大門二門向

南，宅門東向，規模卑儉，旁土上泥，與民居同，花園在東，執事引之游，園廣百餘畝，土徑上覆以磚，有亭館三四區，結構雅潔，而古木連陰，百花齊放，紅白炫爛，爲中土園亭所未有。出園往禮拜寺，有老楊八九株，呼九龍樹，大者盤屈畝餘，獨榦年久心空，存皮又久，皮四裂，或植立，或倒地橫臥，生稊發孫枝，復逾數抱，雖披重壘，槎枒撐距，龍鱗犀甲，如唐松漢柏，亦偉觀也。出城楊柳夾道，車路寬十餘丈，渠水環之，里許入漢城西門，過左文襄祠，停車瞻拜，後堂三楹，前爲捲廊，庭中供文襄捏像，高尺餘，障以玻璃匣，將薨前五日製也。光緒九年，家君官昭文，公時督兩江，至福山閱兵，余從武帳中瞻仰，如泰山喬嶽，檣拄乾坤，不
僅虎頭燕頤也。此像已稍帶病容，固應浩氣還太虛。堂前裝榻左右各四扇，刻公道光中禮闈下第後詠懷詩八首，錄以歸。公不以詩名，而卽詩可以見偉抱。又同治元年軍次重九七律，已入磨盾餘瀋，余久見之，忘其第五句，今得之，快極。出東門，歸店將昏。

乾隆間德威遠播，臣妾四夷，有香妃者原爲哈都擊地罕所育，食沙棗花久，吐氣若蘭。地罕多田，愛妃而怠於耕，妃畫己像與之，地罕攜至田間，被風吹去，某大臣得之，以進。御後思鄉，歸至哈密，飲藥沒

葬於喀什回城東門外五里大禮拜寺，土人呼爲香娘娘廟，每年三月大會，齊集拜墓。佛說玉女寶冬則

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中出旃檀香，口出蓮華香，豈香妃之謂歟。

附左文襄軍次重九七律：萬山秋氣赴重陽，破屋頽垣鬪戰場。塵劫難消三戶憾，高歌聊發少年狂。五更畫角聲催曉，一夜西風鬢欲霜。笑指黃花吾負汝，荒畦數朵爲誰忙。

嘉峪關城西北隅，擲石作唧唧聲，人不能解，或曰：前明閉關時，關禁嚴，啓閉有時，出入必讖，雀鳥之不能高飛者，朝暮亦由關門出入，有沙鳥焉，又名煞鳥，啄沙而食，黃帝時蚩尤亦食沙破其膝皆沙也，搶榆而起，

高不過十尺，一日大雪，關閉早，鳥歸不得，入夜半雪甚，相抱死，唧唧者鳥將死之聲，中於土石，擊之則上騰也。或又以爲妄，余曰：信也，凡忠臣孝子節婦義士有所思而不得者，其情固塞抑鬱，發爲煩冤愁憤悲痛太息，至於就絕，而其靈蘊結，其氣悽愴，其光飛蕩，其聲酸慘，日噴灑礮礮於太空冥漠中，堅可開金石，誠可格鬼神，與日星觸則爲虹，與風霆搏則爲雹，與霜雪雨露下降則爲嘉禾瑞芝，萬劫不能沒也。蓑叔之血，杜宇之魂，二妃之竹，孟宗之笱，漸離之筑，荆軻之劍，方正學抉舌之石，明肅妃碎首之碑，擊蛇之笏，殪虎之杙，孤臣之涕淚，逐客之詩歌，其物存，其靈其氣其光其聲固與之俱存，卽其物不存而其噴灑礮礮於冥漠中自若也。人固有之，物亦宜然，歐陽子云：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則異，爲死則同，然則沙鳥雖死，其聲存固無疑也。

十九日晴暖無風，下午寒未正行，由西關入漢城西門，出南門，園林夾道，過舊營壘，向西北行，里許

過橋，溝水清駛，過回城北門，繞城行，又里許，道左高原有回王祖墓，墓覆以屋，圓頂，飾綠磚，有亭有臺，繚以土垣。過橋入沙灘，平迤無際，而沮洳泥濘，約三十里，道左土垣破屋，似牧羊所居。日將落，路欹側，有泥窪，兩陷車，力拽始出。至一科樹，路旁有地，似已耕而荒者。過一科樹，已黑不見掌，須臾露微月，歷高坡，仰視星斗光大，懸而欲墜，道旁松楸森然，如魑魅離立，伸拳突鬣，工部詩：『日色隱孤戍，烏嘯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窮途中始知此詩妙處，樂何如也。行二十餘里，至頭堡住店，已子初，店三，漢民四，回民一，纏民二十餘戶，路名六十里，實七十里。堡內有驛，有關帝廟，堡外泉數十，味甘冽，種地二百餘石，上腴一石，收麥七八石。枕上復憶工部『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愧百年身』句，回環諷味，至睡不着。好詩與美色同能令人蕩情迷性，後世必有以詩亡其身者，吾此後當戒之。

纏回均宗穆罕默德之教，西四城一年朝罕者約千餘人，每人約費千金，歸家則名阿吉，猶得道之稱也。所朝之山，石崖壁立，高十餘丈，至者屠羊以祀神，以竿蘸血向石灑之，有點血及石上，羣賀爲神所歆，或將石上積血刺落少許，則寶以爲靈丹大藥，至榮大幸。遠道經年，跋涉寒暑，至饑渴勞病而死，人更仰之如生天成佛，入般若涅槃極樂世界矣。幸而生還，人雖敬奉，猶自以爲未足也。其愚至此，而其俗不

可易。纏民稱罕乃極尊大之詞，佛與君皆曰罕，官曰案板，猶可汗克罕也，譯音無定字，故無定聲，往往一地一人，其名屢易，匈奴稱天曰撐犁，蒙語曰騰格里，曰撐里，西域稱天曰祈連，纏民稱天曰胡大，曰胡達，波斯語也，以捲舌音輕讀之，皆可相通。

天罌七購哈密瓜一枚，長徑尺，形如橄欖，兩端銳而圓，皮色青翠，自蒂至臍白筋密布，如織如縠，如繡如絡，如網如麻縷，如纏雙絲，如蒙蛛網，如蟲窠，如癩石，如絲瓜瓢，其臍四圍圓大逾錢，無白筋，類人工界畫，初見不識爲何物，剖以利刃，久之乃入，肉色黃，明如緞，味甘如蜜，入喉而醃，爽脆如哀家梨，無滓渣，瓜心洛漚與東南香瓜無異，子白亦如之，殊形異味，擬之罕譬，思之流涎，或謂與中土西瓜南瓜相類，皆以耳食而未染指者，瓜乾色味全失，不足珍矣。

西域瓜果多異種，哈密貢瓜，吐魯番葡萄，葉城石榴，蘋果木瓜，庫車梨，人盡知之。皮山產石榴，一枚大三拳，子盈一升，色艷若丹砂，流汁若醴縣。西南桑株莊產梨，其美與庫車同而無核，又異品也。

纏俗無倫理，惟生我者我生者不配，此外皆謂之好親戚。男女相悅，男製一托瑪可，卽一裕絆，卽衫延阿洪誦經，卽合偶，反目則離，其離也，男女背相向，各前行數步，撮土向後灑之卽離，謂之零乾。離後未出百日，不得別配，配則相撕鬪，欲再合，亦延阿洪誦經解之；至三離，如仍欲合，男願則女立屋上，使男過。

其下，女願則將女送至卡朗擔，即乞與巧人宿，男送羊馬與巧人而後迎之歸。其俗最重詛誓，謂之抱經，凡錢債田土婚姻糾葛不明，則詣禮拜寺誦經，誓者將經卷抱胸前，置朗即饅頭於地，以足踏之，示不再食意，即罷爭，然稍有虛僞，亦不敢誓，恐爲神所誅也，而詭譎者每藉抱經以欺漢官，若徑信之，便爲所賣。

二十日晴暖無風。昨住路南張永盛店，屋後一泉，深丈餘，色青碧，源旺而味甘，有暗渠灌地。未初行六十里，戊初至三堡住店。初向西行，間向西北，沙灘枯草，二十里至二堡，車夫到此採芻芟入橐，纏回六十餘家，漢人三十餘家，荳麥茁地，桃柳滿園，風景蔚然。過此路平，逆行三十里入亂山石積中，碎石平布，又三四里兩山牆立，車路如溝，道左老榆數十株，詰屈有古致。三堡纏回約二十餘家，堡東有古桑數十株，纏民養蠶。三堡爲哈密關隘，同治五年冬迪化回匪至此，與土回連結，官兵戰敗，死三千餘人，土人被害極慘。堡西有塔二，藏忠骸。三堡瓜乾精潔，充貢品。塞外但有水土必有居民，必稍有種植，以青稞爲多，類東南大麥，楚辭云，五穀不生，蕒菅是食，殆指此。玉門安西以西，三道溝布隆基爾長流水等處，有水有土，烟戶遂盛，其間未闢之地尙多，此外皆砂石枯渴，無生氣，未可概言屯墾，親歷其地，始知之真，言之切也。

自哈密以西，驛馬皆巴里坤產，性傑騫，一點鐘可行五十里，而人不能馭。前在安西哈密境內，馬疲瘠，各僕爭求好馬，不可得，到此皆擇疲弱者騎之，防顛蹶也。物極必反，小可喻大。

左相於迪化置行省，是一生經濟，人亦以此多之。惟乾隆中已綏西域，極盛之世，累聖相承，一時滿蒙大臣無不講求邊務，而嘉道年間頗有創此議者，亦存而不論，何哉？封建郡縣，得失利病，前人之詳矣。至柳子厚始暢發其旨，後世不能易也。左相胸有成竹，決然行之，變藩封爲州縣，易將帥爲守令，施之新疆可也。若內外蒙前後藏，時尙未至，未可強也。果能使其族類化爲蟲沙，其佛祖賤如牛羊，其牛羊珍如麟鳳，而後治道途以移民，相阡陌以開耕，天地之所限，以人力爭之，庶幾其可乎。

自二堡行約三十里，過白楊溝，上覆土橋，水流甚駛，分二道，一通四堡，一通五堡，資以溉地。四堡距三堡二十里，五堡距三堡四十里，纏民百餘家。白楊溝二，一東一西，在三堡東十里，二水同向南流五六里，匯爲一，攔以木槽，槽開五洞。圍圖二尺餘分流，四堡得其二，五堡得其三，以溉瓜果，每歲哈密貢瓜，均取之四五兩堡。二堡悉纏民，四堡約百戶，五堡約二三百戶，凡膏腴之地均歸纏民，漢人不能有。

二十一日晴暖無風，未初出店，約行十里，至沙棗園，纏民四五家，共一院，夾道村樹相望。又五六里，遠望有樹，入戈壁粗沙碎石，車聲濺濺而沉殷，沙石厚也。行四十八里，道右有土山，約四五里，卽三道嶺，

下坡卽三道嶺驛，住客店時已酉正，共行六十里。夜半微雨。客店五，纏一回四，漢賈六家。西北有關帝廟，北有泉，味甘，向東南流，沿渠垂柳數十株，渠西有纏民園圃，桃花盛開，柳色掩映，渠流溉地數十畝，不謂戈壁磽确，乃有此風景。

自蘭州西行，道長日短，情思昏昏，聞雞鳴犬吠，便知到店。將出關，天風西來，馬糞觸鼻，便知到店。再行荒僻更甚，聞羊油羶香，便知距店不遠，及入戈壁，聲臭俱無，杳杳冥冥，將到店時，於簾隙間但見頽垣破屋燈光一閃而已。

纏民性不向學，初設義塾，強之來，則呼天曰，胡大胡大，何虐我也。南疆延一塾師，每月修金多者七八十金，薪米紙筆由官開支，歲費不貲，纏民殷富者，飾簞人子，使代己子以應役。哈密回王於煤窰每車抽銀三錢，充經費，立一學堂，呈於大府，大府疏聞，得旨褒美，而纏民控於廳署曰，王設學，何以王與臺吉伯克之子弟不入堂，而獨苦我乎？性質使然，強之何益。禮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治家謂日本北海道沖繩縣，英屬印度，中國新疆回部，皆當用特別法治之，可謂通論。宋儒謂修道謂教，乃返其所固有，非強其所本無，學之一字，似纏民性分中所無也。其間有通漢文漢語者，充通事鄉約，往往當官顛倒是非，魚肉同類，而不能辨其奸，官不通纏文纏語也。夫欲纏民向學，不過以我智慧開彼隔

闔耳然強彼從我難，屈我從彼易，變而通之，莫如設學堂，教漢人習纏回語言文字，譬之二客，一齊一楚，齊解楚語，楚不解齊語，齊人必能以楚語代齊語也。

宿三道嶺

苦峪城高日易斜，怒雷千里起鳴沙。龍堆夜雨雲如墨，大漠天荒叫鬼車。

二十二日晴暖。已刻同華封至關帝廟後土山，東北趾有泉，突沙而出，其眼十數，清冽而甘，山下確鹹如霜而泉不鹹何也。入渠向南流百餘步，分二渠，東南匯爲一塘，溢出灌地，西南溉園，供飲酌。沿渠生細草，青翠芊綿。纏園有老桑，芳香撲鼻，清陰覆地，極田居之樂趣。余住福生店，店主路姓，天津人，櫃房甚華潔，子故，遺腹子生月餘，媳誓守節撫孤，可敬也。忠孝節義，至情至性，不分聖愚，一步便造乎其極，又非學中事也。纏民喜種樹築園，性樸質，婦稚熙熙，似不知人世變詐者。三道嶺有煤窰，煤質極佳，惜無銷售。未正行五十里，七點半鐘至梯子泉，尖飯，耕戶二，王朱宋三人夥種地三石餘，據稱每種一石，豐歲可收七八石，完麥一石五升，極言地薄糧重，不勝催呼，每石初完九斗，後加一斗五升，不知確否。余初以爲戈壁有耕無稅，所得幾何，何至與貧民爭鎔銖，乃風沙鬼魅之域，亦有催科吏蹤跡，何處爲桃源乎。出三道

嶺向西北行大戈壁，地勢有起伏，行十四五里，道左草地一段，過廢垣，一柳獨青，道右遠望有白楊一，地高多長嶺，戈壁之脊也。又行三十五里，至梯子泉，白楊一，柳二，二泉匯爲一塘，以灌地，塘口開一圓洞，纏民呼爲潦壩，放水則啓之。申初東南風起甚猛，飯後行四里，過廢屋無人，此後多下坡行頗速，而石齒當車，欹側不安，行二十里後漸平坦，有砂石極厚處，車聲澀滯，如錯錯鋸，如鋸鋸木，如風捲潮，如潮打岸，如磨沙石，如碾瓦礫，奇響百出，令人耳聾心掉而齒欲蘇。又行十五六里，丑正至瞭墩住店，驛東北有烟墩，墩旁武廟，驛站馬營在驛東南，客店大小五，纏一，居民十餘家，回一。林文忠謫西域，修吐魯番坎井，輿水利人咸稱之，乃續開，非創始也。吐魯番多火風，風大沙石飛走，渠水堙耗，故須坎井，掘地爲隧，道闊容一人，深淺視泉脈，約二三丈，向上開一口，與井同，口覆蘆葦，壓土石，防風沙沒入，所淘之泥，用輻轆轉上，自一井至數十百井，以通水，如第一井深一丈，第二井則深一丈三寸，第三井則深一丈六寸，逐漸加深，掘入低處，洞愈多，井愈深，水愈旺，掘及泉源，往往深五六丈，激水逆行，從低流高，出口開一潦壩，即塘潑水，再修渠道以暢其流。坎水性寒，灌溉菽麥，天陰易生螟螳，賴有火風噓拂，熱氣上蒸，始盎然發生，故四時無雨不足慮，惟無火風難望豐年。坎井惟吐魯番有之，不知創自何時，何人，大小有式，淺深有法，河水不足，輔之以坎井，遂爲千古農家妙法。林文忠於伊拉里克極力推廣，然開墾不過什之二三，兵燹後非

廢地荒，無復有留心於此者，地利未盡，坐失膏腴，謂非守土之責歟。湘鄉曾曉棠司馬官吐魯番，注

變為膏腴，林文忠後所獨也，昨寄余書曰：讀溝洫志，嚴熊開陝西商顏山渠，山岸善，境內荒瘠，

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始於此，丁未十月附記。新疆地

形惟吐魯番魯克沁最低窪，形如釜底，據精於測算者言，吐魯番較東南海面僅高十八丈，較羅布淖爾

低三百四十一丈，較庫車低三百二十六丈，較疏勒低三百九十六丈，而魯克沁則較吐魯番更低三十

八丈，乃西域極低處，猶之海水為地球吸力所攝，海面隨地形以為高低也。按庫車塔里木河下流入羅

布淖爾，今測算者言魯克沁較庫車低三百二十六丈，較羅布淖爾低三百四十一丈，則是庫車低於淖

爾一十五丈，何以塔里木河之水不倒流也。昔人云，畫鬼易工，畫人難工，吾謂測天易準，測地難準，西域

山水經度，乾隆時與今日不同，中與西不同，西人與西人不同，同一西人前與後亦不同，將何所適從歟。

自汴梁以西，途中擔夫車夫，各自為黨，此省人與彼省不和，同一省而又有府縣之別，出關後

車夫畛域更甚，今日涼州黨與蘭州黨爭店，其勢汹汹，涼州者勝，自詡能結團體。張楊園云，人各為羣，則

天下之勢渙矣，故宜渙羣以為萃也。誠哉是言，既羣必渙，既渙必爭，奈何。

人之仕宦，不論位之尊卑，但貴得行其志，位至宰相，不能執宰相之權，盡宰相之分，尚不如一州一

邑，抱關擊柝，位卑而志易行也。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於曾文正之為相，奉

命西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予官嶺南前後九載，歷任四邑，院

司以下，從無一事疑我而撓我者，至今思之，猶感知遇，奈德薄能鮮，志雖行矣，實不能舉其職，及得罪西來，孑然一身，而登山臨水，讀書樂道，推己及物，覺慊然自足，遠過於作令時，特難爲外人道耳。從古宰相真能行其志者，皋陶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其庶幾焉，雖以周公之聖，不免爲流言所困，況漢唐以下乎。

二十三日住，申酉之交，大風飛揚，沙石亂走，如麟鼓初鳴，金鐘流韻。余生平最以堅忍自勵，而戈壁中有一種人物，卻不能及，深夜曠野，百里無人烟，雪花大於掌，風吼如雷霆，狐狸起於前，虎狼嗥於後，冰巖巖如鋸齒，觸之腫破血流，揭簾瞻視，乾坤入橐，星斗生膜，萬物繁聲而匿影，屏息悄坐，重氈疊障，狐裘擁衾，手足欲墮，斯時也，明駝駿馬，目炯炯注軌轍，按步徐行，走卒揚鞭追隨，神定意暇，如秉燭而履康莊，此真天下之至勇也，當師其意，以淬吾神而強吾仁。

近天山多虎狼，而狼尤爲牧畜害，昨見獵虎者大如歲餘犢，額上王字，初畫不顯，毛文稍斜，殆彪也。哈密王每年冬責獵戶鎗手人獻一狼子，無則罰銀一兩，故窮搜必得而後已，得一穴必有三四子，然狼仍充斥，且多智，能辨人強弱，遇人直視，不少退縮，以足跑塵沙眯人目，見婦孺老翁尤侮之。食牛馬必兩狼，一伏草際，一出擾牛馬，使之奔馳，伏者猝起以爪抓其腹，立洞倒而後食之，惟不多傷人，畏鎗手，聞火

藥卽遠避，聞鈴聲齒卽輓脆，故牛馬頸下必系鈴。虎之食馬也，縱之奔馳，虎坐而視之，馬自還立待食，恨爲之也。虎性善疑，與人遇必惶惑，却顧人能恭如釣莊如尸以待之，虎未有先施爪距者，若張皇躁動，亂發火器，卽中要害，亦必反捕，人與俱死。西人遇虎，怒目張拳，兀如木石，虎每嗅其面而去。莊子云，虎媚養己者。聞之獵人，虎雖猛，養之三日，馴如羊，凡善捕虎者，必用弱守靜以智取之。惟狼最無恩，雖日與之食，稍不備，輒爲所噬，狼誠無良哉。東坡云，禦虎吾有命，若遇當路君，恐命亦不足恃也。或曰，虎狼者人所化也，心爲虎狼，形卽應之。淫女化狐，郝后化蟒，有明徵焉。然則心爲麟鳳，卽化麟鳳無疑矣。

華封告余曰，今日南風大，向西北行，車必更速。余曰，魚逆水而游，鳥迎風而飛，今日大病，東風來，大家都向西去，西風來，大家都向東去，無逆風回顧者。昌黎云，回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方是手段。華封曰，逆風如何行得，汝若乘順風行，何至來到戈壁，余噤無以應。

驛東北有高墩，方而峻，卽瞭墩也。灘上碎石平鋪，或白或黃，或黝黑如煤屑，或青灰如碎瓦，途間石子頓撼，譬背不能着車，自入戈壁，路無惡於此者。北望天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距此約七八里，峯忽中斷，零亂縱橫。子末風起，狂暴異常，土人謂之怪風。

晚宿遇湘人馬某，自喀什噶爾來，云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加未喀什噶爾東八十里地名喀

什牙，滿牙震甚，忽裂陷，寬四五尺，長約百里，深不可測，間湧黑水，俯視陰風刺骨，作硫磺臭，有纏民跨馬過，陷入，西刻再震，白氣自內出，裂復合，所陷馬伸一首不能出。喀什莎車西四城連震二年有餘，始止。

酒色財氣，人之四賊也。漢楊叔節嘗自稱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然桓帝稱之爲強項，死後當致大鳥，則其不能平氣可知。余謂酒色氣三者之中皆有人才，惟利字中無人才，利令智昏，一念既差，萬事瓦裂，可不懼哉。國家亦有五賊，足以亂亡天下，曰女禍，曰宦寺，曰權奸，曰亂民，曰敵國。然四賊之來，皆由權奸把持操縱之，而禍始烈。謀國者能於此五者豫爲堤防，勿使萌蘖滋長，則長治久安萬世一系矣。

庚子

兩宮西狩，北邊震驚，圖什業士謝圖車臣汗三音諾顏扎薩克圖四盟盟長會議謀所歸，

圖車三三盟曰，俄羅斯已得京城，

三盟見泰西各國人均謂之俄羅斯

我三盟逼近，彼以兵脅我，安得不從。扎盟長達什

拉布坦獨曰：我等服屬大清將三百年，恩禮無替，今有難何忍萌他志，爾等不見伯里雅特乎，割界歸俄，每見中國官吏必泣曰：我等何罪見棄大清，何時贖我歸乎？聞者亦泣慰之，可爲前車之鑑。我四盟當厲兵秣馬，以一戰報國，倘不濟，聽爾等自爲。聞者皆感動。又準旗扎貝子年六十餘，充伊克招盟長，通漢文漢語，素以忠義自負。庚子秋聞

兩宮西巡，見人輒痛哭，數日憂憤卒。蒙古人雄鷲尙氣，結以恩義，能

得其死力，亦

列聖德威遠播，有以興起之也。士人百書都愛看，祇是忽卻論孟，百事都檢點，祇是忘

卻一身，人嘗作死時想，自然得生；嘗作亡時想，自然能存。睫菴偶悟及此，書以自砥。西來無書可讀，固是一恨，然多讀書卽算得人否？予四十後好討論時勢，又作不到，至今思之，亦是務外一病。

二十四日晴暖，昨夜未睡，已正始起。驛後土坡下有三四泉，一井深丈餘，水與地平，甘冽。北望天山，隱約如長城，泉上老柳成陰。申初行八十里，子初至一碗泉住店，店一驛站，一無居民。出瞭墩向西行，右多長嶺，路傍嶺下，頗狹，坡嶺叢雜，平者爲灘，二十里入九溝十八坡，凡登一坡，坡之脚接處必有一溝，出溝卽下灘，灘盡復有坡，坡盡復有溝，故有此名。中有一嶺在道右，最高，向北行，及頂與天山相直，白雲籠其巔背，落日如紅綃。半里許折向西行，南望戈壁，如履屋脊而俯平地，此天山南麓之附庸也。二十里坡盡，道右數十步有小土山，山頂一泉，近初尋得，上懸小紅旗書泉字以示人。又七八里，儂左嶺行，出溝，復儂右嶺行，入乏馬灘，道右有張勤果建卡房，今頽廢。泉一深二丈已堙。十五里灘盡，又十五里多下坡，至一碗泉，泉味甘，店一馬號一。

蒙古謂天爲騰格里，急呼之卽撐犁撐里也。西域謂騰格里山爲天山，顏師古謂祁連爲天，後人遂將關內之祈連山誤爲塞外之天山，而指天山爲祁連，又將今焉耆府喀喇沙爾之博爾圖山誤爲關內之焉支山。西域凡葱嶺東北之山蜿蜒數千里至巴里坤，皆天山也。山脈旣長，數幹並行，隨地異名，遂滋

後人考古之疑。漢書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與漢接，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與漢南山相屬。」數語，敘西域形勢最簡而明。漢終南山以西之祁連山在路南，故名南山，與西域和闐之南山相屬，關外巴里坤以西之天山在路北，故名北山，西與葱嶺相屬，葱嶺在西域之西，西北接天山，西南接和闐諸山，如大環然，中包三十六國，其正中低窪處爲羅布淖爾，舊南八城，今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所轄府廳州縣，均依山圍羅布淖爾而城，東北起鄯善，西南迄于闐，明乎此則西域南北大勢便自釐然。涼州永昌縣西，山丹縣東，有山赤立，邊牆壓其巔，下爲山丹峽，北臨草灘，是爲焉支山。匈奴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與祁連相近，故連類及之，與喀喇沙爾東西去三千餘里，豈能牽混。

燉煌太守碑在巴里坤天山關夫子廟內，碑高五六尺，厚尺餘，色黑，堅潤類玉，天然石筍，不假雕鑿，碑陽碑陰均凸凹不平，碑文下虛尺餘無字，曾有回民欲盜之，挖至丈餘，根不能盡，其人病魔而死。相傳天山漢碑能避水，唐碑能避火，須五月五日午時搗者方驗。唐碑在巴里坤北門外 廟內，覆之以亭，平臥地上。

余於新疆中俄新界，初見洪圖，繼見沙大分界日記圖說，頗能了然，到戍後，當求邊帥於伊犁略

什之間給一卡倫差，與三五老兵日騎馬巡國界，守鄂博，穹荒風雪，幕天席地，可以出遊，可以讀書，三五年後於山川扼塞，部落風土，必有所考證，亦流人應盡之義務也。新疆轄境與俄分界處，皆立有界碑，謂之碑博，亦名鄂博。定界時，原立七十九座，其不能立碑博者，則指山梁爲界，邊地無碑石，無手民，但取木板長四五尺，書明地名，漬以油立土中，并築三角墩埋銅牌，其中文用清俄合璧，每屆三年各派員會勘一次。自光緒十四年俄稱邊界有事，僅查至喀什道屬蘇約克達坂止，其西與俄費爾干省交界者尙有九座，曰庫嘎爾達坂，曰吐子阿蘇達坂，即阿來庫里，曰塔拉格依達坂，曰薩民雅爾得達坂，曰塔拉庫勒達坂，曰克斯達爾達坂，曰喀拉卡拉達坂，曰以克則克達坂，即依特特克，曰東格爾瑪達坂，即喀喇別里，曰依爾克什唐達坂。均在疏附西境，今已六屆未往會查，外人最重界務，何以藉詞推諉，恐有故也。西來覽山川之雄奇，關扼之險阻，證以古今成敗得失之局，始悟名將用兵，必攻險者，所以攻心也。凡險阻之地，必兵力所萃，全國人心恃以無恐，攻而奪之，摧折其兵力，則人必散而心必畏，畏斯服矣，得其一險一隘，可使全國俱震，古人碎萬人以爭尺寸之地而遂席卷千里者，皆此也。大禹治水，繫龍門亦是攻堅，所以全河俱下，神矣哉。

昨宿逆旅，主人有一子，頑疲異常，人皆惡之，今日入店後，見一子八九齡，汲水掃地，執事如成人，事

畢立簷下，不失尺寸，詢之姓，余母寡而賢，教子極嚴，余遙望其廬，敬之欲下拜，世間盡如此母，天下太平，人才不可勝用矣。子弟初基，最重母教，次重擇師，尙有一法，略仿釋家受戒，施之童稚最宜。家君曾以教小子於書室內，至聖神牌前置一案，案前立一粉板戒牌，牌前設一拜墊，須長而厚，戒牌上書數則，大約如兄弟爭食物，毆打奴婢，殘害蟲蟻，妄言妄動，忤逆父母師長之類，皆童稚所易犯者，每日早飯後焚香，引童子就拜墊，三叩首畢，俯伏墊上，師長手執夏楚，將牌上規則一一指點申警，昨日所行有顯違規則者，戒以切勿再犯，其出書室後，在閫內有過失，可令老僕傳語，其師於受教時，亦一一申警，使之儆懼，果能日日行之，非心既格，進德亦易，初學之一助也。萬里遠戍，此生已矣，惟與人爲善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書此以寄諸子。

天山

呼吸蒼穹逼斗躔，崑崙氣脈得來先。春風難掃千年雪，秋月能開萬嶺煙。西域威靈蟠兩部，北都枝幹絡三邊。會當絕頂觀初日，五嶽中原小眼前。

二十五日陰。昨夜子正東北風起，狂暴如海濤，至午不止，一老攜一童十一歲，風吹倒地，久之始甦。

余與子芳立門外，欲交語，爲風所咽，淚出而口如緘。有二車先行，車篷被揭復回，有三人自瞭墩來，徒步共一繩，各繫於腰，拽之始達。乃車夫謂店小無槽，堅欲行，未末行五十二里，八點三刻至車轂轆泉，雪作，僅一店，泉水苦且渴。出一碗泉西行，距天山五六里，數踰沙阜，多石車簸甚，行四五里，向西北行，天山東下，至此漸落平地，倏起小山長嶺，條分縷晰，紛披縱橫，自西徂東，復由散而聚，有一峯下圓上銳，卽巴里坤天山之首也。車路行山峽中，如隘巷，高低曲折，夾道山多碎石，色青黑如死灰，白刺瑣瑣，纖茸掩映。十四五里，有長山夾峙如峽，出峽登高坡，道左之山皆沙土結成，黃赤雜揉，高峻峻嶒，峯多懸垂，路漸平。二十里下坡，向北行六七里入峽，峽盡復上坡，向西北行三四里，至車轂轆泉。此五十餘里亂山沙灘，無人煙，約行四十里，道北里許名芨芨草子，有民居一。有泉，再行十二里至車轂轆泉一碗泉，無草樹，無居人，亂石被地，無水土生氣，不能種植。

東南雨礙路，舟行礙風，西北無雨，車行最畏風，車馬動爲捲去，其阻滯過於雨。從祖縉卿孝廉幼承庭訓，壯遭時難，博學喜交友，使酒自混，似石曼卿，而文章馳騁，豪邁似陳同甫，偶及時事，則忠憤填膺，涕交頤下。乙丑禮闈下第後，欲上封事劾執政，諸同年醉以酒，縛車中，酒醒已過蘆溝橋矣。尤萃力於詩，避難中州，信陽途中有句云，伍胥乞食簫聲慘，張儉投門劍影寒，可誦也。嘗言吾當踰天山，臨瀚海，登崑崙

之墟，以發舒奇氣，竟未得償其志，然言之易不知行之難也，一慨。

天山自長流水東至此約五百餘里，綿長迤邐如長城，無峯巒變態，至一碗泉西北忽中斷，散爲無數亂山，亦一奇也。此天山卽漢書所稱之天山，土人名爲小天山。

二十六日陰風未息，午後微雪。行五十八里，四點一刻至七個井。出店北行入山峽中，白雲滃鬱，出入襟袖。行八九里峽盡，向西平曠，道右遠山綿長，嵐翠蔚然，亦天山也，路頗坦易。二十里山漸近，有石子，又行二十里，夾道草灘積草甚密，間有胡桐，纏民呼爲托和那克，多生鹼地，其脂可作鹼，入土爲胡桐淚。折向西南行六七里，至七個井，店二，一官建馬號，一泉，水苦。尙可飲余向店主人取爨餘枯桐長三尺餘，介侯云，羅布淖爾胡桐連陰數百里，大者纏民空其中，如舟以渡，名曰卡盆，載牛馬則聯數卡盆爲一，略同航，或製爲甬以貯米，桐老腹空，近皮數寸甚堅結，卽匈奴傳中胡桐也。七個井北近天山，胡桐圍二三抱，幹直作梁柱，細者爲椽，樹頂老幹生葉，類中土白果葉，下半新枝葉細似柳，幹皮皺裂與中土梧桐迥異，結子顆內藏粒大於芝麻，和以麵，灑水中，魚食之卽浮，其毒魚與木瓜灰等。纏民製胡琴洋琴，均取其木爲襯，空心易成音也。自一碗泉至七個井兩站，一百十餘里，實不過百里，儘可作一日行。入夜風息，頗寒。

萬夫之勇，太阿之威，惟女子小人能劫之，乘其所蔽而以漸入，君子當以明慎杜其所忽，今日有所鑒而爲此語。

由七克騰木向東行二百八十里，距十三間房約一站地，名土井子，多大風，卽風戈壁也。光緒四年三月張朗帥飭將官李成金前往開路，率隊五百餘人，馬駝數十，於戈壁上紮帳棚，棚內穴地以避風，一日日將落，黑氣遠來，知大風將至，士卒以羣鎗排擊之，夜半聞有物墮地，聲厲，初作喘息如騾馬噴鼻，次晨相距里許，有一物似蝎虎，長十三丈，作深綠色，脊背墳起，大小如覆盂，色紅，兩目外圍紅白黑圈數道，鼻孔露黃毛，頷下如硃砂，腹至尾作深黃色，皮厚如指，墳起處刺之出白汁，着手卽腫，士卒復擊以鎗，斃數日臭，截爲七段，載以駝，投草湖。此物每吐黑氣，立致大風，能挾風騰起，吸駝馬食之。支解後，腹中得金銀女飾，重四十餘兩，馬鎧馬掌皆吞而未化。土人於十三間房一帶每見小者，長一二尺，踞石上，以前兩足向日月而拜，土人謂之石龍，卽蜥蜴也。成金言坎巨堤條拜堤山中常有黑毛人，行走如人，能飛空，黑黑子卽布魯特部人以鎗斃之，有一頸三頭者，曾目見之，中一頭最大，兩旁各四頭排列，面目略同。呂氏春秋禹西至三危之國，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非妄言也。

輟耕錄言回紇野馬川有木，曰瑣瑣，燒之其火經年不滅，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余見瑣瑣芊綿

成叢似草而木質，五月徧開紅花，纖密如桂蕊，其根蟠結沙內，粗如兒背，大者類栲栳，以之爲炭，經夕不滅，九成所云，豈傳者神其說歟。

風戈壁一曰瑪海戈壁，一曰噶順沙磧，袤延千餘里，古之白龍堆也。今三間房十三間房關展以至托克遜皆其地。白楊河至托克遜路旁挖有土穴，備行人避風，土人謂之風穴非也。巴里坤南北天山晨起青霧迷漫，是日必有大風，人馬當之若飛篷，地多蜥蜴，大者類鼉，風將起，羣集人立而舞，人亦以是驗風之至，又謂之黑風川。

發車轂轆泉

踞鞍且盡掌中杯，幾見風雲起死灰。萬里悲歌生馬角，一天冰雪上龍堆。望中北斗京華遠，賦裏南朝詞客哀。聞道進賢新政美，窮荒收淚首重回。

晚行

小飲得紅顏，冰絲滿鬢鬟。黃昏風雪緊，上馬望天山。

二十七日午前晴，頗冷。午正行八十里，七點二刻出峽，卽至頭水溝，無樹木，官店一，馬號一，小店一，住兵十，水稍苦可飲。出七個井，初向西北行，沙灘碎石，遠山如半環，一里左有小土山，二里沙灘，八里上坡，間有碎石色黑，八里向北行上坡，右山漸低散零亂，一里碎石格車，一里入峽，天山西來二千餘里，勢如奔馬，至此中斷，劃爲深壑，橫穿山腹一百四五十里，可謂奇矣。北行二里，小山夾道，車簸甚，四里偏東，峽寬四五丈，愈入愈窄，二里正東，山根多大石，左有二峯最奇秀，白雲冒之，忽騰起與山石相觸，一吞一吐，久之乃沒。二十里懸溜峭壁，兩崖相竅，石各異態，有細紋如牛毛，長皴如披麻者，有大石上覆，碎石如鱗甲者，有層疊如砌者，有方整如塊者，有斜欹如堆酥赤立如斧劈者，有上突下空如覆屋者，有方平如砥可坐千人者，有孤插如笋者，有如帶劍披甲者，有如端拱而冕旒下垂者，有如武夫持戈互鬪者，有如美人互相偎抱者，有如奇鬼怒搏者，有如覆鐘臥鼓鼎立釜仰者，入峽愈深，石愈大，峯愈幻，車亦愈簸，一石一狀，數石攢成一峯，而一峯極一峯之變。車入峽中，峽隨山轉，忽東忽西，迷於所往，其高峯赤立無寸土，而石罅中異草叢生，青黃如繡，積雪掩映，斜照微烘，俱成異彩，真覺其中有洪荒日月，太古烟霞，十地幡幢，九天宮闕，倘封以丸泥，限之弱水，作洞天別墅，儘可奴隸雁鴛，嘲笑蓬壺，余目爲之盲，頭爲之眩，尙不能窮其靈奧，寫其萬一。偶下車步入一澗，芝英瓊華，珠礫丹砂，俯拾卽是，而同行者若未見也。行五十

里後，天白顚顚，雪花飛洒，陰整生寒，重裘不能禦，其間必有異人結茆跣坐，羽化登仙者。距頭水溝約四里許，峽內有澗水，闊三丈，長二十餘丈，積水甚深，層冰未解。入夜大風雪，官店寬廠整潔，桌椅俱全，爲關外冠，佛說旅泊之人，賜與華屋，雖不能久居，亦快事也。

士大夫處富貴，享用之盛，意氣之盛，習慣自然，雖賢者不免。若乘傳車，出玉門關，行冰天雪窖中，著氈鞋，披老羊裘，依土炕，飲酪漿，然馬糞，炙黃糜肉，戟手枝足食之，求鹽豆豉而不可得，此時享用何如，意氣何如。

癸卯夏某帥初至粵，丰采嚴憚，人人自危，有愛余者曰：君何不預爲地，有人願作楊狗監也。余謝之曰：得失榮辱，莫不有命，我豈鬻於市者，遂止。復有以馬融徇時相諷者，余曰：命應窮，徇時未必果達也。後難作，愛我者頗惜之，余曰：我之不願求託於人，卽命使之也，何悔。入獄時，某帥猶語人曰：某才實可用，若早低頭，我獨不能保爾乎？聞者競以告余，余曰：刀鋸鼎鑊，是烹斬人之具，果以道得之，與就枕席無異，冠冕黼黻，是榮人之具，倘枉道得之，便是坐於塗炭，士各有志，願入獄不願求保也。子芳見予立風雪中，鬚眉冰絲縷縷，猶道前事，以相笑諠。

夜半有聲發於南山，初如羣馬嘶風，遠近相和，漸如流鈴幽磬，雜以鳳笙，要眇圓轉，上徹雲霄，皂馬

植立瘖啞，犬竄伏不出，店主云，龍吟也，常聞之，不爲異，未審是否。

宿頭水溝

土炕篝燈夜未眠，短衣長劍到窮邊。雁飛瀚海書難寄，馬踏天山雪不前。爨下胡桐猶有淚，車旁駝刺欲生煙。窺簷星斗中宵動，將曉雪止風厲星動甚觸忤閒愁五百年。

二十八日早陰，巳日出，西北風。途有凍人。午正三刻行，六十五里，五點半至大石頭住，官店民店二，一略寬，馬號在官店之西，澗水甚甘，冰厚三尺。出頭水溝西北行，山峽漸開，三里右山盡，左有小山三四峯，路如溝，五里漸至平地，右有長嶺，十里左山漸平，右山漸近，上坡多碎石，十里漸平曠，向北行二里，至色琶口，荷戈紀程作色壁口，兩山並起，左山下有營壘，如小堡，下坡入峽，僅容一車，山根多大石，西北行五里下坡，兩山漸伏，二里又起，雪甚，車行雪上，軟而簸。二里道左大石一堆，里許又下坡，三里小山亂石，右有長阜，里許上坡，偏西行，右小山多石，零零落落，左長嶺，四里上坡，又里許兩山之間窄而陡，車行欹側，幾難立輪。二里折北，道左大石一堆，西草地一段，右山又起，四里下長坡，兩山漸高漸開，路甚平，多白芨草。八里至小石頭，頽垣周遭，三里四山縱橫中闊，至大石頭。午後風緊，點水卽凍，呵氣成冰，兩日不見

一樹初入民店，人多難容，移官店，出店風狂甚，迎之則僵，負之則伏，一僕來臂余，揮之去曰：封姨何大肆虐，微命安足賭也。緩步而過。

士人云，小石頭初有店，爲鬼祟遷去。戈壁山店每有鬼魅，余初不信，繼思山鬼現狀，屈子六祖皆遇之，定不妄，然必待屈子六祖而後出，何必弄愚人，此鬼殆亦不分雅俗，惟知祟人。

予出嘉峪關作長城七古，僅得半，有風摧雪壓屹不動，原來黃土和人肉，夜深飲馬蹋長壕，白骨杈杆鬼猶哭之句，旋見湘鄉曾煦棠孝廉詠長城句云：薊北遠連銀海月，隴西隔斷玉關春；王晉老嘉峪關句云：千年西旅通東道，萬里秦城接漢牆，遂輟筆。

關外景象荒寒，唐宋詩人多渾寫，不能曲盡，余偶有吟詠，每爲才思所窘，晉老出塞諸作，橫絕古今，七絕云：武皇好武事西征，狼籍中原百萬兵，贏得明妃雙袖淚，年年青塚月三更，又夜夜鳴沙響怒雷，西風吹入白龍堆，關山萬里思親淚，大至城頭首重回，極似太白龍標。煦棠有句云：廣漠牛羊眠鎖草，荒山駝馬長鞍花，塞河流地沙成海，邊月黏天夜盡霜，官閣虛檐棲野鴿，胡天腐草斷流螢，確是塞外景物，亦可誦也。

二十九日早陰，冷甚。九點半行，三十里至三十里墩，十二點一刻午尖，兩點鐘行七十里，七點半至

三個泉住官店，車店二，小店一，駐把總，有關帝廟。出大石頭，初北行，折向西，兩山漫腫，車傍左山脚行，偏側而簸。五里山漸平，六里右起長嶺，多碎石，十餘里右山平遠，路漸闊，左山仍起，三里右山低平，起三四小峯，遂止。自七個井西二十里入峽，穿天山之腹，至此山始盡。三里至戈壁頭，三十里墩，飯於舊官車局後，有烽墩，屋甚多，撤局後無人管理，舊會開井，深十五六丈，無泉，取水遠至七八里外，又非腰站適中之地，停車者少，不足養店主，荒廢異常，門窗俱無，駝馬糞填集，無立足地，簷下狼矢體體，坑塵厚寸餘，勉入一餐。風狂而冷，各僕相顧含淚，余雖強慰督之，而亦悽然，但曰：願爾等終身勿忘此境，人生到此，不但窮通寵辱俱忘，卽父母昆弟妻子死生聚散亦漠然置之，作出世想，而道心生焉。未正登車，向西行平曠，六七里過沙灘，入草地，十餘里望天山積雪如玉，城綿亘雲表，又十餘里車與山接。晚晴雲淨，落日金紫，萬縷射馬耳。北望草地青黃接天，南望天山巒壑叢深，如玉龍偃臥，鱗爪森張。西行間偏南，十餘里至沙河，頽垣一區無人，又十餘里天山之陰向南拖一長坡，上坡仍草地，多積雪浮水，又四里下坡，道左有長山，傍山入溝甚深，多石，又行六七里地平如砥，而碎石梗車。近三日天寒大風雪，午後風息，天淨若洗，晚景最佳，可卜明日晴暖。余自弱冠掛朝籍，深入世網，飲食男女遊戲徵逐外，惟流連文史，沈迷卷軸，便以爲人生至樂，一行作吏，更日在繯鎖中，春至不知喜，秋至不知悲，悠悠夢夢，將與螻蛄蟬蛸同盡，今隻身萬

里盤旋風沙鬼魅之鄉，所見者惟窮荒風雪，大地河山，夜觀北斗，知南北，朝見紅日，識東西，是何等氣象。詢之士人，雪蓮生石罅中，亦名石蓮，崑崙東麓雪峯高千丈，有鳥純白如鸞，巢雪中，其糞積久生蓮瓣，長二三尺，作黃金色，閃灼不定，莖空高一二丈，百里外見之，及近則隱，取者須以一人持大鏡照視，一人以木筏度雪往，始得之。聞西藏雪山中亦有此蓮，豈佛所謂優曇華歟，寶蓮華歟。

西荒草木未入中土，山經、爾雅、風詩、楚騷均未採及，近人箸錄亦言之不詳，按石蓮雪蓮本二種，雪蓮兩瓣相合，長二尺餘，形如皂莢，劈之內藏白片無數，紋縷與蓮瓣同，每片含子類榆錢，出西寧青海西藏雪山，性暖，治婦人血證。石蓮莖長八九寸，圓如指，中空，無葉，花瓣純白，自莖而上，有萼無跗，狀似萵苣，雖殘不落，花心突出，類雞冠花，疊簇而成，香濃與蓮同，而略含桂芬，出巴里坤者良，土人亦謂之雪蓮。博克達阪徐道士贈苦酒，索書聯，書坡詩舊游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一聯贈之。

三十日晴，風息漸暖。天山之陰，積雪不消，背之暖風煦面，向之則寒威淅毛髮，一步之內，氣候不齊至此。

十點半鐘自三個泉行五十里，三點正至一碗泉始飯，廢垣甚多，回民二，一開小店。四點一刻行四十里，七點半至木壘河住店。出三個泉，初向北，漸西北，四里下坡，右有土嶺，天山低平而綿長。四里下大

坡直西，三里下坡，多碎石，里許再下坡，四里石多，車震撼，左山漸近，三里下小坡，五里稍平，山更近，北望草地平曠，三里下坡，車欹側，多石，又上坡，左右均長嶺，車行深溝，左嶺即天山外郭也。三里上左嶺，天山伏不見，左嶺長，車行二嶺之間，旋登高坡，約三里下坡，左嶺外仍見天山。三里下坡，車簸甚，右嶺平，左亦低。五里餘下坡，西南行，折向西，六里下長坡，兩嶺之間狹而多石，車簸極。里許左嶺低缺處，見天山雲白團團若車輪，旋轉不已，漸若匹練輕綃，至青烟縷縷乃化。二里下坡，至一碗泉，飯後仍西行，左嶺下地高，右草地低，車傍左嶺行十二里下坡，見天山高起，負雪立斜陽中，右一土阜有破垣亂石，五里下坡，左嶺漸平，見天山之趾，護土甚厚，路平坦。十里傍山根行，見天山最高一峯，晚霞返照，白雪與晴嵐爭暉，如美人披縞素，戴金翠首飾，凝立大荒，仰天而若有所訴者。道右三里許有村莊，小樹連綿，卽頭二三旗各莊，八里下坡，天山漸低伏，三里左嶺外復見雪山。道邊有墾地，二里於斜陽影中忽見奇峯怪石，參差林立，乃木壘河之頹垣破屋也。入街住店，店寬大，市上一百五六十家，飲食之物悉具，附近種地頗多，春夏天亦應時雨，木壘河水由西南引至東北，灌頭二三旗地及一碗泉北各莊，河水味甘，駐紮守備，營壘甚整。自哈密巴里坤赴烏魯木齊，木壘河適當其衝，雍正間征準夷，岳大將軍以木壘地方扼要，請移大兵駐之，副將軍張廣泗謂地處兩山之間，形如釜底，受敵甚易，據守甚難，請於闕舍圖駐重兵。今親履其地，方

知二公皆能知兵機，審地利者，而張公之言尤能慮敵焉。

天山之北，自三十里墩至此，青葱無際，悉草地，北行直達歸化城張家口，以駝馬通道，經內蒙古地。自哈密至此十一站，戈壁始盡，土人謂木壘河爲富八站之首，以後人煙較盛。天山自葱嶺分支東下，蟠屈數千里，蒼莽雄秀，念秦漢以來，匈奴突厥縱橫塞上，雄長西域，蹂躪北邊，山川之氣爲之也。

高宗

戡定兩部，

穆聖恢復全疆，西北王氣惟我，朝實足以當之。

咸豐間木壘河市塵極盛，民居過萬，凡山西歸化城貨物悉屯積於此，蒙古諸盟亦來貿易，爲北疆大聚落，遭亂後已三十年，迄不能復。

二帝三王典謨訓誥，專言爲人君治天下之理，孔子出始兼言修己爲人之理，始於學，中於仁，終於誠，千緒萬端，都從己身作起。予四十後，家君命溫習近思錄，始知宋儒左說右說，只一眼註定克己。無一字落空，驚遠，久官牧令，日與民接，又多識西人，察其言行，五十後始知人性皆善，朱子補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兩層，將孟子告子荀子賈子楊子王充韓子歐陽子周子程子諸說一一包括圓密，與孔子性近習遠之旨吻合，一切說性卮言可掃而空。朱子真聖人也。西行至蘭州始知孔孟言知命俟命，大都就富貴貧賤仕止久速上說，惟知命始能俟命，工夫全在修身，修身全在克己，克己全在好學，迥非委心任運。

一流人所能藉口半生偏好詞章望道未見老冉冉其將至憂患之餘稍有悟入朝聞道夕死可矣清夜思之不禁流涕。木壘河三鼓書。

宿木壘河

大旗翻落日，破帽抗行塵。鞭影當頭喝，轡容沒骨斲。村荒狼負豕，沙迴鬼呼人。夜半胡笳動，明燈照輶輪。

四月癸巳戊戌朔晴，仍冷，午暖。十點三刻行四十里，兩點至東城口午尖，三點一刻行五十里，七點至奇台南門外住店。出木壘河下坡西北行，曲折麥地，忽南忽北，里許渡河北行，折西下坡，道旁種麥，二里左嶺高，七里右嶺高，上大坡，土阜縱橫，名平頂嶺，車行嶺下如峽，登坡至頂，左嶺漸低，西行沿路多碎石，右嶺復起，多高阜。十里車行二嶺之間，右嶺起伏漫延，下坡入咬牙溝，碎石徧地，車震撼欲撲。十里下坡，六里下坡，多石子，三里道旁多廢垣，至東城口，店六七家，飯後出店西行，右嶺遠，左嶺低，五里平曠，多積草，五里左嶺起，下坡碎石鋪地，多草，三里右有廢垣，左嶺遠伏，西行偏南六七里，左有村莊，過水溝，見天山，十里至溝底，崖有居民，垂柳數株。天山漸向南去，復由南折西，繞奇台之南，右平曠，左嶺長而低，夾

道村莊，樹木迤邐。間向西南行，十里至奇台，有故城，駐巡檢，舖戶一百餘家，民居種地者多。奇台古城一帶多竊賊，昨由古城來四車，將晚遇諸途，言昨夜住此店上房，後壁鑿三穴，堅未能入。夜發古城，有賊伏軒下兩輪間，鑿通箱篋，失多物，人臥車內不知也。聞之咸有戒心，幸店主老於江湖，素善防賊，特以稍安。奇台南半里有澇壩二，爲合邑人畜飲濯所需。夏月收雨水，並引雪山水以供常年之用。曾挖井至百丈，無泉也。

阿克蘇西一百八十里地名烏什吐魯番，其南有地名哈里噴，四山之中纏民百戶，生女盡美，相傳唐時有狐化爲人，與人合，爲百戶所自出，聚族而居，富於財，互相婚配，不嫁外人。纏語謂狐曰哈里噴此與黃帝女嫁盤瓠生子犬戎無異，亦戈壁中朱陳村臘脂坡也。魏書高車傳謂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其少女配

老狼，產子滋繁成國，茲族又出於狐異矣。

纏語謂狐亦曰圖勒齊

僕人李芬四川南部人，本土家子，流落秦隴間，余出關攜之行。今午見壁間題春日思家三詩云：

金滿城邊淑氣滋，春回大塊鳥先知。梁間燕翦裁花瓣，簾外鶯梭織柳絲。欲向東鄰同把酒，偶來西塞自題詩。雲山蒼莽家何在，卻喜和風細細吹。憶別鄉關塞外游，茫茫瀚海度春秋。一輪明月天山頂，分照蛾眉最上頭。大木城頭望故鄉，雪光爛熳路蒼茫。萬重雲樹三更月，不憶梅花不斷腸。墨跡未乾，詢之

乃其作也。偶命檢韻，隨手即得，雖不如康成詩婢，未知與杜家阿段何如。芬於己酉三月十六日故，葬迪化紅山背，四川義地。

久患失血遂不起，附議。

五洲之民多食太牢，食羊豕者次之，所稟不同，又或限於其教，而哈薩克獨嗜馬，敬客以爲殊禮，客至擇健駒，牽示客而後奏刀，洗刮烹治極精，其腸尤美，客愛其神駿，每攜之去，不忍殺。優孟曰：以壘竈爲椁，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此雖滑稽，足見古人食馬，且精於調和。

初二日晴，漸暖。午初行四十里，二點一刻五分至四十里腰站，午尖，三點二刻行五十里，七點半至古城住店。出奇臺向北間偏西，下坡夾道小阜麥地，天山在南，一望平曠。十五里後間有碎石，十五里三十里墩破垣無人，十里四十里腰站，小店四家，戈壁無水，僅一井，上覆土屋，置鹿盧繫縵三十餘丈，以取水，擲以石，久乃微響，水味甘。易井卦上六井收勿幕，註幕蔽覆也。此井獨有幕以保其利濟之功，可補易象矣。飯罷行十里，微石，右嶺見村莊，十里右大墩一，小墩五，破垣無人。入草地，黃蘆白茭，彌望皆是。六里下坡偏西行，右嶺起，下坡過頭屯河土橋，有頭二，三屯。泥沙陷車，河左岸高，車行溝中，上坡仍草地，夾道村莊烟樹。右嶺下有土垣柵門一所，遠近村樹相接。十五里入古城東門，過河至城，祇五六里，車夫謂十五

里妄也。里許住店，奇臺於光緒九年初設縣城治，奇臺劉瑞齋太守爲令，經營草創，伐天山松柏建衙署，費數千金，十六年始遷古城。奇臺距此八十里，無水，隔戈壁，而田疇商賈皆在古城，一切不便，始遷此。縣之精華在南北兩鄉，人民殷富，不異中土。洪姓天津人，商販來此三世矣，養馬一萬六千匹，牛五千，羊萬餘，駝二三百頭，河兩岸草地牧馬，綿延數十里，皆洪所畜也。庚子之亂，天津人失業遷此者三百餘戶，皆依洪而來，窮荒竟有此富民侯，關內富民以鎮番馬姓爲最，亦以牧畜起家，已九世，富更過於洪。

古城在戈壁中，泉甘土厚，可居可耕者縱橫一百餘里，每年約出小麥五萬餘石，繁盛爲新省冠，而商販畜牧之利尙倍於耕，凡北草地關內運來各貨，皆到此屯積，西北至塔城伊犁，與俄交易，西南至喀什，與英交易，西至迪化，南至吐魯番，皆由此分運，俄英洋貨進口大宗亦集此而後東進嘉峪關，北至張家口歸化城，所以盛也。

三個泉逼近天山，相傳其地最忌鳴炮動金鼓，犯之風雪立至。三月二十二晚榮廉訪過宿，營弁鳴炮響號爲禮，二更後果大風雪，廉訪止之已無及，烏梢嶺巴里坤天山均如此，豈荒徼絕域，人有殊稟，地亦有怪徵歟。大石頭附近夏月常有風雪，極冷，甲辰四月有八人同行，忽大風至，奔避路旁小廟，相隔數十步，竟倒而斃，戈壁恆有之事，不足異也。凡凍人手足血肉凝結如石，急取冷水浸之，彼覺溫溫然，須臾

水中皆冰而後蘇，若驟近火，則手足墮落多不救。

洪稚存云，山川奇傑偉麗，足以發抒人之性情，余謂生長風沙冰雪，亦足增長人之志氣筋骨。巴里坤天山產油松，質堅而重，其生於石上，當西北風者尤佳，工師伐之，製棺槨，雖狸首之斑，女手之卷，不能過也。塞外凡雪盛風猛之地，所產動物毛裏必氈厚深細，植物必枝幹堅壯，所得之氣異也。人之處憂患，與物之歷風雪同，可以人而不如物乎。阿爾泰山元世祖龍興之地，產紋黨，大者圍三尺，橫紋密結如纏，曾見人取一段長五六尺，而首尾藏土石不知其極也。博克達阪山秦州老山所產亦如之。煎膏良，服之能強筋骨沃毛髮，使人元氣充然有餘，藉其力以攻書史，治文牘，雖積日不眠，無所苦，若雜他藥入補劑，以之縱欲御女，一再洩，每患萎緩弛弱，手足拘攣不能救，異哉。

將晚晤石幹臣，伊同榮廉訪行，因事留此已數日，得電王晉老由平涼道授新藩，異數也。相別未幾，大用如此之速，殆朝廷特簡，爲新疆計。近年文人經生罕大用，晉老平生佩服湘鄉文正，其文章學行亦同道，而經史功力尤邃，將追步文正歟。古城市而頗盛，雞鳴仍難得，蔬菜頗好，縣令陳君家培養之來晤，問曰：長途作何消遣？余曰：飲苦酒，誦離騷耳。君曰：恐苦酒亦不易得，一笑而別。養之陝西富平人，極本色，福茨中丞所賞識也。

木壘河至奇台，產羚羊，其角能清肝膽積熱，每對大者重十兩，值銀六兩，次者重五六兩，以心枯如朽木者爲佳，全角明亮，如玻璃色，微黃，其尖微黑。羚羊毛長三寸餘，略如家羊，獵戶四五月以鎗斃之，取其角，各省皆仰給於此，他處不產也。

午後至定湘王廟觀劇，近日目蒙加甚，見羣駝臥地，耕夫把鋤，余曰：何牛逸人勞也，見二犬戲麥田，曰：羊踏菜園矣，同行者皆笑之。自癸卯甲辰重櫻憂患，無道義以勝之，僅恃血肉之軀相撐拒，所損實多。西行至潼關後，銀海生塵，天花亂墜，終日昏昏，如行雲霧，仰觀惟見斗杓日輪，俯察惟見太華終南，雖金章紫綬，高牙大纛，極光榮炫耀者，視之亦蔑如焉。世無顧長康，誰爲殷仲堪點睛耶。或謂內治宜服磁石，吸肺液，外治宜用金針撥腦汁，無不效者。余曰：明者晦之，虧者成之，天之道也，違天不祥。顧目者司視之官，一失其職，則起居出入，往來書疏，便滯鈍不少。或曰：經不云乎，眇能視，跛能履，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子能善用心，腦口耳鼻手足，以補目之所不及，將與離婁爭明矣。夫外視賊也，內視德也，察及秋毫者，每不見輿薪。廣成子云：目無所見，耳無所聞，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道經云：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佛經云：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蒙叟云：七竅開，混沌死，故瞽者爲天全之一。

古城道中

日紀星周不暫停天旋地轉走雲輶沙圍金滿連確白山到渠犁帶雪青宛馬旂葵思駕駭狝花狇草亦芳馨。從今省識西來意，肯向閻黎乞佛經。

古城登車見日出

窮荒開晦寒，萬象忽光明。離照乾爲用，陽和地始生。繽紛添瑞珥，芒角斂長庚。能使羣陰退，還須劑雨情。

烏雲掩日被風吹散

洗淨晴藍見碧翁，烏雲潑墨戲長空。誰知天外西風勁，吹散烏雲日更紅。

初三日晴，午後暖。辰正出西門，西行間偏西北，五十里未至大泉午尖，申正行四十里至濟木薩，卽孚遠縣東門外住店。出古城沙土路平，五里墩有泥窪甚深，車簸幾傾。左見天山，右爲草灘。三十里過河，至小屯，左嶺有耕戶村莊，右仍草灘，二十里至大泉，居民四五，有飯館，過此村樹絡繹，農居多沿天山北麓，四月初雪消土潤，種麥，五六月開渠，引天山雪水以救旱，北望無際，悉湖灘草地。五里右嶺起，破垣

數十無人，八里下坡，二里行樹林中，參差蒙密，極似江南光福風景，但少小山平田耳。三里下坡，二里下坡，左右有土阜廢垣，卽二十里舖，過此多石子，簸甚。偏西南行下小坡二，西北行，左有空垣三四，一里下坡，過水多碎石，半里過水，沙石相雜，三里過水，樹林漸稀，下坡偏南行，有空垣，多碎石，一里下坡，至茂茂窩，民居三四，駐汎卡，里餘右起坡陀，過水溝，下坡半里過水，上小坡，多石子，一里上坡，又下坡，沙石泥濘。左望天山低平，漸近，下坡林木漸稀，右有長嶺，五里樹林村莊復密，車行沙石，格格作聲，二里密林一段，鴉雀喧噪，夾道居人更多。二里下坡，里許至濟木薩西門外。古城至小屯，土綿軟，多黃白色，間有黑壤，與中土同。古城至迪化伊犁屯田章程，上地每畝收成十六分至二十餘分，詢之土人，豐年每種一石，有收稻麥至四五十石者，須八九月無雪，籽粒方實，雪早便減收，近年古城一埠產小麥，北疆科布多阿爾泰山皆仰給焉。古城以西路頗平坦，惟多泥窪，易陷車。過小屯河，見土人燒草地，白芨如雪，黃蘆如麥，百里一炬，速於燎毛。塞外之田，賴雪水灌溉，雪水發源雪山，山多松柏，叢莽厚積，雪將融，從幹至根，從葉至土石，滴瀝成泉，不息亦不竭，水下而土不傷，秋冬積雪，足敷春夏之用，若斧斤其山，鋤犁其土石，則其渴也可立待矣。

孚遠東門內見一鹿，大如二歲犢，某廟所養，二十一年四月得時乃一鹿子，育之市，人給以食卽食，

春草生時，早出暮歸，著月入山，稍涼卽歸，入市聚觀，或搔之，亦不畏也。毛色帶灰，極肥壯，夜投馬號宿。鹿本山林間物，與木石爲緣，今獨寄迹塵世，意態自如，亦玩世不恭者與。

羅布淖爾大小屈莽山，野驪馬野牛野豕，填滿山谷，牛與豕最兇猛，豕出成羣，食包穀，先以觜掘其根，利如犁，返而食之，須臾盡一畦。纏民攜火鎗隱身巖穴，俟其去斃最後者，大者在前若隊長，然誤擊中，卽迎藥烟而上，速如風，支解人馬立盡，野牛亦然。

途中卽事

雷收風愈峻，夜短日無餘。草地蛇當道，陰山鬼載車。柳娃春出穴，木客夏窺廬。倘補西荒志，何如伯益書。

初四日晴，早冷，午後暖。午未行入東門，出西門，向西北行，過一廟，右有舊壘，里許過橋，下坡，又過二橋，橋下水清而激，南山水引以灌田者。左右村樹麥地，八里平曠入草地，左望天山高峻，通旁有廢垣，路低而不平。四里左有嶺右平，十里荒野沙漠，十里榆林漸多，至雙汊河，民居小店五六。西行偏北五里，右有長嶺，樹林不斷，十里平曠，多下坡，泥水軟而陷，五里樹林夾道，下坡多石子，二里下坡，入深溝，夾溝叢

棘，古樹，出溝入林愈深，土牆泥屋，麥秀青青，雞犬牛羊，婦稚熙熙，田家樂宛在目前。三里樹林密，村居愈多，惜石子礙路，車簸蕩，石子由田夫擲出，爲害行人，應埋土中也。向西行十里，多碎石，村樹連綿，田土膏腴，望天山漸遠，宿三台，市面甚盛，多天津人，德盛客店寬敞，卽行台也，共行六十五里。晚接家書，出關行戈壁千餘里，沙枯石惡，土鹹水苦，人人視爲不毛，故劃界時一線紅影，遂割棄數千里，然余每下車散步，必有所獲，今日見道旁貝母枸杞茵陳麻黃甘草大黃茜草川芎皆萌芽青青，大地無不是藥，遂拈一莖，能殺人，能活人，惜世無文殊慧眼耳。

自古城至此，田疇耕種頗盛，皆賴天山雪水引之灌溉。甘肅肅州至安西，皆引南山水溉田，蘇賴河乃其經流。自戈壁長流水東雪山聳峙，土人呼爲北山，卽天山也。經哈密至七個井，山皆在北，謂之北山；由七個井穿山腹至頭水溝，則車路在天山之北，故又謂之南山。東南之水匯於江淮，西北之水出於山泉冰雪。

去年十月十二晚宿安定，作詩寄仲若，有寄聲雲外南翔雁，爲帶鄉書嚮北飛之句。臘月十八日仲在無錫得詩，夜半月明，羣鴈北翔，哀鳴雲表，弟起步庭中，感念出涕，禽鳥果有知耶。

周禮命誦訓掌道方志方輿，以詔避忌，知地俗。漢蕭相國得秦丞相御史圖書，便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疆弱之處，及民所疾苦者。東京設司空輿地圖。隋有諸州圖經，唐有元和郡縣圖志，可知古人圖書之善。余西行萬里，地名里數，多採之士人役夫，而荒村野店，已見昔人行記者，頗興廢不一，行篋別無攷古之書，亦無精圖，惟折衷於陶氏侍行記，然參之祁韻士萬里行程記、洪北江伊犁日記、李文忠荷戈紀程、倭文端涉車紀行，已多不合，述古當求其最初者，信今當舉其近而善者，地輿之學，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能精善。漢西域傳於三十六國形勢，踰葱嶺，通西海道路，已舉其大綱，至唐書元史於西域南北道里城郭，言之尤詳，取以證今，隱若合符。洪祁諸公當代博雅，日記都草草，蓋輿地建置，應著專書，風塵奔走間，斤微引，亦嫌頭巾氣也。三代最重圖經，謀野有獲，統於地官，附於國史，著於經，詠於詩，故班固司馬遷郭璞酈元所箸綦詳，唐宋以降，稍闕略矣。國朝諸儒究心地志，而博雅有餘，精確尙遜，讀書多行路少也。近日漸重游歷，撰方志，詢土俗，必將突過前人，五洲交通，指掌萬里，能讀萬卷書者幾人乎。

洪北江以言得罪，

聖怒不測，而途次迎謁餽贈甚盛。李文忠以大臣遠謫出關後，如入無人之

境，州縣無過而問者，至哈密以西，夜則停車山峽積雪中，以食以宿，每嘆此老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真後彫松柏也。余西行所過，車馬酒食，供頓惟謹，即戈壁荒遠，亦應有盡有，似勝於文忠矣。蓋北江以文士負盛名，交游徧天下，嬉酒好事，所至人樂近之，文忠清風亮節，本不願以行李累人，又久任封疆，多采嚴憚，

牧令以下，不敢與之狎也。然長途患難中，百物匱絕，地主竟無杯水通殷勤，亦稍寡情矣。未幾賜環，節度秦隴，文忠海涵地負，固不以往事爲纖介，而道旁故吏，得無有匍匐悔罪者乎。或曰：人情之厚薄，治亂之機也。道光末大亂將作，人情已不如乾嘉之厚，可以觀世變焉。僕竊以爲不然，近日仕途偪仄，人情責望愈奢，供帳豐嗇，上官之喜怒，過客之恩怨，視之；牧令一身，支柱上下，憂讒畏譏，不敢以冷眼視人，滋他日悔謗，往往東挪西補，公私交困，去官後妻孥流落，至不能返故鄉，比比皆是，余之重累東道，尙不如文忠所處爲心安理得也。

初五日晴，午後甚煖，大風不見日。巳正行四十里，二點五分至四十里井子午尖，飯後未末行四十里，戌初至紫泥泉住官店。出三台向北行，左嶺村樹蔚然，右平野沃壤，樹林麥地。五里過橋渠，水由南至北，二里道石大榆數株，里許左土坡有小墩五，二里高嶺，道左嶺上有圓塔一，過此樹漸少。左起高嶺長山，二里樹林，二里左起高峯，二里道右樹林漸疎遠，三里左有圓峯接長嶺，右曠野，五里偏西，五里左嶺漸近，六里左嶺低平，右草地，五里偏北下坡，多石子，右嶺逼。至四十里井子，井深七丈，味甘，小店二。飯後北行，二里道左突起二小山，下坡車側行，六里左見天山頗峻，右林木，三里林木村莊，五里林木漸密，四里至二十里巷子，北行廢垣連綿，無居人，道旁有古榆，多石子，三里左樹漸斷，右林疎遠，三里左右樹

林復合，十里林木不斷，多田家，上坡居民數家，二里碎石被地，小墩五，左樹漸遠，入草地，鹹白如霜，生小紅柳瑣瑣草，右曠甚。二里至老紫泥泉，田家五六，五里草地間有小胡桐。至紫泥泉，居民三十餘戶，井水尚甘，紫泥左有山，山根出煤，天山在其南，名夾皮山。孚遠西北盡榆樹，舊名榆樹灘，秦蒙將軍侵胡，闢地數千里，累石爲城，樹榆爲界，因土宜也。此二百餘里本戈壁，戈壁盡沙石，寸草不生，有土處生草，謂之草灘，白芨黃蘆之外，多榆，堅結不能驟長。近年耕戶漸多，拔除榆根，種麥稻，大約積土二三尺厚者爲上腴，次者上僅尺餘，下仍砂石，戈壁地質，本砂石結成也。觀於車路窪下處碎石必多，蓋往來日久，土剝盡而見石矣。榆樹下生白芨。天下最暖者絺葛，最寒者狐貉，驟以語人，鮮不蹶然笑。行戈壁，方知狐貉不暖。

孚遠水西溝向產烘鐵，居民千餘戶，採煤以煉鐵，全隴冶戶取給焉。自與俄商交易，洋鐵值賤，水西溝之利遂爲所奪。近日居民僅七八戶，原產之鐵剛勁可鑄寶刀，採煉得法，遠過洋產，坐失利器，可惜也。產煤六七種，多佳品。

孚遠西南有瓚山，迴環數百里，骨盡煤，煤自焚，積年不熄，晝夜熊熊，光照數百里，亦名火山，其已焚而存性者爲自然嵐炭，火力久而無煙氣，人尤重之。

初六日陰雲而風冷，未申間小雨，關外罕有。十點二刻行五十里，三點至大泉午飯，四點行四十里，

七點三刻至阜康縣，住康樂驛行館。初食王瓜，自吐魯番來，長五六寸，青翠有刺，外以白菜裹之，如新摘於架。出紫泥向西入草灘，北空闊，南望山色葱鬱，如展翠屏，博克達坂山也。山上廟宇五六，修道者多裹糧以往，山頂有海子，夾岸有廟，往來操舟以濟，山頂行舟亦異聞。頂上又起峯巒，巖壑深秀，遠望峯高嶺平，不見起伏，略似終南而別具蒼茫之氣，宜爲迪化鎮，乃昆命之北都也。四里有樹，二十餘株，五里榆林夾道，左起土坡，右多廢垣，六里右樹林，左廢垣，五里間有石子。西南行六里，左有胡桐三四株，四里至小泉，店一，十里草灘平曠，硝鹽皚皚。至大泉腰站，飯店二，一回民，泉甘。飯後南行，硝鹽厚寸餘，百里如積雪，出關三千餘里，無此廣且多也。六里有廢垣，四里廢垣一，樹一，四里右樹漸遠，有廢垣里許，林木夾道，沮洳汚塗，右有池，水自博克達山來。三里林木深邃，小園周遭，鴉雀聲喧，田婦抱稚子，依柴門，風景若畫。下坡里餘，右廢垣，又下坡古木田舍，四里下小坡二，右有廢垣里許，至九龍街有土堡民居，店舖頗整齊，住汎兵。出南門下坡有百骨塔，劉襄勤建，藏戰死忠骸也。四里下坡，車側而簸，十五里左山漸伏，林木遠近疏密，連綿迤邐，達阜康東郭城外。百骨塔一，入東門住行館，房屋尙好，水甘。

天山體勢與江河同，皆千里一曲，江河衆水匯爲一水，由散而整，天山一山分爲萬山，由整而散，坤輿生物，不外此兩義。西域最大者和闐，南惟卡拉胡魯木達坂，卽僧格喀巴布山。喀什噶爾西南惟葱嶺，

北惟天山，或謂卡拉胡魯木達坂卽崑崙。此三山一脈，相屬東下，爲焉耆府屬博爾圖山，再東下至榆樹溝，分兩幹，南幹爲蘇巴什山，接吐魯番火山，在蒲昌海北岸，北卽博克達山，爲天山正幹，直達巴里坤，至塔勒納沁止，遷迤三千餘里。南山卡拉胡魯木達坂東下，至燉煌入關，祁連莽蒼，崆峒奔赴，縱之以太白終南，聳之以太華少華，嵩高極天，綿商其霍，是爲中原大阻。自卡拉胡魯木達坂偏西南分枝，入前後藏，左轉突起峨嵋，結衡嶽，再結匡廬黃嶽，東抱長江，放乎大瀛，其外則滇粵諸山也。噴薄炎荒，威鎮暹緬，以宮於南溟。由葱嶺北幹分枝，右轉走東北，負長城，絡九邊，賀蘭內蟠，陰山外峙，限以雲中，鴈門，鎮以五臺北岳，右挹太行，左趨濊，龍興虎視，永宜控外而宅中，蓋崑崙一脈馳騫中原，肌包筋羅，至巴顏喀喇山，其陰則大積石，河源出焉，其陽則鴉礪金沙，江源匯焉。凡建國宜審形勢，據上游，三代無論矣，漢興東北邊地，東南薄海，皆以分建諸侯王，惟隴蜀地自王，據江河之上游也。葱嶺兆於崑崙，天山繫於葱嶺，崑崙根也。葱嶺爲本，天山爲幹，燕晉秦隴，滇諸山皆枝葉也。細尋脈絡，纖悉可數，枝葉多變態，本根乃混沌。聞之李源，炳武尹云，勘界至克奇克庫里及昌器利滿達坂，皆崑崙最高處，萬山墳起，雪明灼日，不能視物，有海子水味鹹，卡拉胡魯木達坂外，別無崇山峻嶺，可指爲崑崙者，可知胚胎元氣，大塊萌芽，至葱嶺始成良象，天山乃發舒暢達。天山界準，回兩部之間，岩巖礧礧，其外障皆土山，再上則草山，草山盡則松

山，松山盡則雪山，以次漸高，各有澗水限之，人跡至松山而止。博嶽三峯乃絕頂也，積素萬古，深不可測，雪雞冰燕，神鷹凍蛆，窟宅玲瓏，煦煦熙熙，如登春臺，雪盡爲石，石罅產空青瓊瑤、白金、青精紫英。石盡下產銀甕，大逾圍，仰如臼，內藏元液，火煉不銷，銀甕下三十仞產火珠，似卵而圓，色如精金，閃灼不定，光能穿石，惟銀甕能覆之。雪盛時珠在地中，往來激射，冬至子夜偶吐光氣，與星月爭耀，人不能識，或見流焰掣紫金蛇，目爲陰火非也。其土山低平處宜耕種，草山宜牧畜，番人謂之冬夏窩子。巖壑重疊，行而不住，博嶽雄秀，尤在松山。山頂海子百丈見底，清極而綠，綠極而黑，潔不受物，寸草片木投之，必逐於岸，有時澄碧如鏡，天風微蕩，忽涌怒濤，若潮汐然。歲旱偶見青龍蚺蟻水中，張鬣噴雪花，高數丈，山下卽大雨。古松高數十丈，一幹挺霄，自根卽生旁枝，團團如蓋，下圓上銳，又如朝天之筆。雪山與海水，或絳或綠，皆視日光霞彩松色以爲變態。初上三十里猶土山，又過草山三十里，益陡峻，乃至松山，萬松林立，四山圍繞，匯爲海子，南北長三四十里，東西十餘里，二峯在其南，北有巨石成山障塞之，水不得溢，山徑在其北，各澗石罅有流泉下注，阜康九運諸河所濫觴也。博嶽爲北庭鎮山，每歲二月巡撫於紅山，背望祭，國家有大事諭祭，秩與五嶽同，巡撫躬詣，三沐而後首途，先期齋宿山中，稍不敬備，必有烈風飛雪，甚或雷霆霹靂，殄斃人畜，將事者恆慄慄。環海建諸寺，時有異人栖止，相傳卽達摩面壁處，風景爲天山冠，雲峯高

處，曉烟新霽，時有葛衣老人，長鬚執紼，騎白駝游行巖壑，近之則隱，亦龍威老人之流亞歟。博克達坂譯言靈山也，崑崙祖也，葱嶺爲父，天山爲母，五嶽爲宗子。天山無雪，則中原萬山枯焦，故必厚積冰雪，以培護灌溉之，萬山皆起崑崙，以達於海，其不達於海者，生物不繁。春夏四時之氣，胎於中星，崑崙先受之，傳至萬山，以訖於海，而寒暑分焉。晝夜之間，山氣先達於海，海氣復還於山，往來伸縮，皆有定候，如人之呼吸然。山色早暮濃淡不同，凡晴嵐萬狀者，海氣至也，山海同氣，故同色，山氣一呼則海水漲，一吸則海水落，皆崑崙之氣爲之，崑崙者六律之黃鐘也，欲求坤輿中氣，須製儀器，置崑崙測之，今日疇人之術大明，必有曉余言者矣。

施秀亭言曾親至崑崙，同行者數西人並士卒二十餘，至山下，瘴霧迷漫，火色慘碧，炊飯不熟，漸上冷氣逼人，呼吸窒塞，士卒不能從，西人猶奮登，再上亦裹足。施君生長山澤，負奇氣，策馬從冰雪瘴霧中盤旋而上，竟造絕頂，山光清朗，萬木葱鬱，盤石滑潔，類有人拂拭坐臥者。俯視冰雪瘴霧盡在其下，東望山勢蜿蜒起伏，直趨於海，凡中原嘉木秀竹西北所不經見者，山中悉具，而氣候和煦如春，宜爲仙靈所宅也。施君親履其境，言之如此。崑崙舊說可掃而空矣。體勢綿長，西北接葱嶺，時起時伏，時聚時散，其起止里數不可考，凡登者多由葉城縣南克里陽素蓋堤庫庫雅桑株達坂四卡倫前進，攜火具食物帳棚，

騎犛牛，覓獵人前導，往往阻於冰雪。崑崙之大人不能測，各就所至者而尊崇之，登峯造極者誰耶。和闐南有山巍然青亘，四時冒雲，被雪，土人呼之爲卡拉胡魯木達坂，崑崙主峯也，望之非杳遠而十餘程不得至，卽至或大風雪失道，神山弱水，其果有限之者歟。

唐順宗時，拘弭國貢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冰千年不釋，賫至京師，赭日不消，甚神其說，不知西域皆常堅冰也。又謂冰山日出卽消，以比權奸，是皆夏蟲不可語冰也。施君言曾至崑崙，石門絕壁，觀雪山飛瀑，僕謂雪山凝凍，無流水安有飛瀑，蓋流水也。西藏西域雪山積雪不消，盛夏日光烘灼，欲解不解，再凍爲冰，年久層疊堆壓，其斜欹處便崩拆如流水就下，長百里，闊百餘丈，冰力勇猛，萬斤鉅石挾之而走，至稍平處止焉。再雪再凍，後有來冰復擁之行，或白如水晶，或綠如玻璃，參差聳峙，望之如瓊樓玉宇，蠕蠕動搖，冰中含大石，嵯峨瑩澈，其石力注重處融化最遲，則爲冰柱，高數丈，粗如臂，或四五柱戴一石，或一石撐數柱，人畜過之每爲摧壓。冰山高數千尺，圓如柱，尖如筍，細如針，亭亭獨立，纖秀玲瓏，冰上結成草木樓閣鳥獸，絕肖雕鐫，與獠洞石乳結仙佛龍鳳無異，風雪變化，至此真不可思議矣。余詢之葉爾羌獵戶阿滿勒提云。

初七日晴暖。九點三刻行，是站九十里，實有百里，所經九十里站以此爲最大。出西門西北行樹林

不密，近城有麥地，左嶺低路平，八里有石子，樹漸少，三里右有廢垣里餘，下坡四里入草灘，十七里傍左嶺行，嶺雖低而凸凹起伏如海波，嶺下青青皆茵陳也，採之觸鼻香烈。八里草灘。至甘泉鋪，小店二，午尖，飯後二點三刻行，三里傍左嶺，高低不平，右嶺逼，如行溝內，二里右嶺平，南行里許，左嶺起高峯，二里半南行，二里半左右起長山。傍右嶺行，多石子，右嶺有長圓各峯，路狹，五里二嶺夾峙，傍左嶺行，下長坡，車側且簸，二里半右嶺平，左起尖峯，西行二里，左嶺開，下坡傍右嶺西南行三里，兩嶺復合，下坡右嶺平低，下陡坡，過水溝，右有廢垣，至黑溝，居民五六家。三十里向南行，右嶺平，一里下坡，半里下坡，折向正西，又下坡，折向南，過水溝，踰右嶺，向東南行，沙路軟，車搖簸。里許復向南，陡落水溝，右有麥地，半里兩落水溝，車幾傾，三里左右見林木，又過水溝，偏東南，春麥被野，左多村落，四里又下坡極險，正南行里許，過水溝，右土屋，又落坎，加鞭始過，左見高山晴嵐遙峙，吞吐落日，紅豔如火珠，博克達坂也。三里平曠，麥地盡，右嶺亦平，七里過水溝，又三里至古牧地，有堡，住店，居民二百餘戶。黑溝以西，土人引水種麥，溝渠縱橫，大道幾成窳陷，應由地方官勘明，將路修整，遇有溝渠，造木橋，覆以土，則兩益矣。

後天八卦方位，乾居西北，戈壁適當其位，乾以陽剛爲用，生物亦如之，動物則有名駝、駿馬、文犀、熊、羆、犛牛、羚羊、黃羊、獐、犬、走兔、風狐、飛虎、黑貂、猓、猓、猓、蜥、蜴、石龍、豺、狼、虎、豹、麋、鹿、野驃、馬、孔雀、錦雞、鷹、隼、雪、雞、

天鷲，皆御風善走，不疾而馳，植物則有松、柏、榆、柳、梓、檀、胡桐、白芨、黃蘆、駝刺、紅柳、麻黃、大黃、青蒿、茵陳、甘草、沙葱、阿魏、若榴、林檎、楊梅、蓯蓉、松子、枸杞、紋黨、貝母、柳花、雪蓮、文杏、甘瓜、葡萄、蘿菔，其質堅結勁直，其味甘酸苦澀，其氣馨烈疏暢。在天多恆風晴雪，穹冰飛雹，少霖雨震雷，在地則產金砂、玉石、銀、鐵、銅、鉛、礪砂、空青、寶石、石膏、礬鹵、鹽碱、石油、石煤、硝磺，其質與氣皆寒沍堅硬，與和煦柔軟爲仇。其人茁壯椎魯，強狠堅忍，無鉤心曲腸，習於彎弓、挾矢，氈居酪飲，終身不識膏粱紈綺脂粉爲何物，故來游於此者，亦必熱血冷面，磊落魁梧，芒角森豎，神州萬里舉不足以容之，始放逐屏絕，置諸澆溱溟漠之野，以禦犴狎而飽魍魅，被嬌軟柔脆，生長山澗水賦之鄉者，一出長城，戒朝奔夜，山行水涉，風沙冰雪瘴毒之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抵觸，高目深鼻，矚睚譴讓之盱睢，陽睽有不魂驚魄散齧碎塵飛者乎。

星日當空，雪花蒙密，謂之晴雪。

洪北江天山客話謂自嘉峪關至伊犁大城萬一千里。天山贊又云，自涼州西至伊犁凡七千餘里。以予行程計之，由關至迪化僅三千十五里，迪化至伊犁一千七百七十里，其由哈密經巴里坤卽北路也，與中路相若，北江究心輿圖，身歷其地，其誤尙如此，況耳聞臆度者，以此知方里圖表測算之術不可不精也。然人之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視其睫與背，今予所記，安知他日不爲集矢地乎。學者下筆卽有

人從而闢其隙，善學佛者，於無佛處求佛，方不落語言文字障。東坡云：新詞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眞文人也。凡行遠無論舟車，須製一囊，置鉛筆、巾箱冊、時表、日圭、羅經盤、遠鏡、地圖、表尺、日曆各一，以便考證記錄。東坡紹聖元年貶英州，其年閏四月，北江於嘉慶五年二月初十日抵伊犁，其年閏四月，余今年抵迪化亦然，黃楊厄運，何相值之巧也。

大清一統志，西藏有岡底斯山，在西藏極西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直西寧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高五百五十餘丈，周一百四十餘里，積雪浩然，頂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卽伏流，阿耨達山也。西域記括地志水經注皆言卽崑崙，徐氏水道記宗其說，海國圖志崑崙釋篇駁之，謂岡底斯特葱嶺南幹之主峯，非崑崙也，葱嶺崑崙實在西域，詳徵博引，自來言崑崙河源者無此精確。然魏氏知葱嶺爲河源而不知崑崙主峯卽于闐之南山，葱嶺自葱嶺，崑崙自崑崙，舉崑崙可以駭葱嶺，舉葱嶺不能駭崑崙也。漢以前言崑崙者均知在西荒而不能確指其地，宇內產玉之山多矣，惟崑岡始產美玉，至宋時吐魯番始謂崑崙在其國之南，又言黃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如目皆人初見燈光日光也。余至西域，博攷衆說，遲之又久，始敢以美玉之所出，河源之所在，定于闐南山爲崑崙主峯。黃河初源不啻千百，而匯爲三大源，曰葱嶺南河，曰葱嶺北河，曰于闐河，北河發於葱嶺，南河于闐河發於崑崙，河有三源，崑崙實

得其二，是知崑崙爲五大洲之冠冕，尤爲亞細亞一洲之初祖，必探索及此，庶幾交柯亂葉，一一皆可尋其源也。西來萬里，能識崑崙，此行爲不虛矣。

初八日佛生日晴頗冷。午正行四十四里，申末至迪化省城。初出古牧地，向西南平曠，二里半過水，有麥地樹林，四里石子覆地，車震甚，旁有小渠，四里下坡，左嶺深林中田園村舍，彷彿桃源，右平原多樹，二里半道右麥秀青青，如平蕪，多石子。下坡向南，左平曠，樹漸少，里許樹又多，過兩窪，車側行幾傾。三里林愈密，水聲潺潺，右起高峯，幽逸如行鄧尉籬落間，但少梅香耳。一里深林，水聲愈喧，惜水溢於途，泥濘難行。里餘下坡，過水溝，流清澈，左右長嶺，車行泥中，簸蕩不已。右嶺外青山一抹，如文君眉嫵，右起漫坡，三里榆林夾道，僅容二車，二里有堡。至七道溝過橋行五里，左渠流水清澈，樹林陰翳，路窪如溝，石子碌礫，左嶺漸高成山，右嶺漸起坡陀，縱橫如亂山，路稍平。三里下長坡，車簸甚，左樹多，向南行，左起長嶺，二里下坡，里許崎嶇沮洳，左坡種麥，二里半左山高漫，山頂有墩，卽紅山嘴。里許麥地水光明瑟，里許右嶺漫起，三里下陡坡，復屢落水坎中，林木茂盛，居民益夥。二里餘入迪化北門，住西大街高陞客店，共行四十四里，租房六間，甚廠淨，每日銀四錢。

西行攜直省圖自隨，足之所履，心之所馳，按圖而索，指掌萬里，於是同行者競購圖。予曰：人欲吞八

荒，併九洲，納大千世界於彈丸黑子中，惟圖是賴，然圖者猶人之具五官形骸，非精氣血脈充乎其中，不能知覺運動也。人才者運動輿圖之精氣血脈也，不得人，圖亦虛器耳。昔曾文正治兵，問方略於胡文忠，文忠繪數十圖以寄，及受江督之命，以統籌全局，疏就商文忠，文忠謂其氣魄規模稍狹，不足以制狂寇，爲之張大恢拓，文正從之，據以入告，肅清東南，實基於此。秦漢以來，縱橫分合，治亂得失，深求之與今日悉同，而一二有識者無不決於機先，洞若觀火，其大要祇是熟習山川形勢，留心當代人才，於事變之伏而未形者，深求力索，以古證今，以近知遠，如饑飽寒煖之在一身，知覺早而體驗親切，自操勝算。如欲經營新疆，必將內外蒙古、前後藏、關隴、晉、蜀聯絡一氣，布遠勢以圖之。昔人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左文襄收功西陲，亦不外此。欲經營全隴，法當以關中爲根本，欲經營河西四郡，當以涇州平涼爲根本，欲經營伊吾，當以酒泉爲根本，欲經營天山南北，當以漠北伊吾爲根本，欲經營南疆，當以北庭爲根本。新疆西向，以伊犁爲門戶，左挾喀什噶爾，屯畢底爾，守塞勒庫勒，一作哈喇庫勒右扼塔城，絡阿爾泰山，以張兩翼，樹聲援，東向以嘉峪關爲門戶，南守燉煌玉門，以堵南山，青海之間道，北防鴛鴦峽，伊哈托里達子湖，以固哈密鎮西之藩籬，坎巨堤屬英，阿魯特下五旗劃俄，唇齒不完，後患悉胎於此。昔羅忠節論長江扼要有四，曰荊州、岳州、武昌、九江，皆以上游控制下游，塞外空闊，雖有戈壁瀚海之阻，而土

人沙線分明，處處可通，堅壁清野之法，勢不能行。若不西扼塔喀，東聯甘隴，究無立脚之地。古今事變不同，而山川形勢未之或易，推之長駕遠馭，經營五大洲，亦當於山海隔閼限制之處，求其聯絡貫通而已。今日五州戰事，多在海面，將來各洲鐵路完備，又不在海而在陸矣。竊願主持大計者，愛人才如性命，嗜輿圖如饑渴，一旦有事，必食其報。天下之變，至今日而極，當推曾胡二公謀畫東南之精思果力，以對待五大洲，使全球舉動消息，無一不在我心目中，如善拳者，遇同藝人，一交手便知高下，何至爲人所屈。禮云，孝子之事親也，視於無聲，聽於無形。體此意以修內政，交鄰國，庶幾七十二鑽無遺篋歟。凡關地者，連界而沒之以術，謂之蠶食，越境而劫之以兵，謂之鯨吞，有國者於邊鄙畸零突出之地，須預爲聯屬，如筏之繫岸，舟之下碇，使之搖動不得。人之遇冬，手足耳鼻先寒，以其突出而畸零也，凡與我無情之地，必與人有情，我視爲無用之地，人必視爲有用，既有情於人，人又視爲有用，我將何堪。卽如新疆，我得之不過西北藩籬耳，萬一爲人所有，則長驅直入，高屋建瓴，足以拊中原之背而抗其吭，南失越南，東失朝鮮，尙可苟延支撐，若天山西倒，瀚海東奔，欲苟延支撐而不可得矣。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其故安在，君子曰，入之以漸，中於所忽。

長少白將軍密陳新疆隱患摺云，新疆地方緊要，關係中國全局，以形勢論，東北自額爾齊斯河起，

俄人以輪船汭流而上，可以至阿勒臺山前。塔城孤懸一隅，三面距俄，去俄境之葦境子僅四十里，無險可守。精河之五臺去邊僅五十里，爲伊犁精三處之咽喉。伊犁北面博羅塔拉地方，其東北之索達巴罕卡倫，其西北之庫庫托木卡倫薩爾罕巴斯堪各山口，爲通俄要路，距俄駐兵之列普辛僅隔一山。伊犁惠遠城距接界之霍爾果斯河一百一十里，由霍爾果斯河至俄國提督駐兵之薩爾瑪地方僅七十里。伊犁河水西流，南北兩山勢若張箕，西北與俄接壤之霍爾果斯河塞裳可涉，西南與俄接壤之塔奇勒罕卡倫擊柝相聞，湍平數百里，毫無險阻。山南之特克斯川與俄犬牙相錯，格登山卡倫在川之北，那林果勒卡倫在川之南，特克斯河東北流，俄境順阿爾斑蘇木河自西北插入中間，其地平曠，亦無險要可扼。南路烏什雖有畢底爾隘口並巴什雅哈瑪山堪爲險阻，而西正與納林俄營相值。俄人之侵我邊疆也，因求金計阻於沙漠，又惡哈薩克之劫掠，自咸豐元年與我通商後，遂于伊犁博羅呼濟爾卡倫邊外阿里瑪圖地方設立商埠誘致之，復于咸豐三年遣兵自倭連布南下，步步爲營，直抵阿里瑪圖以西哈薩克境內，築立礮臺以攝之。三年因與我爭塔爾巴哈臺山後金鑛，致被金夫焚其商機，四年遂於塔爾巴哈東北額爾齊斯河西岸輝邁拉虎卡倫以外之地設立斜米帕拉廷斯克巡撫，以與我爭界。塔什于之哈薩克與霍罕世仇，霍罕因哈薩克之受役於俄，攻之，俄伐霍罕，降其衆。同治三年值我新疆回匪變

亂，又奪塔什干城，遂於阿爾瑪圖設斜米烈廬斯克巡撫。五年擊敗布哈爾兵，復於塔什干設立土爾齊斯坦總督，築礮臺，駐重兵，以守之。六年復以兵取薩瑪爾干，設立雜拉夫山巡撫，與布罕爾定界，僅留霍罕一城與其民，居民怨之，潛通希窪回部，將與連兵復地。十一年俄人發兵問希窪罪，定約以阿母河爲界。光緒元年復以霍罕叛服不常，遣兵滅之，獲其全境，名曰費爾干省，設巡撫以鎮之。是時有土爾克縮尼人未服，二年遣兵征之，收其地，設雜哈斯披巡撫以馭之。八年交還伊犁後，又於斜米帕拉廷斯克之北額爾齊斯河東岸設立鄂穆斯克總督，開築西伯利亞鐵道以達我東三省。彼先後五十餘年設總督二，巡撫七，環列於我邊境，耽耽虎視，逼處堪虞。鄂穆斯克之鐵路至俄都五日可達，塔什干之鐵路至俄都亦五日可達，設有違言，彼則事事迅利，我則種種維艱。今我喀什噶爾雖有葱嶺可守，而彼挾中亞細亞全境之力以臨之，欲於此修道以達內地，其心尙不可測。況葱嶺以西帕米爾地方尤爲英俄交爭之地，我之未雨綢繆，又烏能已。至葉爾羌以南與坎巨提接壤，又爲中英兩屬之疆，西南通克什米爾，卽北印度，爲英往來之路。和闐西南通後藏之喇達克，卽爲圖伯特，亦英人萃居之地，沿邊延袤七千餘里，應及早查勘，擇要設防，以固藩籬云云。謹節錄之以備籌邊者取資焉。甚矣大患吾有身也，土木形骸，載以敝車駑馬，區區萬餘里，窮三十七旬之力，天樞周轉，地軸動搖，素衣染盡緇塵，黃金化爲屎溺，而後踐車

師之後庭，望天方之彼岸，何其難也。使吾靜攝心猿，默御尻馬，雖大千一息，八千返可也。甚矣大患吾有身也。韓子序韋侍講盛山詩曰：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琢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屬胸臆也。今四川雲陽縣歐陽子序蘇子美文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二子之文如此，吾童而習之，既長而好之，行年五十，造物所以震撼而搖蕩之者，與盛山子美略同，吾身之大患，吾心之至樂也。晨興，行戈壁中，望天山葱嶺積雪際天，旭日出東海，照耀大江南北，其下吾親之所舍也。被髮四顧，精神飛越，欲出六合外，輒誦二子之文以當歌，未嘗一日去諸口也。錄既成，因書而綴之，以爲殿，惟二子能先得我心，詞固不必盡已出也。若盛山之詩，子美之文，篇章俱在，清高奇崛，固非淺薄之所敢擬焉。

蘇彝斯河開，爲世界交通第一關鍵，西伯里亞鐵路成，爲世界交通第二關鍵，英俄雄矣，然猶未也，泰西之來中國也，德法英美以次漸遠，而南北美爲尤遠。西方之西亦東方之東也，乘汽船繞南大洋，經錫蘭島則偏於南，乘汽車繞北大陸，至東三省，又偏於北，當大地南北之衝而握東西綰轂者，其惟西域乎。新疆今日晦蒙鄙僿，獠狂荒落，咸視之與蒙古西藏等，予獨謂五十年後，商賈輻輳，萬國會同，當過於今日之上海，此言驗否視鐵軌成否以爲候。歐亞大局繫於地中海，而新疆形勢與之爭雄，我國欲提挈全球之綱，惟開闢中西之門戶，當撮合國力，急成伊犁迪化喀什噶爾吐魯番南北兩路，以與俄安集延路接，而以哈密爲之總匯，卽英人之蘇彝斯河也。從此五大洲商務戰事路政，惟我新疆能執牛耳，而俄西伯里亞軌道利權可安坐而奪之，世有胸羅全球者，當不以鄙言爲妄。我政府倘欲建此偉業，而以財政爲憂，竊有極明極易之預算辦法，期以十年集股，十年藏工，而甲午庚子兩役之所喪將于此取盈焉，似非誇也，安得一二堅忍有遠略者起而任之。

崑崙葱嶺二而一者也，葱嶺之巔有大池曰喀刺庫勒泊，古迦舍羅國西境，盤陀國地，在今疏附蒲犁之西，名和什庫珠克帕米爾，乃葱嶺南北河之源，黃河之初源也。據大蔥嶺，當瞻部洲中，五洲之水無高於此者。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二十五日將軍兆惠追大小和卓木駐師於此，遂歸中國。大荒西經，西

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者，名曰不周負子。西山經，長沙之山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法顯西域記，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喀喇庫勒即大龍池，龍池四周皆山，而西北隅獨缺，即不周也。不周西北有山曰阿賴依，即負子也。戡定新疆蘇滿格登山。高宗皆勒碑鎮之，而不及喀喇庫勒泊，百餘年來視爲甌脫，及勘界之役，界務大臣不知按籍，紅影一線，拱手讓人，曾劫侯繼之，僅爭回格登山而亦不及此。予每閱界圖，不覺淚涔涔下，使乾嘉以來，私家著述鄭重言之，昭人耳目，或亦不無補救。光緒初叛回漏網，越境而免，俄即以喀喇庫勒居馬化澂之子，闢荒築屋，俄民亦多移往，遂成巨埠，設官治之，職類知縣，而以托哈瑪克安置白彥虎，距庫勒泊八日程，丁口殷富，土壤沃美，五金礦產悉具。西域無蜂，無花以養之也，喀喇庫勒地氣和暖，花果尤盛，人家養蜂釀蜜，多者至百餘房。大龍池當五洲王氣，非類居之，我固可危，俄亦非計也。

書河海崑崙錄後

命蹇心殊壯，時危道尙存。星楂引河漢，日馭繞崑崙。天馬猶雄傑，神鼈費討論。談瀛緣底事，白眼對

青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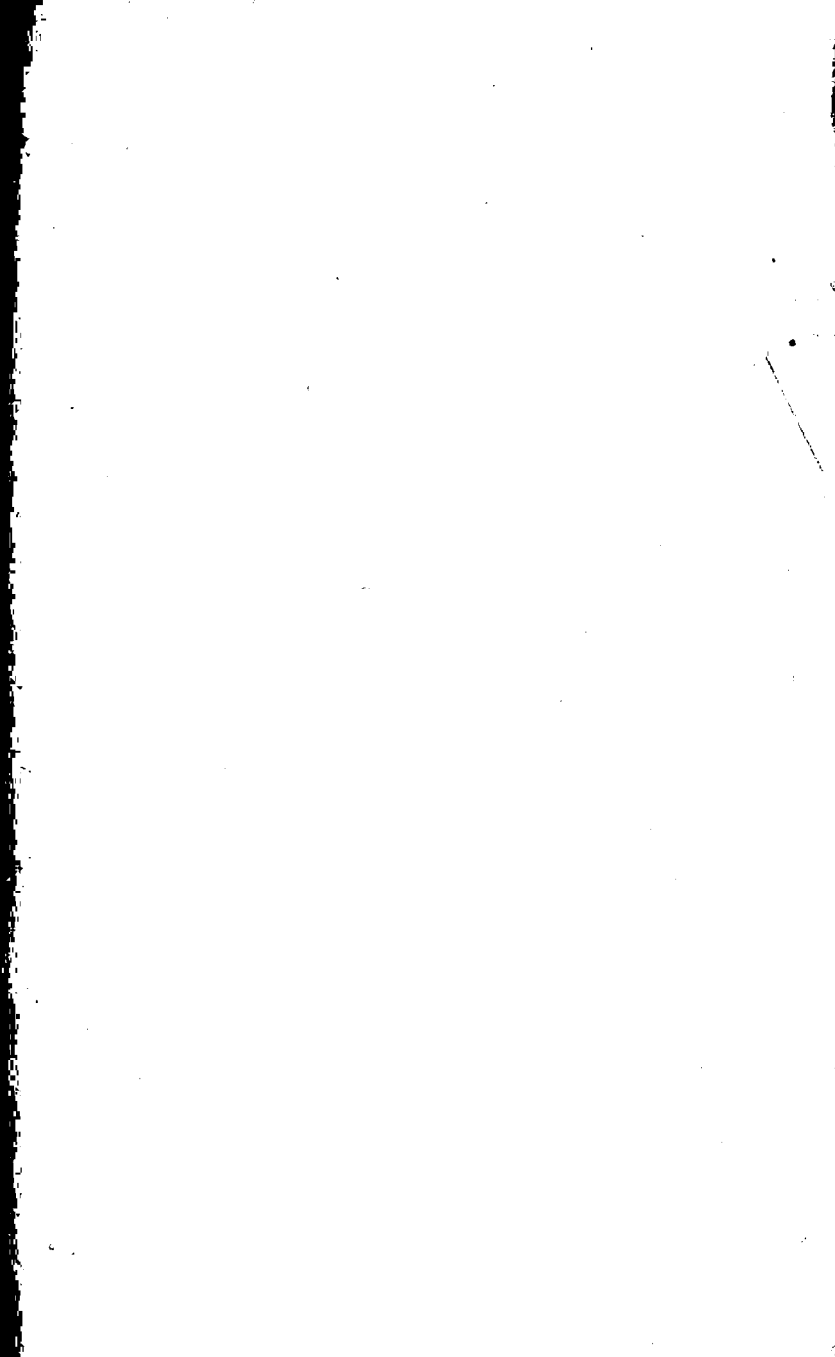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凡人自十五始，應立一簿，首書姓名，誕生年月日時，居住籍貫，次書父母祖父，母生沒年月日時，昆弟幾人，入學從師年分，次書同學姓名，每日記甲子陰晴及風雷雨雪之大者，讀書習字功課，家庭父母昆弟出入離合，均附記之。初書簿時，文法未善，可請父師刪潤之，每日不得過六十字。及冠後讀書之暇，國家黜陟治亂大事，見聞明確者，亦擇要記之，行文以質實爲主，每日不得過一百二十字。每日一百二十字，一年已得四萬二千數百字，事無鉅細，足供記載。所記不可出五倫外，尙議論侈詞藻，致耗心力，刺口談世事，弋釣名譽，尤宜切戒，果能積年不倦，首尾分明，窮則示子孫，作年譜家傳，達則信今傳後，備國史之採擇，豈不善歟。若予此錄，長途無聊，肆意塗抹，藉以自娛，往往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正東坡所謂制科人習氣，不值識者一噓也。丙午四月初八日艾悔書後。

書河海崑崙錄後

霍邱裴伯謙先生既抵新，參星橋中丞幕府，鴻蔭亦執筆陪侍晨夕，得先生所爲河海崑崙錄而讀之，不覺喟然歎曰：山水之益人大矣哉！昔人謂史遷文章得江山之助，柳州山水記，東坡海外文字，尤奇崛俊偉，異於他作，余謂有史遷柳州東坡之才之學，天地山川乃能助之，否則足跡所歷，如三子者，世不可以指數，讀書好文之士，或詠歌風景，或考證古今，其冥心孤詣亦有足多者，然類皆囿於一得，詳此而略彼，見小而遺大，故同一河海崑崙也，而所得之淺深廣狹，仍視其人之識量何如，而山川特其寓焉者耳。先生自粵達新，歷一萬一千餘里，其書以我爲主，以日爲經，以地爲緯，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觸，千變萬狀，紛紜接搆於吾前者，無一非有以助吾道德文章之用，信乎河海崑崙皆爲先生有錄中所謂萬里之境與人同，寸心之境與人異，其真善道甘苦者歟。且夫君子之於世，固無所入而不自得者也。史遷子厚感傷不遇，其爲文也多怨誹之音，惟東坡履險如夷，儵然自得於萬物之外，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人之度量相越，昔賢之不同，乃猶若此，此非可強而致也。先生夙嗜東坡之文，乃至馳驅憂患之中，而歌聲琅琅，若出金石，其曠達之懷，閒適之趣，蓋無一不與之同者。嘗薄暮天寒，與先生登

定遠亭，遠望天山積雪，萬仞峯頭，落日散爲朱霞，先生言某年浮海遊泰岱，上日觀峯觀日出，宛同斯景，因仰視長嘯，且謂茫茫塵堞之中，天若特畀我以寬閒之歲月，徜徉汗漫，益以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此行之不負余，有若或驅之而或使之者。東坡云，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蓋游於物之外者也。若先生者，其亦庶幾乎無愧也已。先生將南歸，以是書付梓，爰書其後以質先生，且與讀是書者共證焉。宣統元年秋七月，湘鄉曾鴻蔭識於北庭節署之西齋。

河海崑崙錄重印將竣，因憶甲寅予供職於南京津浦鐵路局，秋間吾師赴安徽政務廳任，道經下關來招，余至旅邸時，師曰：我正憑欄望汝來也。予周甲詩記三百首中，有云「江關蕭瑟晚風寒，待我來時正倚欄，見說皖公山色好，清秋幕府約同看」者是也。師旋展輪西上，以二詩留別，余步和之，未幾予亦到皖，任省府職，其時政務繁冗，偶有餘閒，曾得有唱和詩如千首，乙卯春攝篆宣城，十年之內，遷調至七邑之多，風塵僕僕，唱和遂輟，戊午在和縣時，歐戰正烈，曾用吾師西征集自蘭州出關八首元韻，藉抒雜感，計平生詩稿，散失將盡，檢點篋中，惟此舊作尚存，此外祇有庚子在粵時，祝師四詩，距今將四十年，尙能追憶，因併錄出，附印於此書之後，古人云蚊虻終日經營，不離跬步，附驥尾則涉千里，予亦此物，此志云爾。丁丑春日金保權謹識。



唱和詩附錄

金陵下關留別金梓材

睫闇

無復青溪喚渡船。明朝霜鬢對離筵。金輿玉座灰都冷。虎踞龍蟠月正圓。六代江山輸短夢。五更燈火漱長年。惱人最是桃花扇。訴盡興亡付管絃。

六十年來一刹那。板橋垂柳尙婆娑。歌殘玉樹花枝少。露盡金盤淚點多。天塹橫流飛白鷺。函關舊夢繞黃河。聞雞倍切晨星感。努力中原事奈何。

依韻步和裴睫闇師金陵留別

梓材

吳楚中流此放船。江聲浩浩落瓊筵。羣山繞郭成今古。孤月當天自缺圓。珠海波濤憐往事。石城風雨送華年。興亡一夢誰能問。夜夜高樓沸管絃。

立馬臺城柳猗那。隨身寶劍自婆娑。峯高幕府軍容壯。家近秦淮酒債多。幾輩論功盟帶礪。有人垂涕對山河。亂離消盡風雲氣。聽到清歌喚奈何。

讀放翁和范待制秋興詩戲柬金梓材

睫闇

參議官卑文字雄。石湖帥蜀有高風。草堂杜甫頭俱白。團扇陸游顏更紅。古往今來百歲少。身閑心苦四時同。開尊相對應相賀。我亦今年號放翁。

依韻步和裴睫闇師戲柬

梓材

新詩高論走羣雄。猶帶秦關漢塞風。萬里投荒霜鬢白。廿年聽講夜燈紅。中原雖大才堪數。世變方殷道則同。公是化身蘇玉局。三毫丰致異髯翁。

甲寅七月初二日作政務廳視事計丙戌通籍至今已四十年矣

睫闇

誰知地老天荒後。重賦南征北伐篇。周召共和能彷彿。唐虞揖讓固依然。醉中日月三千歲。夢裏功名四十年。何事草玄玄尚白。解嘲惟有子雲賢。

依韻步和裴睫閣師甲寅七月初二日作

梓材

俯仰乾坤餘涕淚。飄零琴劍賸詩篇。子卿塞北人歸後。庾信江南意黯然。過眼河山成覆局。多情花月度流年。文書偶爾資幽諷。猶把刀圭砭近賢。

登大觀亭望華樓

睫閣

漢塞秦關路幾千。鳳坡龍阪小流連。欲收日月歸雙掌。誰把乾坤荷一肩。劫後樓臺戎馬暗。壺中風翠黛螺鮮。忠宣祠宇常鄰近。碧血清池六百年。

登大觀亭吊余忠宣墓卽步前韻

梓材

朝夕陰晴象萬千。嵯峨孤冢近相連。江山劫盡留忠骨。道義擔時仗鐵肩。今古滄桑多變幻。雲霞景物日澄鮮。京華悵望樓空在。觀海迴瀾莫問年。

樓居晚眺

睫閣

萍蹤暫住皖江干。生計蕭條岸鷓冠。三徑豐湖茅屋漏。小樓惠麓夜燈寒。梁鴻無廡春難賃。陶令還家酒易乾。萬里中原求寸土。倚欄四顧路漫漫。

裴睫闇師以樓居晚眺近作見示依韻步和

梓材

九天星斗掛闌干。高詠時峨紫綺冠。屈膝南窗容嘯傲。藏胸廣廈庇單寒。遠遊王粲家何在。痛哭長沙淚欲乾。扶醉登樓一回首。下方煙霧尙迷漫。

行署冬至

睫闇

令辰何物佐清樽。白菜青芹老瓦盆。可有江山供遲暮。惟餘鼓角報晨昏。人言短至根長至。天道南轅返北轅。扇影爐煙成夢幻。寒雲黯黯掩重門。

裴睫闇師以行署冬至詩見示依韻步和

梓材

簾幕低垂對酒樽。土圭測影到金盆。一年此日分長短。萬古流光變曉昏。葭動飛灰吟杜甫。策推神

英啓軒轅。封禪書黃帝得寶鼎神英是歲孟光已逝寒衣在。冷落房櫺畫掩門。
己酉朔旦冬至於是迎日推策

新歷元日將軍行署公謙再依前韻步和

梓材

共醉花間白玉樽。歌呼立盡酒盈盆。春回大地山河壯。雪滿長空日月昏。美雨歐風開世界。龍泉虎氣耀鈴轅。歸來一笑新年過。稚子牽衣正候門。

與客聞歌

曉閣

淹留西北惱琵琶。漂泊東南送歲華。庾信哀時惟作賦。屈原去國尙懷沙。中興歌舞天樞正。後死殷憂地軸斜。萬里胡笳清淚盡。那堪重聽後庭花。

依韻步和裴曉閣師與客聞歌

梓材

拍殘鐵板和銅琶。縹渺清歌感夢華。出塞冰霜蘇屬國。登朝涕淚賈長沙。師登朝年與長沙同江山勢挾東流急。笳鼓聲催西日斜。眼底陸沉餘我輩。不堪呼酒聽梅花。

睡起赴周葦階同年晚招

曉閣

豪情頓減嬾徐加。睡起西窗日又斜。推枕夢魂迷蛺蝶。繞樓風露促琵琶。眼前舊雨連今雨。老去看花不當花。小醉歡娛轉蕭瑟。寒燈挑盡聽啼鴉。

裴曉閣師以睡起赴周葦階晚招近作見示依韻奉和梓材

樽開北海量誰加。長嘯登樓北斗斜。白髮無情催日月。青衫有淚濕琵琶。堂堂千古文章樹。落落羣生頃刻花。睡起中庭聞鼓角。霜天寒夜樹棲鴉。

夜懨自慨並柬東方倫叔

曉閣

謁帝承明二十強。晚歸守墓具區旁。蒼穹雨淚應開眼。白酒澆愁漫入腸。荒徑菊松無晉宋。空山薇蕨有虞黃。三更月冷燈將暗。又作鈞天夢一場。

賁初居士有新詩。禹鼎湯盤共陸離。野血玄黃龍戰鬥。醉翁蒼白鶴丰姿。年來事變何嗟及。天下文

章未喪斯。兩世交親話先德。三君風義盡吾師。

裴暕闇師以夜懽自慨並東方倫叔二章見示依韻步和並贈方倫叔

梓材

雄心欲抗萬夫強。徙倚將軍大樹旁。自有文章供巨眼。漫將身世惱愁腸。浮沉江海髭鬚白。吐納崑

崑氣脉黃。

坡詩崑崑氣脉本來黃

西極風雲一回首。至今醉墨滿沙場。

蘭成詞賦少陵詩。世事悲歡寄合離。草擷經神書帶穗。松標髯叟雪霜姿。

東晉法潛隱剡山指松爲蒼髯叟倫叔長髯故

云桐城有派文爭重。滄海迴流道在斯。吟興纏綿公事嬾。朝朝擊鉢和吾師。

九日登迎江寺

暕闇

天塹江山半劫灰。百年幾度菊花杯。盤秋鷹隼衝霄上。截雨虹蜺跨海來。買醉直揮千日去。古一有酒

依韻步和裴暕闇師九日登迎江寺作

梓材

江淮洗盡劫餘灰。風雨重陽一舉杯。紅樹青峯天縹渺。黃花白酒客歸來。百年歲月無情去。萬里沙場有夢回。落帽參軍嘲往事。龍山指點笑顏開。

皖省亦有龍山

戊午春暮雜感用 裴睫閣師西征集自蘭州出關八首元韻

時歐戰正烈元作見

本錄中

梓材

陸沈八極海揚波。俯仰乾坤事奈何。屈指五千年歲月。驚心九萬里山河。紛爭蠻觸淹將盡。負重鼉身力不多。釀出春愁如中酒。那堪子夜更聞歌。

側耳中原鼙鼓聲。誰堪萬里作長城。玄黃野血色俱變。黑白棋枰眼不明。縮地長房潛水去。御風列子破空行。孫吳戰略翻新術。辜負腰間寶劍橫。

邊功將略久銷磨。銅柱應思馬伏波。青史文章成戰國。蒼生涕淚過滹沱。望中嶺海梅花夢。別後親朋薤露歌。願祝大千新世界。祥雲膏雨釀天和。

曠代從橫仗異才。歐風美雨萬花摧。節臨西海張騫返。賦寫南朝庾信哀。得氣魚龍爭曼衍。忘機鷗鷺費驚猜。折腰我愧陶彭澤。何日田園歸去來。

嶢峩皂帽抗風塵。草長鶯飛又暮春。陋室苔痕唐刺史。劉禹錫陋室在縣署後今廢 豐山梅格宋詩人。豐山中

杜師雄手植 梅至今尙存。舉杯問月空三古。策杖登樓望九垓。蠶箔吐絲蛛結網。此中固自有經綸。

簾捲空階露滿庭。嫦娥弄影照婷婷。珠宮縹渺心如結。玉宇高寒夢未醒。蓬梗飄零雙鬢白。琴書檢

點一燈青。人間今日成何世。豪竹哀絲不忍聽。

何處青山是故鄉。已憐半老似徐娘。嫁衣日爲他人作。左袵今成時世裝。官燭紅搖江上月。熏鑪碧

篆海南香。詔庭花落閉幽怨。夢絮情絲撩斷腸。

乳燕嬌鶯噪柳陰。鎮淮樓畔夕陽沈。氛氳默禱甘霖降。肅殺終非造物心。天久不雨 學圃文宜箋草木。

時方與辦苗圃 故園書去問林檎。揮毫判牘渾閒事。拍案詩成墨似金。

庚子冬月祝裴曉閣師

時師任南海縣事余在幕中李文忠正在鄆下與聯軍議和

梓材

誰揮羽扇與綸巾。掃盡烽煙萬古春。海內人才憶諸葛。眼中列國恨強秦。須知花縣河陽續。卽是狂

瀾砥柱身。聽說相公新薦鶚。九重天上拜恩頻。

揮毫曾判三千牘。託地能登十二樓。一代通才誰抗手。萬家生佛動歡謳。論詩已有傳燈錄。聽訟曾

無越俎謀。最是師箴銘積理。

師嘗以此二字訓人

諄諄仕學要兼優。

弱冠文章日下聞。登朝野鶴立雞羣。出山治績留甘雨。應世嵩生當景雲。萬軸琳瑯修畫史。百篇珠玉策詩勳。且將公事從頭了。容我推敲到夜分。

迴憶訶林住古園。一朝萍聚到師門。頻年憐我分清俸。何日酬公報此恩。常棣同時連理植。甘棠徧地布陰繁。歡騰海上同聲祝。我爲蒼生進壽言。

裴大中景福傳

錄皖志列傳

裴大中，字浩亭，霍邱人也。以知縣發江蘇，任昭文、無錫、上海，政尚嚴明，以卓異擢知通州直隸州，折民教訟，強項不爲教士屈，掛冠去，隱於惠山之麓。大中嗜宋明儒理學，與吳廷棟、涂宗瀛交厚，往復論辯，著有宋五子札記。宣統三年卒於無錫。子景福。

金保權撰
景福傳

景福字伯謙，號睫闌。十五入邑庠，十九膺癸酉拔萃科廷試高等，用小京官分刑部，己卯舉江南鄉試經魁，丙戌成進士，仍授主事，分戶部，壬辰外改知縣，分廣東，補陸豐，調署番禺，改潮陽，調補南海，皆著聲績。在陸豐，有紅黑旗黨好械鬥，鬥方酣，景福單騎入陣橫阻之，反覆陳利害，各感悟羅拜去。在南海，法領事受人賂，嗾西婦瑪麗與商人訟，景福置不理；法領事怒，挾瑪麗來署，以杖擊廳事門，景福排衙納領事，折以理，領事慙，詰瑪麗以佐證，瑪麗窮，乃申大府，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牒法使請撤領事職，以其失交際之禮故。景福開敏有智略，爲歷任督撫所倚重，趨轅造膝，諮商大政，藩臬往往不得參預。方譚鍾麟督粵，岑春煊以功臣子特簡廣東藩司，銳欲有爲，與鍾麟議不合，至抵几相詬，而景福事鍾麟謹，不附春煊，春煊怒，欲劾之，會奉詔入覲，值義和團倡亂，八國聯軍入京，以扈駕功授晉撫。癸卯兩廣總督德壽保景福以

道員用，送部引見，未行，春煊移督兩廣，至卽檄藩司撤景福任，而密電劾景福贓罪，奪職下獄。謂嶺海富實，故貪吏萃於廣東，而南海知縣裴景福才足濟貪，遂爲貪吏冠，既賂遣當道，政事一切倚辦，習海事，又挾外交以自重。景福既去職待罪，而某國領事見臣稱道其長，意在緩頰，陰爲景福地，貪黠如是，參劾不足蔽其辜，應請明詔褫景福職，提訊追贓。（電載河海崑崙錄。）報可。春煊檄臬司程儀洛等雜治，一年無所得，儀洛謂景福曰：『大帥謂爾賊吏，爾服耶？』景福曰：『嗚呼，隨夷混濁兮，跼蹐爲廉，東林黨人及本朝陳恪勤、張清恪、藍鹿洲，當時劾奏，皆有賊吏稱，何況不才耶！』儀洛呵之曰：『東鄰西鄰無與爾干，』蓋儀洛誤以林爲鄰也。翌日傳總督諭，罰鍰十二萬元，充廣西軍餉，景福納其半，不足，奏謫戍新疆。景福才氣恢廓，能文章，以名進士出宰百里，受殊遇，意氣發舒，雖沈滯下位，名聲隱然動公卿間，一旦橫被摧折，荷戈行萬里，無幾微怨色，慷慨就道，所過封疆大吏聞景福至，輒延見，加以禮貌，抵戍所，巡撫聯魁辟景福入幕府。宣統初元，給事中李灼華上疏訟景福冤，旨交粵督張人駿查覆，得恩赦。景福之遣戍也，廣西提督蘇元春亦被春煊劾，與景福同戍新疆，同賜環，未入關，元春中道卒，子幼，乃攜櫬挈其孥至漢口，遇桂人之與元春善者助之，使回桂。扁舟東下，卜居無錫，以金石書畫自娛，收藏甲大江南北。辛亥國變，春煊歸隱於滬，景福偶至滬，猶禮謁春煊於其邸，稱之曰宮保，蓋經憂患而德加進，感鱗我者之玉成。

於我也。民國三年景福出任安徽省公署祕書長，擢政務廳長。十五年卒，得年七十有二。所著睫闇詩鈔六卷，河海崑崙錄四卷，壯陶閣書畫錄二十二卷，鑄有壯陶閣字帖六十四冊，爲世所珍焉。

李灼華撰
事略金保

權撰小傳，陳澹然河海
崑崙錄序，霍邱縣志。